

2011

打狗鳳邑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曝光

短篇小說 · 新詩 · 散文 · 數位文學 · 台語文學新詩

TAKAU FONGYI LITERATURE AWARDS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策劃出版
印刻文學生活出版有限公司◎編輯發行

目次

序	航向寬廣天地的大高雄文學／高雄市市長 陳菊	006
序	從山林到海濱的文學謳歌／高雄市文化局局長 史哲	008

短篇小說類

總評	形象廣度與意象深度的融合／季季	012
首獎	小徑信步／蔡昀臻	014
評審獎	炮仗花／陳柏言	036
	林俐馨／小黃	056
優選獎	子宮／王業翰	076
	港邊鐵匠／方秋停	096
	在樓梯間的那些三分秒／蘇家盛	116
小徑信步的文學風景——短篇小說類決賽會議紀錄		134

新詩類

總評	異彩紛呈的高雄書寫／曾進豐	150
首獎	號誌的日常——兼致鳳邑的眷村／丁威仁	152
評審獎	等待，野蠻人——柯慈《等待野蠻人》讀後／李長青	160
	病房私語／賴冠樺	166
優選獎	素描一條腐爛的魚／張毓思	172
	三十倒立／董文琳	176
	騎津記／廖建華	182
生活的日常，詩藝的不平常——新詩類決賽會議紀錄		186

散文類

總評	肯定與惋惜／吳晟	204
首獎	曝光／蔡宗佑	206
評審獎	遠離家園／施曉筠	216
	百年好合／葛愛華	226

優選獎 遲太陽／郭昱沂 240

肩的虛構與紀實／黃信恩 256

夏至看海／倪惠娟 268

遠離家園的曝光心情——散文類決賽會議紀錄 282

台語文學——新詩類

總評 表達技巧成熟，台語使用和及句法結構還可講究／李魁賢 294

首獎 佇外坡海岸走揣痕跡／李秀 296

評審獎 雙溪的目屎——懷念文學先生鍾鐵民／陳利成 304

憂婆夷——證光高執德(1896-1955)／施俊州 310

優選獎 愛河·白鴿鷺／王希成 316

啉一杯記持——坐佇打狗英國領事館／梁明輝 322

佇外坡海岸走揣痕跡——台語文學新詩類決賽會議紀錄 328

數位文學類

總評 令人耳目一新的多元呈現／須文蔚 340

首獎 阿爸的父親節／胡志偉 342

評審獎 迷藏／陳倚芬 344

時間與夢／袁鵬偉 346

優選獎 未來／陳羿濤 348

遊走·水光旋律／邱千瑜 350

夢迴原鄉／蘇泓升 352

時間與夢的迷藏——數位文學類決賽會議紀錄 354

〔高雄市長序〕

航向寬廣天地的大高雄文學

陳菊

文學是城市的靈魂，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在大高雄合併後盛大展開，是全國的文學盛事，標示大高雄的文學意涵，從海洋港都肇始，打破籬籬連接山林天際。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成果豐碩令人驚艷，顯現大高雄文學從港都揚帆前進，航向寬廣天地。

高雄市政府對於文學發展的投入及關注，早從二〇〇三年即已大步邁進，每兩年舉辦的打狗文學獎，仿若就是一次挖掘文學瑰寶的挖寶歷程，讓人見識文學既強大又溫柔的力量。二〇一〇年，高雄市與高雄縣合併，讓大高雄往四周擴展，形成大都會中有山林，大自然裡有港都的全新地理及人文環境。

首屆打狗鳳邑文學獎開辦以來，各界反映熱烈，為這塊土地澆灌更豐沛的文學養分，創下有史以來最高的參賽作品紀錄，共有一一六二件來自全國各地的創作，經過三十一位決審委員激烈的討論及評比後，共有五十一位文學獎得主技壓群雄脫穎而出，注入強而有力的文

學新血，形塑全新的文學身姿。

這次獲獎的部份作品，以文學技巧及生命力的無限創意，形塑大高雄全新的樣貌，如新詩首獎〈號誌的日常——兼致鳳邑的眷村〉，就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交通號誌，連結台灣的歷史記憶，進而向眷村致敬。獲數位文學獎首獎的〈阿爸的父親節〉，以發生在父親節的莫拉克颱風，描述家族國族在風災中所遭受的重創。獲散文評審獎的〈遠離家園〉，也同樣以風災的受難者，對於家園所遭受受到重創，發出最真摯的呼喊，讓評審為之動容。

參與評審的知名作家及學者，一致肯定此次參賽作品質量俱豐，書寫情感真摯、生命力飽滿的佳作。最終出線獲獎的作品，新人老將兼俱，彰顯新世代對文學的熱情追求，更表揚默默耕耘文學工作者的執著及堅持。

我們堅信，惟有新舊世代作家們，努力往前邁進，大高雄文學才能有機會茁壯成長，把文學的薪火一代傳承給一代。就在打狗鳳邑文學獎豐收的同時，更讓我們勇氣十足，與大高雄文學朝向無限廣寬的天地及大海駛去，無畏乘風破浪，追逐屬於城市的文學大夢，在那裡將有一座屬於大高雄文學的壯美之城，等著我們去努力興建。

〔序〕 從山林到海濱的文學謳歌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史哲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自二〇〇三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的「打狗文學獎」，已成為南台灣的文學盛事。縣市合併後，結合原高雄縣「鳳邑文學獎」，並延續「青年文學徵稿」，提高年輕創作者的能見度，擴大辦理「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獎項及獎額均予提高。其中，首次開辦的「台語文學新詩類」及「數位文學」徵件，一方面鼓勵在地的台語文學創作者，另外加入數位的新思維，以廣納各界及各年齡層的文學創作者，讓文學種籽在大高雄生根發芽，開啟大高雄文學美好的契機。

一直以來，大高雄即是台灣文學及文化發展的重鎮。過去，不僅有國寶級文學大師葉石濤，落腳左營，開疆闢土，讓大高雄文學開出璀璨之花；近年來，也有無數的文學工作者，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為這塊土地注入新的氣息；今年，更是大高雄文學發展極具關鍵性的一年，各界踴躍參與的稿件高達上千件。其中新詩高達四七一件，散文二八三件，小說也有

一六一件，創下歷年最高的參賽紀錄。在此要先感謝參與評審的三十一位老師，百忙中抽空為「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品質把關，其用心與付出，實在令人感佩！

本屆優勝者新人輩出，令人欣喜，但也不乏文壇老手，勤於筆耕，獲致殊榮。如小說組首獎蔡昀臻，長期在文學性雜誌任職，此次參賽，勇奪首獎，實至名歸。而散文首獎蔡宗佑，青年才俊，描寫情感筆法動人，獲多數評審讚賞；新詩首獎丁威仁、數位文學首獎胡志偉、台語新詩首獎李秀，三人本就是文學獎的常勝軍，此番更是不負眾望。而首次增設的「好漾組」文學獎項，吸引不少年輕參賽者的投入，其佳篇美辭均讓評審驚艷不已。

此次文學獎成果豐碩，從山林到海濱，處處皆有優美的文學謳歌，不但奠定大高雄文學向上提升的厚實基礎，更挖掘出一批批默默耕耘的文學創作者，藉由書寫讓這座城市發光發熱。我們肯定這是一個結合善與美的起點，過程中的一切，都是為擊建一個純真理想的大高雄文學之都而努力。



曝光

◎ 短篇小說類

〔短篇小說類 總評〕

形象廣度與意象深度的融合

季季

這次的短篇小說決審，五個委員同時兼負初、複審重任，半個月看了一百多篇稿子，總字數超過一百三十五萬字。雖然備覺辛勞，每位委員仍不負所託，就各人對文學的認知選出心目中的好小說，盡到了主辦單位委予的責任。每位委員願意如此辛勞，是因我們都看重文學，尤其看重那些對文學懷抱著熱情與理想的參賽者，深知他們正在等待答案。——不管是否得獎，他們對文學的熱情、理想與期待應是一致的。

唯一的遺憾是，對於徵稿辦法的認知，出現兩極化的落差。辦法第一項「宗旨」明列「藉創作主題的發揮，呈現具有高雄巒特色的文學精神與內涵，希望兼顧海洋港都的開創精神與山野文化的在地內涵。」有的參賽者特別重視這項宗旨，不少作品背景環繞西子灣或柴山、愛河、高雄港、鹽埕區、夢時代等等著名的在地景觀。問題是，如果書寫技巧欠佳，文字密度不足，結構未能呈現清晰層次，敘述邏輯與對白也未能和小說人物相合，則地景只是骨架，無法形塑血肉完整的文學生命。另一種參賽者則完全忽視這項宗旨，地理背景模糊尚非大礙，如以台北新店或西藏為背景則離宗旨太遠；最後也因此成為遺珠之憾。

這項宗旨認知的落差，也出現在五個委員之間。我通常會先讀徵稿辦法再讀作品，凡不符合規定者即先予淘汰。但十一月十三日評審會議時，有三位委員表示沒有讀徵稿辦法，首次圈選時遂出現以台北新店和西藏為背景的作品。好在經過短暫討論我們即得出共識：尊重徵稿辦法所定宗旨；順利選出六篇得獎作品。這六篇作品未必都清楚標示地理背景，但至少都涵蓋了大高雄地區的人文特色；而且每一篇的體裁、風格各異，突顯了文學形象的廣度，也兼具了文學意象的深度。

我們最後也建議主辦單位：下一屆可考慮修改徵稿宗旨，讓參賽者回歸單純的創作本質，使文學作品增加更多元的景觀特色與人文內涵。



〔首獎〕

小徑信步

蔡昀臻

她戴著一頂赭紅色的針織毛線帽，帽子的線身已泛出一球球疙瘩；底下，是水亮得幾乎要溢滿的眼睛，以及含著歉意的笑容；眼與嘴，像彎巧的小船，繫靠在被時間犁出皺紋的臉上——這讓她擁有了一種溫煦的喜感。

亦學也微笑，走近，坐在她跟前的矮凳上。簡薄行李蹲伏在角落，像落單的小孩。亦學如幼時一樣憨憨地喚她：阿嬤。同時腦海裡暗暗打轉：在哪裡，我見過這頂毛線織帽？

「妳叫什麼名？」阿嬤眨巴著眼睛，囁聲問她。亦學來前已聽說，阿嬤現在幾乎認不得人了。

亦學怔忡。望著阿嬤眼裡的歉意又深濃了些，突然意會到一股無有名目的瘋狂。此時的亦學，從髮到眉眼到嘴紋到肌膚，皆灰敗塗地。她是一管秋末脫水的枯芒，一點火，便瞬間燎燒殆盡。時間，磨礪過自己，卻帶給老邁阿嬤潔白如初雪的記憶……。

● 這晚，亦學敲倚在裡間臥房的窗邊，風在黑夜裡激烈的呻吟。

鄉間的清晨來得早。瀟霧，輕易地把眼睫濡濕了。亦學伴阿嬤坐在門前的木條長椅上，另一側是老狗阿黑。

亦學幫阿嬤把赭紅織帽與衣領圍攏得妥貼些。阿嬤任憑擺布，欲言又止。亦學揣度她的心思，說：「阿公去山上挽菜，等會兒就回來。」話語飄浮在晨霧裡，潮濕而模糊。

亦學甚少在深冬來到這裡。記憶裡，阿嬤的鄉間，總醞散著一股乾如石粉的燥熱氣息。幼時，亦學偶爾被送來這裡幫度暑假。還未改建的屋宇，泥質土塊疊砌成厝，門前大樹猶在，樹下是口荒廢遺棄的井。亮晃晃的日光，總曬得她一會兒便發暈。

她最記得每天從長長午覺中醒來，搬張小椅，偎在臨門的邊上。就著二舅手製的木方桌，在白報紙上畫起小小的人兒，人兒臉上閃耀著晶亮的方形大眼睛，背後是青綠草地，以及開著小門小窗的小房子。

亦學嘴裡含一顆酒梅。「治脹氣，囡仔容易脹氣。」阿嬤從廚屜裡撥出一小碟私己醃藏的漬梅，她知道那來自客室牆角排排站的玻璃缸罐。阿嬤蹲坐一旁，摘著大把大把的空心菜葉；近晚，拿把小彎月刀，使勁將阿公甫從山上掘回來的鮮筍，剗削成一隻隻雪色小山尖。

「妳現在讀冊讀到幾年級？」「阿學真正是乖巧呢！」阿嬤總久久才掏揀出一句話。她與阿嬤，是兩隻蹲伏在暗室裡的小母獸，沉默而瑟縮，讓時間慢慢撫順了皮毛。

後來那夏暑的氣味與色澤一年年寡淡了，只偶爾像霧裡的樹身屋角，露出模糊的輪廓。

此刻，坐在濛霧裡的兩隻母獸，彷彿剛掙出了土，在清冷水氣裡湊嗅著各自的心事。

阿嬤溫馴地坐著，掛著笑，畏縮在椅腳下的雙腿，包裹在棉長褲裡，腿脛上歷歷結瘤的靜脈血管，從褲管下浮游凸出，透著青綠如河脈的色澤。阿嬤足足生了九個孩子，七女二男，且全存活了下來。亦學想像一個女體生命開枝散葉成九份，而自己，是那細枝邊緣的小小一點，是牆上家族大合照裡不起眼的一個拇指頭。

阿嬤的大腦皺折裡，應該沉積了許多時光煙塵。就像在晨霧的潮潤間，在夏日乾捲枝葉相互磨擦的窸窣窸窣聲中，在日影從涼石地板的這頭挪移到那頭的方寸裡，這些隱約微小的縫隙，躲伏著不為人知的暗面。

● 日頭遲遲，霧散，天色樹影愈益闌朗起來。阿嬤靜坐廳裡，時不時就要盹去。

二舅午前返家來，隨即跨進屋後廚房，麻利地淘米洗切起來。二舅生得眉目大方，穿著一件像是由許多襯袋拼補成的工作背心，下身是深藍牛仔褲，活脫一名退隱深山的中年牛仔。

二舅不讓亦學染指插手，只要她斟杯茶站著陪聊天。屋裡天光曖曖，二舅猶茂密如新修草坪的平頭，參差冒著白絲，倒不顯江湖流氣。對二舅的脾性，亦學很小即懂得。小女孩懵懵懂懂地輕易穿過圍籬，牽起一雙成熟厚實的大手。

滯悶午后，電風扇呼嚕嚕轉，小小亦學蝦蟇在榻榻米上不能入眠，靜靜諦聽母親與阿嬤

坐在床尾嘀咕：

「還是沒頭路就去釣魚，也不知道要振作點，做點正經事業。」聽得出來阿嬤真的惱。

「就是，要不就好好交個女朋友，看到意愛的就娶回來，安定點。」母親是六姐，小時即與二舅親。

「你不是不知伊的個性，講伊兩句，就怙怙生悶氣。」

小小亦學噤聲，讓窒悶蒸騰出的熱汗，從額頭、頸項到背脊一路滴溜，落滲入榻縫裡。

那個暑假，她更常陪二舅到湖畔釣魚。日頭赤炎，湖光白激，唧唧躁響的夏蟬，寬敞磊落的天地與山樹。小小亦學拿根小小捕蟲網，覺得自己真像電影裡穿著白衫白裙的小女孩。長大後就要嫁給像二舅這樣的人。

又過了好幾冬，二舅終究未曾婚娶。大舅過身後，他更是做足了兩個兒子的角色。

「找個很好的人嫁了，女孩不要落單，會辛苦。妳跟我不一樣。」在鑊裡翻炒的二舅突然說道，聲音宛若一只剛剝出的危顫顫的果凍。「多吃點，這樣瘦黃無肉。」二舅真把她視作一個女人了。二舅與阿公，對她突然回來小住，以及明顯衰頹的精神形貌未曾問一句，只淺笑說就要常如此長住陪伴才是。

傍晚，她一個人滿山滿野地走。愈走愈快，愈行愈遠。雙手叉在大衣口袋裡，寒意漸漸浸淹上來。孤瘦的身影，逐漸被黑暗吞吃進去。她以為自己早已習於在黑暗裡，但從來不曾如

此卑弱過，似乎只要輕輕一踢，她便無聲滾落山谷。

途經零落人家，大狗汪汪吠叫，警醒的鄰人在門口探頭打量：「妳是誰？誰的孫？誰的女兒？」

亦學笑笑。對方猜幾個名字後便命中。他們這麼輕易就循著脈絡軌跡找著她。即使她在完全的黑暗裡。

而她，亦領得一個身分，擁有一個位置、一個山壁凹槽，把自己貼靠進去，暫時歇一會兒。

●
白晝猶有光時，亦學到處漫走。阿嬤家棲在一條彎拐馬路的斜坡下，數步往上，向左向右，兩旁樹木愈益鬱鬱，循走其中如入無人深山，天際窄暗。她記得幼時聽阿嬤說過，偶爾阿公不在，她一個人獨處，會驚。

夜裡，亦學躺在阿公臨時幫她理出來的榻上，低跟鞋歇在床腳邊。鄉下的夜是吞人的黑沉。

身體正靜靜舔吮剛喝下的、二舅自釀的藥酒。夏暑喝蜜，冷冬飲裝在紹興瓶裡的藥酒，二舅巧手，連一戶牛棚、一個簡易浴室都可以獨自砌出來。

「阿學，咁會驚？」阿公關門時低聲問，「若會驚，來跟阿公阿嬤睇。」二舅與阿公隱

隱相像，同樣溫氣。月色稀微，木質五斗櫃拉屜上的印花馬賽克，反射出一碗碗淡薄的清冷。牆上的鐘悶悶地滴答滴答，時間像刀刮著什麼地刮在空氣裡。

她記得幼時每次來，睡覺是要認生的。而現在，夜像一支扳手，撬開了重壓在她心上的岩石，把沉積成塊的畫面言語回憶鬆解開來，一群振翅的飛蛾，撲撲撲飛出來包圍、啃啄她：：。

她看見自己疾走在幽蔽的長徑，兩旁石牆高而冷，牆角鋪著綠氈一般的濕潤綠蘚。長徑很窄，天色黯淡，她急切快走，像烽火難民、像受驚的鹿。

妳把一切忘了。做不來，我幫妳。為什麼妳總覺得是旁人對不住妳？妳每一次的問號都像在質詢，質詢誰，質詢我！秋天就要過去了。放手吧，這樣對大家都好。

對話像鑽進耳朵的巨蜂嗡嗡。她覺得砭骨的冷，空氣是隆冬的，不自覺環抱雙手，她撫著臂膀，一驚，低頭，才發現自己赤身裸體，寸縷不著的像隻被除毛的小雞……。

自惡夢震醒，彷彿沉浮於大海後被摔落到岸上，她感覺胸腔隱隱有異。手機仍在枕邊，靜閃藍色冷光。披衣而起，躡步，摸著漆黑走道的冷牆前進，一如夢的延伸。

路燈下，阿公背著手在庭前獨自踱走，垂首，朦朧月光照見不出臉容。上次看阿公這樣，是大舅死前那夜，六年前。

亦學還記得幼時，日光傾斜後，阿公提著長鋤或鐮刀進門，身軀因逆光而更顯高大，黑

影完全淹覆了屋內。這時，阿嬤走向廚灶，升火燒晚飯；阿公拾掇工具，進浴廁洗手淨腳，同時輕聲與阿嬤說話。

阿嬤是自小被抱來的童養媳。聽說猶年少時，到鎮上做工的阿公，常會儉省下零用錢，偷帶幾塊金柑仔糖花生仁糖，趁人不注意時塞給阿嬤。亦學想見阿嬤臉紅紅的羞赧模樣。

近年來，阿公的身形已不復往日魁梧，愈來愈少見他開懷。

「阿學，這麼晚，要去哪裡？」阿公突然抬起頭。不經意的問話，卻像一把插忍在胸口的刀給轉了轉。

亦學下意識撫著左胸，手指稍使力，那硬如堅石的腫塊便現了形。應該問：她的身體，要把她帶往哪裡？

亦學自知命運待她已是寬厚，大筆一揮，批上前半段的名次，無需戰戰兢兢亦不致愁苦怨艾。然而，情感始終是亦學的月球暗面，自背後無聲的籠著她。遇見L，隱隱的綻口，迅速走裂成一道深海溝。而今，胸裡的腫塊，是卡在海溝咽喉間的一枚果核。

從開始，L便不是單身一人。但一如其他濫俗故事，亦學以為那絲毫與感情無關。她太熟稔於反覆錘鍊感情純度，很快為自己與L鍛鑄出一道無人知曉的甬道。只是，甬道再私隱，到底還是得走向天光，而天光往往意味著盡頭。

亦學不能忘記，她與L走到盡頭時，她原還緊緊抓著那條繩子——繩的這頭是她與L，那

端是兩人之外的全部，她以為仍像八年來經過無數風雨曲折時一樣，一轉頭，才發現L拉著繩子的雙手，早已鬆放。「順其自然吧。」八年前，L含情低語。當年，這句話鬆懈了亦學的遲疑；到頭來，這句話成為一把雙面刃。

L對她最後的殘忍與慈悲，是斷然走出她的領土。同業間的流言蜚語有增無減，亦學唯有加倍寡言，因為在那些半實半虛的揣測與詆毀底下，有著永遠無法辯解的事實：她與L是真的。這個事實堅強得什麼都扳不倒。

那時亦學還不知道，L離開後，她與生命最堅苦卓絕的交手，才要開始。

● 阿嬤依舊什麼都不記得，每天問亦學好幾回：「妳叫什麼名？」

「我是阿學。」答案像一張逐漸失去黏性的貼紙，有時還勉強依附得上，更多時候，成為風中紙片，飄搖在她與阿嬤之間。

冬意蕭疏。芒花已漸漸飛散。昔日阿嬤有一手好技藝，會以菅芒長莖，巧妙拗折出一隻隻小鵝小鴨，以及一串串生出芒花的響鈴鐘。一年一年，菅芒不厭其煩的結穗花，但阿嬤的手早已危顫顫。

入夜後的晚餐，亦學一匙一口餵著阿嬤，看她一臉乖笑。阿公與二舅照例添飯挾菜，各自端了碗箸走開。父子絕少交談互動，偶爾不得不說話時，總是摻雜著一絲絲的侷促尷尬，這

是亦學這次回來才明顯察覺的。初始以為不過又是一對壓抑的父子；然而，似乎不止於此。阿公與二舅是客氣至生疏的地步。

「伊是突然就什麼都不記得的。」阿公追述阿嬤失憶的過程。一天早起，阿嬤剛熬好稀飯，在餐桌擺布好自醃醬瓜、豆乳與肉鬆，突然神色驚恐走進房裡，對阿公說：「灶腳的早飯不知是誰煮好的？」毫無預警。慢慢的，阿嬤不但不記得方才發生的事，還漸漸失去了尋常的能力，最後，連親人的名字都喊不出來了。

然而，阿公與二舅就像一對聯手溺寵女兒的雙親，用各種幾近欺瞞的話語撫慰阿嬤：「不是妳啦，是阿爸忘記他在燒水。」「這本來就不是妳應做的，以後莫做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攏是因為這樣，阿母的忘性才會愈來愈嚴重。」母親與阿姨們如此解讀。尤其是阿公，疼惜阿嬤一輩子，如今更是用雙手細細捧著，深怕磕碎似的。

亦學倒豔羨阿嬤。到這年歲，還可以溫婉如一隻被悉心餵養的幼鴿，不若那個年代的許多女人，總是堅毅苦艾，教生活煎熬成一副乾衰的身心。

「妳阿嬤的身軀愈來愈歹了。」飯後，二舅倚坐埕前籐椅上，白長壽菸頭星火閃閃滅滅，煙被寒夜壓得飛不起來。這幾日阿嬤受了寒，夜裡，隱約聽見她斷斷續續的咳嗽與呻吟，阿公幾次悄聲進出，倒水遞毛巾，以低啞啞的聲音溫言哄慰。

「阿公對阿嬤真正用心，總是這麼體貼。」亦學不禁說著。

「其實他心裡很苦，但說不出來。」二舅不看亦學，那口吻更像是男人間的理解。亦學心裡琢磨著這句話。

翌日晨時，二舅敲亦學房門，神色鬱鬱：「阿嬤人不爽快，中午要送到鎮上診所打針。」出發前，得先巡魚塢，「阿學，妳跟我作伙去。」

小魚塢位於二姨婆家那頭，沿著土地公廟旁岔路往下走，再穿越一小段齊腰的樹叢便是。小魚塢是近幾年才挖造的，魚塢的那一頭，隔著矮堤，即是二舅昔日釣魚的那口湖。亦學記得湖裡曾溺死一個遠房表哥，好一段時間都是給圍管起來的。

她還有個模糊印象。那年小亦學仍是躲在母親身後扭捏的年紀。一晚，她早睡了，窗外的蟲唧聲突然被大人們的進進出出掩覆過去。小亦學惺忪坐起，自未掩實的門縫間看見阿公大舅等人神色惶然，竊竊低語，忙著翻找手電筒與繩索。二舅房門開著，她聽見阿嬤小姨在裡頭淒泣哭著：會不會是去湖那邊？後來小亦學又混混沌沌睡去，心裡還惦著二舅允諾明天要帶她們去挽百香果。她這幾天才剛學會如何十指交握，以手掌掌丘，柔韌且輕易地剖裂一枚百香果呢。

她不知道後來如何了，只依稀記得那幾日厝裡異常沉默，幾個姨每天輪流回來，與阿嬤

窩在房裡噉噉說話。二舅依然天光亮起就出門釣魚，只是回來的時間愈來愈遲。而且，他忘了要帶他們去挽百香果，準備裝百香果的灰麻袋還掛在門後。

日後，亦學陸續從母親口中聽聞一些事。念大學時，二舅帶了一個女人住進阿嬤家，那女人年長二舅好些歲，母親低聲說還拖了兩個稚幼孩子。亦學見過幾回。那女人嘴甜勤快，逢年過節幾家子來來去去，遇人就熱絡招呼，寒暄遞茶切水果，周周密密，委實不容易。姨們自是有些意見，但也只是背後叨唸，暗暗存了戒心，並不出面反對。許是遲來的時刻，原有標準自然降低幾分。

女人待了幾年便走了，臨去前只掀起小小風波，反教那些戒心無用武之地。

亦學隨二舅跨過黃土矮堤，看他細細檢查飼料機與幫浦的運轉。望著二舅靜默的背影與步子，她心裡微微發沉。

「阿學，」二舅突然放低聲量，未回頭，「妳應該不知，我其實不是阿公親生的。」亦學心臟一緊，兀自睜大眼睛，回不了話。因為將到鎮上，二舅今天特地揀穿了一件黃麻色襯衫，套上那雙軟皮咖啡色便鞋。顯得端整正式。

「我是大漢後自己拼湊猜測出來的。」二舅不止步不回頭，清清淡淡，彷彿說的不過是今年雨水與收成。

亦學下意識拉拔著一旁的蘆草，手指被勒得隱隱作痛：「你問過阿公阿嬤嗎？」

「這有什麼好問。從小，阿公對我最好，但跟我說最少話。其實那時就有感覺。」兩人繼續繞著魚塭巡走，一路無話。二舅這一遭，竟像是特意對亦學坦實。

那晚，鎮上的老醫生擔心阿嬤併發肺炎，留她在診所過一眠，阿公堅持在身旁看顧。二舅返家後，恹恹惶惶，亦決意再回到診所，又騎著老邁的野狼125嘖嘖走了。

亦學獨自守著夜。雙手搗著一杯熱茶，蜷坐在房裡長椅上。氣溫低寒，茶很快就冷透了，直直傳遞到她瑟縮在毛毯裡的身體。

● 次晨醒來，亦學亦微微著涼。她慢慢漱洗，用飯，把水槽裡的碗筷洗淨，將室內與庭院皆打掃了，身體才漸漸暖起。這裡冬日濕氣深重，大霧常有，若非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更要被那濕冷嚙蝕到骨子裡去。

阿公阿嬤與二舅尚未返家來。「我其實不是阿公親生的。」亦學想起昨日二舅說的。這話像是一夜生成的大海暗礁，埋伏在她以為再平靜不過的日子底下。

不覺想起那日，她獨自坐在醫院涼意寒碇的候診間，準備聽報告。牆上的鐘黑白分明，滴答滴答前進，帶著一種節制的暴力。那也許是她所能擁有最後的完整時光，之後，由不得人了。

那時日，她的味蕾特別寡淡，L離開，似乎把屬於味道的記憶也一併刮走了。她持續削

瘦，幾日不見的旁人總要拿出來說上一說。直到她終於觸到了那硬塊。然後是一連串檢查，她打開衣襟躺在床上，女醫師的手從腋下像漩渦一般慢慢陷入她，然後停留在那個她已反覆摩挲過無數遍的暗礁上。亦學獨自且沉默的進行這一切，若不如此，似乎就失去了僅有的意志。

她在診間嗅聞著淡淡的藥水味，隱隱預感自己應該要及早習慣這氣味。看來麻利的女醫師走進來。一邊翻著她的檢查報告，一邊仔細確認幾個問題，而她腦海裡早已轟轟然。「生過小孩了嗎？」「妳的家族有乳癌病史嗎？」女醫師那帶著某種殘忍的同情的聲音，也一併被她轟轟然的腦海吃吞了。那小房間裡來處不明的儀器運轉聲，走廊上雜遝的腳步聲與病床滾輪聲，以及急迫的憂慮的平板的話語……，也都一併被排除在她的世界之外。

亦學一個人在家昏睡了兩日兩夜，然後若無其事到公司辦了留職停薪，即使知道自己不會再回去。她誰也沒說，包括L，因為這與誰都無關。身體的島上只有她自己。

然後，她回到了這裡。為什麼是這裡？自己亦不甚明白。不是父母老家，不是曾經想像過的無人相識某漁港小村，卻是不特別親暱的外婆家。親情其實從來不是她的正解。

這段時日，牆上的日曆，總停落在應該的那天，一日是一日，明確、扎實。初到時，時間陡然倍增的惆恍，漸漸教日夜風露吮乾了。二舅上工去的白晝，亦學伴著阿嬤在埕前散步、看三台電視，偶爾隨阿公去菜圃澆肥除草，到湖畔逡巡小魚塢，磨把刀、修張椅的聲音可以填滿整個下午。

●
 作息不再推遲，夜半轉醒次數少了，亦學體內乾涸粗礪的河脈，隱然有了水聲。也許是身體決定回到這裡，像鮭魚洄游。

幾日後，阿嬤突然失禁了。土黃色的尿沿著棉長褲流成一條小河，鞋襪都汪濕了。亦學驚駭，從未想及會到這地步。她趕緊扶起阿嬤至浴室，小心沖洗，自櫃屜裡胡亂抽出褲子，替她換上。但阿嬤只是裂著嘴對她笑。鄰近的貴伯兒子娶媳婦，中午阿公去吃喜酒熱鬧熱鬧，這時適巧返家來，見著這一幕，難得對著隨後從鎮上回來的二舅動怒了。

「為什麼不好好看顧她？明知道阿母現在的身軀這樣，還留阿學一個人。」阿公不直視二舅，神色難掩忿忿。二舅不發一語的進進出出，張羅阿嬤吃藥、睡下。亦學只有摩聲。

「攏是我的不對。」在阿公持續叨唸中，床上的阿嬤突然睜著水亮眼睛說道，竟像是什麼都明白。時間停下，記憶轉醒過來？

晚餐食畢，亦學見阿嬤睡穩，仍去閒步。二舅抓起夾克，戴上鴨舌帽：我作伙去。她身上披的則是阿公的靛藍夾克，上頭印著芥末黃色農會敬贈字樣，圍著二舅遞來的灰藍格紋圍巾。

與二舅經過通往魚塢的那座土地公廟，轉向岔往另一條路。亦學隱約看見月色浸染了遠方的魚塢與半邊湖水，耀閃著魚鱗一般銀光，另半邊湖教黑夜完全收攏去了。路燈疏落，冬末

夜裡更顯寂寥頹老。亦學與二舅並肩走著，看似閒盪的雙手插進褲袋，兩端紛紜的心緒卻一時無去處，擾得兩人的腳程愈快。

「二舅是什麼時候知道那件事的？」遲疑須臾，亦學還是禁不住問起。

「是較大了才知的。」二舅停下，掏出一根白長壽，亦學幫忙用雙手搗著點上。「剛退伍的某一天，妳阿嬤突然叫我載她去送一個不熟識的阿叔最後一程。」時值溽暑，送葬行伍拉得老長如同多腳爬蟲類徐徐蠕行在大地上。衣著端正的阿嬤與二舅擠站在木棺旁側，在一群或流淚悲泣或盲目僵冷的臉孔間。民俗儀式繁冗拖長，孝子女婿媳與眾多故舊後生輪番跪拜，跪了起，起了又跪。日頭酷熾，罩得人頭頂發燙，煙枝香火擾得眼睛發紅直淌淚。阿嬤堅持不走，亦不捻香致意，只一臉堅忍領著二舅參與過一切。未了，二舅才察覺微微有異。

聽說那個阿叔是肝癌走的。後來二舅好按耐性子，自己靠著與鄰近長輩若無其事的閒談探問，才一一拼湊起身世的版塊，記憶的圖像。二舅出生前的某貧瘠年歲，阿公為了活口，曾獨自遠赴鄰縣某大戶農場擔任長工。由於路遙山高，每隔兩三個月方得回家團聚，阿公只得請託自幼一起長大的換帖兄弟代為照看著妻小。好友因此殷勤進出家門，卻漸漸招來閒話。「攏人亂亂講啦。」無意間談及此事的阿婆揮擺著那滿佈皺痕的手。不久後，阿公歸家，二舅出生。

然多年來二舅不曾向阿公阿嬤問起一句。彷彿這只是他獨自一人的事。追溯時間落點，

亦學這才隱然繫起斷線的記憶——幼時那個眾人慌亂、遍尋不著二舅的夜晚，或許就是二舅填上最後一塊身世拼圖時。

「有些事，遇到就遇到了。」二舅說得淡然。

● 前幾日的忿怒不快，讓阿公與二舅間沉默尷尬數日，也讓阿公又添了老。

阿公蹲坐在後邊廚房門口，地上舖了漬黃乾脆舊報紙，刀削一根根山藥。阿公讓她戴上白棉手套，將猶沾著的黃褐土塊輕輕剝掉。她記起幼時阿嬤那母獸剪影。再過數載，阿公或許亦會像現今的阿嬤，如此愜然，溫馴，無所抵抗的臣服於時間。

阿公阿嬤房裡的斗櫃玻璃墊下，壓貼著一幀阿公、阿嬤猶壯年時的照片。阿嬤及肩烏黑鬢髮，含著笑坐相館籐椅，雙手交叉溫婉置腿上；旁分西裝油頭的阿公則挺立於側邊，雙眼炯亮堅定，下巴寬方厚實，堅毅漢子模樣。亦學因此知道，阿公的溫實包納是自我磨練或抑忍出來的結果。

阿公如何能夠？二舅聽說那位「阿叔」是阿公所謂「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換帖兄弟，兩人是公學校時的同窗。後來，公學校第一名畢業的阿公中輟，居次的阿叔因出身優渥的傳統書香大家而順利升學。然兄弟情誼不止，阿公始終視他為至交，直至多年之後。

二舅還淡然說道，阿嬤完全失憶後，他曾為她整理衣裳什物，才在某個不起眼的暗櫃裡

摸出一本仔細包裹在花布裡的、早已霉破的漢文書籍。身世坎坷的阿嬤自是目不識丁，只上過公學校的阿公亦無法深讀漢文書。二舅猜出一二，訝然阿公必定早已知曉，然他就這麼為妻子持續收藏著昔時記憶，即使那裡頭同時包裹著不堪與哀苦，即使阿嬤什麼都記不得了。阿公就像個一生懸命的老鉢，默默承載著時間篩下的金與砂，未置一辭。

「妳阿嬤跟著我，艱苦了一世人。再怎麼樣，攏是一家人。」亦學曾私下讚佩阿公對阿嬤的耐心無私，他如此回道。而今聽來，有太多意在言外。而自二舅口中召喚而來的往事，對照於現在，彷彿也道出了亦學的前路。

她與L併走了八年，亦就如同讓爐上溫火慢慢燉煮了八年那麼久，鍋蓋閤上，所有的經歷感覺思緒都悶在裡頭。煨著熬著，有時彷彿快著了火；有時又被澆入一碗碗冷水，瞬間墜入冷涼的海底。而後，感情半途熄了火，自己也就像半生不熟的一鍋食料，被棄置在陰暗水槽的角落，乏人聞問，無聲的慢慢腐爛、敗壞。

直到，衰棄的身體裡終於結出了黢黑堅硬的果實。她無顧那位女醫生的恫嚇，未立即住院治療經歷那打針嘔吐掉髮暴瘦一連串肉身試煉……，是因為她尚無法讀懂這些發生？若這是老天爺的懲罰，她願意聽從判決，束手就擒。就此任憑果實自由茁長、蔓生，一切也許還痛快輕易些。但也許，老天爺居心更大，讓她遭遇此無人能代受的身體折磨，是為逼促她領會感情困頓底下的虛枉與渺小？她還讀不懂。忍著心以指腹來回滑行過棲居在她左胸近腋下的腫塊，

一顆表面凹凸不平的神祕星球。現下，她自己亦置身在無人星球、在時間的河域，一個人踉蹌浮沉，隨時可能滅頂。

但也許時間真會安撫所有，她想。就像水流緩緩經過阿公、阿嬤與二舅，體內再幽閉再邃深的破洞亦可能被清洗、被填滿、被磨平。望著阿公淡入夜色的身形輪廓，亦學心裡某個搖搖欲墜的部分，彷彿因此而被輕輕扶矯了。

● 母親終於來電。幾個相熟的同業困惑她的近況如謎，陸續循線撥到父母老家。她的手機電池早已枯竭如稿。母親對她的身體狀況一無所知，只問：「阿嬤這兩天有較舒坦爽快嗎？」她不知道母親與姨們是否知道二舅身世，二舅抑忍多年，亦學明白，於今更是不重要了。「前幾天有些受寒，還拉肚子。鎮上的醫生說，情況只會愈來愈歹，要有心理準備。」「阿嬤還記得妳嗎？」「伊現在真正什麼都不記得了。」

伊現在真正什麼都不記得了。這樣也好。亦學想像照片裡那個眼睛晶亮、羞赧怯然的少婦，懷裡揣著一個割除不了、無法消滅的祕密，獨自跋涉了那麼遙遠的望不見盡頭的路途，無處可安置，無人可訴說。直到有一日，那個祕密終於決定放過她。記憶是最殘酷的獸，躲伏在暗處，無聲無息無嗅無形，卻總是暗暗的、暗暗的嚙咬著。阿公與二舅亦被這個祕密拖磨了長長一世。而今，一如同舟共濟者丟卸了囊重行李，同乘者頓時恍惚而漸漸平靜了。這樣也好，

亦學心想。命運往往無關倫常是非。

可以了。她突然覺得可以了。她以為自己行過大風大浪，再無可怕，卻依然困頓如亂麻枯桿；而在向老天爺強借來的一小段平靜時日裡，彷彿只是在傍晚的鄉間信步了一回，卻無間撿起了散裂於地的最後一塊拼圖，悠悠明白：原來如此，不過如此。

這日午後，亦學婉拒二舅騎那台野狼²⁵⁰送她到鎮上火車站，只讓阿公陪著她慢步到那個二姨婆家所在的髮夾彎，那是接往小鎮的最近客運站牌，十分鐘腳程。「阿公說這讓妳帶著，睡前飲一點，好眠。」二舅遞來一只紙袋，裡頭窩著密密包裹上報紙的玻璃瓶，是梅酒。離開時，她悄聲開門覷看阿嬤甫用飯、吃藥、睡下的模樣，她在心裡靜靜道別。臨閣門，望見那頂赭紅針織毛線帽高掛在舊式如聖誕樹開枝散葉的吊衣架上頭。她才想起，自己也有一頂相似毛帽，是某次出遊一時興起在小舖前試戴，L說好看而買下的。

老狗阿黑跟前跟後甩著粗短尾巴，像一支逗貓棒。阿公堅持提著那袋同來時一樣單薄的行李，默默陪她走了一段路，才在亦學堅持下止步。阿公把行李交遞給她，好溫暖望著她且咧嘴笑了，露出有些零落的牙。她覺得全身都暖烘烘，突然很想伸手去握阿公那雙皸裂粗癢的手，卻也只是怯懦的跟著笑了。

客運站牌孤伶伶立在那裡，旁邊是一小方磚造泥砌的灰色小亭。客運每三十分鐘一班。

亦學小心圈抱著紙袋坐在亭內石椅上。這時霧又濛上來了，砭骨寒意包圍了她。幼時暑假，有時父親忙碌，媽媽會牽著背上小叮嚀圖案背包的她，搭這小鎮接駁客運搖搖晃晃回到阿嬤家。霧色持續深濃，把冬日依然濃密的相思樹影塗抹得愈益墨黑。霧散之後，看到的會是什麼？還是本來那個景象與世界嗎？

天與地在大霧裡都噤語了。她察覺自己正朝一個不曾來過的小徑上走著——但她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會往前進，靠著記憶，無論是教她流淚或微笑的。

節制美學的張力

季季

梁實秋一九二八年發表〈文學的紀律〉時嘗言：「文學的力量，不在於開擴，而在於集中；不在於放縱，而在於節制。」另一更重要的名言是：「文學的紀律是內在的節制」。經過八十多年，這些話仍歷久彌新；對新一代寫作者尤其啟迪之功。

本屆小說首獎〈小徑信步〉的最大優點即是「內在的節制」。作者的描述文字節制，敘述者的個人情感節制，敘述對象的情感和語言也很節制。這種層次分明的節制美學，展現一種繪畫留白的幽微意象，並使故事情節飽含想像的張力。阿公默然包容，「就像個一生懸命的老鉢」。阿嬤患了失憶症，卻仍會說「攏是我的不對」。未曾婚娶的二舅，在大舅過身後「更是做足了兩個兒子的角色」。在那三人兩代朝夕與共的老屋裡，「時間像刮著什麼的刮在空氣裡」。而三人之間的祕密，猶如黃永玉形容其表叔沈從文：「捏著三個燒紅的故事，哼也不哼一聲。」

我初讀〈小徑信步〉時，即覺它潛力無窮，有冠軍之相。經過五位委員三輪投票，果然不出所料。可見好的文學作品，再節制仍有高度共鳴的特質。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與主辦單位，真是好大的鼓勵，更是深切的砥礪。謝謝我的母親與兄姊家人，包容我的孤拐任性，總是給與關懷信任。自勉能繼續寫。一直一直寫，是如此艱難，而教人嚮往。

簡介

出身鄉下，長居城市。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畢業。曾先後任職於出版社、報社、雜誌社。



蔡昀臻

〔評審獎〕 炮仗花

陳柏言

實際上，從今而後，他一樣會待在那裡，擁有一個摸得到的身體和一個真實的頭顱，以及一個額頭，僅僅是為了能用手痛擊它們。

——卡夫卡〈在入睡前〉

壹

在胡朝生騎著公路腳踏車抵達以前，風雨已經把鐵皮屋頂上的炮仗花打落大半，胡朝生頭上那頂將軍帽也差點被風颳遠。垂落的藤蔓飄飛亂舞，柑橘色的花蕊連著青綠枝莖，在柏油路面破碎，壓成一紙暴雨的拓印。

胡朝生把腳踏車斜靠在乳白貝石牆上，看見二十三年前以尖石銘刻的「胡朝生」三個字還在。當他穿過炮仗花的疏落綠簾，即感受到一股暖風朝他捲來；像是一道透明的堡壘，暴雨兩皆被阻擋在鐵皮屋頂之外。席開九桌，請來隔壁村的阿平師辦外燴，三個大爐已經熄火；小埕中擠滿了胡朝生或熟悉或陌生的賓客，他想，那些人或許都跟他有一些親戚關係。兩桶橘色水箱放在鐵門邊，漂浮著已融解差不多的冰塊，鐵罐烏龍茶和啤酒沉在箱底。胡朝生把袖子捲高，手伸入箱，一陣冰刺扎入骨髓——胡朝生不拿任何飲料，只是想起小時候，和祖母參加村子裡大大小小的流水席（阿好孀娶媳婦阿祿伯嫁女兒……），劈哩啪啦劈哩啪啦的鞭炮在他頭頂炸裂，七彩花屑飄飛，恍如回返那些迎神般的喜宴——他開始感覺雙手麻痺，頭冒冷汗，迅速抽出雙手。

幾件印有「農用」的麻黃汗衫孤伶伶地掛在木桿子上，平常都是大舅媽和她的三個小孩收的；或許是這場雨來得太猛太急，趕不及收進屋內吧？他瞥見堆放紙箱的倉庫裡，那個生滿鐵鏽的雞籠，以及因過於擁擠而不斷伸首、互相啄咬的雞群。他恍惚叫得出名字或渾號的親友，有的貼著耳朵像在講什麼祕密，有的擴音器似的發出巨響，有的則灌啤酒划酒拳，一幅太平盛世的宴饗浮雕。桌上的飯菜已風捲殘雲，擺上一盤色澤極淡的西瓜切片，從那些剩餘的渣屑，仍可辨別哪一道是筍干封肉，哪一盤是白斬雞，或者每桌至少有一鍋浮油冷卻的香菇雞湯。

胡朝生全身濕透像剛死不久的水鬼，在地上拖出一條彎彎長長的水紋。有一個頭頂五甲細織草帽（帽緣插上三根奪目孔雀翎）的婦女，在他身後指指點點，說那水紋預言了今年颱風暴漲的荖濃溪，將會捲走農作房舍帶來不幸。與婦女同桌的人們都往他看，窸窣窸窣，他漠然回過頭，翹起右半邊的眉毛，對那個他或許該叫「大姨婆」的婦女比了個大大的中指。

所有的賓客都沉默了，喊酒拳的講悄悄話的喝湯的吃西瓜的，都像突然聽到國歌，不自然地肅靜下來，調整視線向他看去。而他的中指還停在半空，大姨婆的臉像是滴到紅墨水，以非常不正常的速度由灰轉紅。有一個像是被沸騰熱水潑到臉的疤痕老男站了起來，大喊：「我們有邀請你來嗎？」胡朝生並不曉得他的名字，只注意到他的胸前掛著一個保安宮求來的黃色小符。

「沒有吧，」胡朝生扶了扶頭頂的將軍帽，「不過這是我家。」這時眾人才注意到他身上穿了一襲古代官人的獸焰大紅袖袍，背了一束紮滿五顏六色花葉的背帶，腳踏尖頭鹿皮鞋。

「這裡以前是你家，現在不是了。」傷疤男吼著。

「現在當然還是。我還在這裡，這裡就是我家。」

「算我拜託你，趕快回去。」傷疤男的聲調突然軟弱了。

「我不回去。我是來求親的。」

男人們一聽此言，紛紛站起，卻只是遠遠地拍桌、揮拳，喃喃啣出「幹你娘」之類無害的粗話。胡朝生筆直向前，當他踩過第五個台啤鐵罐，繞過第八個圓桌，已經走到小埕最內邊那一桌，那一桌只坐了一個女人。他緩步向前，全身吸飽了雨水，他覺得那或許不全然是雨的重量。

胡朝生走到那名女人的面前，單腳跪下高喊：「嫁給我吧！」他折下胸口一朵巨瓣紫玫瑰，向前遞出，玫瑰的縫隙飛出了一隻果蠅。

「呵呵，」那個戴著毛帽的女人掩著嘴笑，接過花說，「你真好笑。」

語聲未落，玫瑰莖已從中折裂。女人的掌心垂降一縷處女之血，胡朝生正好拉長了舌頭去接。

貳

胡朝生第一次抵達這裡，是聽同事說，這個村子有戶人家，鐵皮屋頂上開滿整片炮仗花。他背了一顆單眼，踩著報社配置的腳踏車，轉入銅綠指標寫著「源泉村」的巷口。他愛花，他知道什麼角度可以把花拍得最美。不像那些拍食物的攝影師，商機考量，總要讓燈光色澤一併蒐羅嗅覺與氣味；胡朝生調整採光、焦距，只是為了尋找，讓一朵花更接近一朵花。

當他看到那片炮仗花，頓然明白，他所知的一切攝影技巧是多麼微不足道。那是一團氣態的火焰，沒有方向地吹拂、翻滾、蒸騰、流動，像是不存在一樣旋轉。他無法辨認那片花之流火是從哪個地方開始長起（鐵皮屋頂的破洞？高高掛著的晴朗天空？還是胡朝生自己的眼睛，長出了火焰般的花蕊？），如果有誰告訴他，那是從寒武紀留下的古生物，他也不會懷疑。胡朝生覺得那團火焰有個眼睛般的黑洞，牠的身軀以黑洞為軸心繞行。胡朝生的目光像鐵片被磁力吸引，不自覺地循著那漩渦的階梯，逐漸深入牠的內裡。像在做一團暗啞的夢，夢裡的死者都模糊了面目。

而獸正冷然地盯著他。

「你還好嗎？」胡朝生回過神，一個膚色像秋熟蘋果般的女孩，背著手側著頭站在他的面前：「你站在這裡很久了，一直呆呆看我們家的花，有那麼好看啊？」

「呃……，對不起，太漂亮了。」胡朝生蒐羅了腦中所有可用的形容詞庫，發現沒有一個詞組足以形容那片火焰。「對不起，真的、真的太美了！」

「嘻嘻，沒關係，常常有人像你這樣跑來這裡，看花，可沒人像你看得那麼入迷。」女孩看胡朝生仍注視著屋頂，一臉呆愣，笑了，「我爸快要回來了，他開發財車去做田，你站在這裡怕會擋到他。」

「不好意思，」胡朝生覺察到自己的失禮，趕忙退到牆邊，遞上名片，「我是地方藝文線的記者，叫胡朝生。之前聽同事說，源泉村有戶人家，屋頂上開滿了的炮仗花，很美，要我来採訪。我今天看了也的確是這樣，真的很美，比我看過的任何花都還要美。不知道可不可以……。」

「嗯，我知道了。」女孩突然打斷了胡朝生的話，正色地說：「但是我們家原則上是不接受採訪的，不好意思。」

「那我可以拍幾張照片嗎？當作配圖就好，不刊登文字也沒關係，不會讓人知道這是在

哪裡拍的。」

「這個我也無法決定。」女孩略加思索後說：「不如留在我們家吃晚餐吧，我掌廚喔。等我爸爸回來，你們再聊聊。」

「好，那打擾你們了。」

「這邊請。」女孩轉過身子，彈跳一般往屋子走去，埋進大片大片的陰影之中。

胡朝生撥開炮仗花的藤蔓，只見夕陽為女孩短短的馬尾漆上只屬於深秋斑鏽的紅，甩啊甩的。胡朝生這時才注意到她是赤著腳的。起風的瞬間，他覺得她也是一顆土棕色的蘋果，從雲片零落的天際，輕飄飄地，降落在這個鐵皮屋頂上。

參

「喀噠。」

燈亮，一股老舊煤灰的氣味瀰散開來，夾帶著鏽蝕氣味。女孩牽著胡朝生的手，穿過長長的甬道，他一邊走，肩膀一邊刷過掛在牆邊的，一落落乾枯的稻穗。

走廊的盡頭懸著一架不會走動的肖楠木鐘，像一頭停滯許久的大蛾。女孩推開左邊第二道門，走廊的燈光竟只能進逼到一根拐杖的圓徑。女孩鬆開胡朝生的手，熟練地拉開矮櫃抽屜，「這個房間不開燈的。」她一面解釋，一面取出一座三叉式的銀燭台，摩擦火柴盒劃開一

線星火。房間黑幕掀起，胡朝生驚訝於，那竟是一個潔淨而環繞著微弱光量的房間。就像拿一條細緻的絨布，小心翼翼地擦拂過每一寸家具，顯得一絲不苟。牆漆得亮白，一排高高的書架，格成八層，擺滿英文書名的精裝書，簡直就是一間模型預售屋。「這是我的曾曾祖母。」胡朝生順著女孩的手指，往更深處的黑暗看，燭火魅晃晃的，照射著一個小小的身體。老人的頭髮已落盡，露出一塊綠脈橫佈、近於透明的頭皮。胡朝生想，大概只要再靠近一點，就可以看清楚腦的構造。

「阿祖祖，伊是之前甲妳講過的胡朝生，我的男朋友。」他們雙手垂下，站在那個躺藤椅的老人面前，好像等候著老人僅存的牙床張開，吐露無關緊要的吩咐。燭火魅晃晃，老人的影子折在以紅紙貼起鏡面的梳妝台上，像極一具以瑜珈姿勢入定的僧侶。「這是我的阿祖祖，」女孩的語氣就像隔了一層厚厚的水霧，與其說是介紹，不如說是解說，「我阿爸說，就是我阿祖的阿祖喔。」老人的身子緊緊裹著針織毛毯，頭顱顯得特別大；她的眼瞼半張半闔，臉上的每一道蝕痕都像刻錄著這個家族的史譜。

老人的每一寸呼吸都有一種近似古玉器的溫潤滄桑。胡朝生感覺，老人像自有這棟房子以來，就一直「長」在這裡。或許，跟屋頂上的炮仗花一樣，皆來自不可辨認的洪荒時代？

「我們在這裡不會打擾到她吧？」

「不會。她是植物人了，感受不到的。我小時聽阿祖說，我阿祖還小時，阿祖祖就已經

是這個樣子了。」女孩的曾祖母在九十三歲時去世，那已經是十年前了。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眼前的老人至少以這樣的狀態生存了一百年。難怪那麼安詳，不曾存在一樣的安祥。

胡朝生想起了小舅公，也似古玉器般，死亡存在的證物。小舅公因大腸癌久臥病床，多次放射治療後頭髮掉得精光，僅存稀疏鬍子也染成一段段的銀芒。小舅公原來身材高壯，罹癌後卻似進了魔術箱，體重轉瞬從原來近百公斤的圓廣，直落到五十出頭。有一陣子小舅公昏昏醒醒，醒來後突然精神奕奕，大聲嚷嚷：「我求你們，趕緊乎我那個去吧，多耗代誌。」祖母總是安撫著，「泰山啊，你的身軀正在慢慢啊恢復健康，嘍想那麼多。」其實家人心底都明白，時日不多只是一個不願揭露的謎底。「我自己耶身軀我上知影。」小舅公的眼底明滅著爍爍的光亮，讓胡朝生以為他定可再活個三兩年。

一個颱風過境的早晨，小舅公吃罷早飯，在護士解開點滴的片刻，轉身自二十一樓的窗口騰飛而出，沒有留下隻字片語。小舅公把稀飯吃得精光，碗筷擺齊，不留下一點麻煩。胡朝生並不想提及安樂死的問題，女孩卻自己說，曾曾祖母沒有感覺了：她不會聽、不會說，所以當然不會哭不會笑不會苦惱。但她還是「知道」的。

「知道什麼？」

「知道自己是一件家具。」女孩蹲在老人的腳跟前，拍打著被毛毯緊緊包裹著的小腿肚。

「哪一種家具？」

「需要插電才能運轉的家具。可有可無，但因為不太耗電，所以有的話家裡會過得更好的那種。」女孩揉捏著老人的右手，想了一會道：「即使只有好那麼一點點，大概是捕蠅燈那一類的電器喔。」

胡朝生這才有一點明白了。

「你們不用請人照顧她嗎？」

「還有我啊，她不用吃飯和喝水就可以維持生命，所以也不會有上廁所之類的問題。每天我都會固定兩次來這裡揉揉她的手，翻一下她的身子，講話給她聽。我根本不敢把這件差事交給別人，我知道阿祖祖只要我，我沒辦法想像別人照顧阿祖祖的樣子。」

「那妳要照顧她到什麼時候？」

「我大概一輩子都離不開了，」女孩輕輕地把老人的身體翻轉至左側面，冷冰冰的溫柔，像煎一條破碎的魚，「你知道嗎，我真的一點都不會覺得遺憾喔。」

「好了，出去吧。這裡待太久，會讓人想哭。」女孩站起身子，推著胡朝生的背，輕巧帶上了門。胡朝生仍能聽見房裡老人的呼吸，沉默而強悍。

肆

女孩的父親，總是夾帶著風雨出現。

「緊來呷飯囉！」她的父親像是一支精密錶，總是不偏不倚地在晚間六點十二分倒車進門。他一跳下藍色發財便開始大聲嚷嚷，數十桶的茄子都還綁著沒卸下，就先把鐮刀倒鉤在粗麻繩上，一路脫鞋脫襪，最後拉下袖套時已坐在電視前，打開民視晚間新聞：「呷飯呷飯！上菜上菜！」

女孩似早已習慣父親的準時，飯鍋大概會在六點跳起來；看今天要吃高麗菜還是韭菜，只要到後院挑一把洗淨了就可以炒。如果街坊鄰居送來雞鴨，或者一時興起想吃養在花圃的螺仔肉，再外開一鍋加菜。

「阿伯好。」胡朝生坐在電視的左側邊，他的背後有一台不知為何放在客廳的老舊洗衣機，使他必須微向斜傾才不會擋到男人的視線。

「好，你好！」男人一面扒食米飯，一面大聲地回話。

「湯喔，慢慢仔來。」女孩一腳踢開廚房的紗門，以扭乾的抹布捧來一鍋冒著熱氣的湯。胡朝生站了起來，想接過湯，女孩撇了撇頭拒絕。

女孩才剛坐定，一個背駝四十五度、滿頭白髮的老人走了進來，他的手上輕飄飄地提著一袋土芭樂，「黑黑仔阿祖，呷飯啊！」女孩熱情地高聲叫喊，男人卻頭也不抬地埋首吃飯。

「無免啦，我已經呷飽啊。」白髮老人說，「我提恁後背田那邊的芭樂來，恁阿祖祖講伊想嘍呷。」

「阮阿祖祖仔那間房間。」

「妳敢可以帶我去？我看不太到路。」

「好啊。」女孩站起身，接過那袋芭樂，撞開紗門，白髮老人駝著跟在她的身後，一面碎念著：「最近的收成沒好，攏乎風颳掃掃落……。」

「剛才那個，是叔公祖。」當老人的身影消失在走廊的轉角，男人扒了一口飯說，「十多年前已經過身了。」

「喔。」胡朝生說。新聞正播報北美洲的森林大火，延燒的範圍有三分之一個台灣那麼大。

那天晚上，胡朝生夢見自己燒了起來。他劇烈地感覺疼痛，心底卻沒有一絲惶恐；他覺得幸福，甚至無比心安。胡朝生開始欣賞起那些宛若雷殛般焦木的紋路，發現自己正逐漸燒成一個好看的形狀。

圍繞滋長的火焰，好似從身體延展出去的莖脈，正吸吮著簌簌流動的血液，長成一棵無與倫比的炮仗花，在鐵皮屋頂上寂寞地颯舞著。

伍

女孩抱著老人無骨魚般柔軟的軀體，蹲跪在地吟喃仿若詠咒。老人的身體像浸泡進高濃

度的鹽水中，愈縮愈小，只剩下那顆衰老得無法辨認的頭顱，卻仍大力而勉強地喘息著。牆上的泥灰大片掉落，砸得他們滿頭都是白屑；細塵也從每一個角落暗長起來，濕黏的青苔如蟻群掩覆。這個房間的時間正迅速轉動，像是一場大規模的鏽蝕，轉瞬成為龐然的廢鐵。

氰化鉀冷肅而沉默地流遍老人的身體。

西南氣流引來暴雨，屋頂上的炮仗花被風颳旋而起，復又落下。落在掛著零落衫褲的衣竿子，落在長滿青苔的水溝，落在門臺前一盆盆的沙漠玫瑰，落在另一片壓扁碾碎的炮仗花上。

那是他們的婚宴，席開二百桌，因為全村的人都有一點點血緣關係，每一戶都發送了請帖，全村村民都來參加。棚子沿著水溝搭建，一路從村頭到村尾，胡朝生親自敲下每一個鐵柱的定點，紅藍白三色的帆布鋪張了整個源泉村的天空。與會者都不撐傘，他們從一輛輛黑頭車走下，自在地穿梭雨中高聲談笑。每一個女人都穿了緊繃的旗袍，戴上假睫毛擦上鳳尾眼妝；男人則是清一色的領帶西服，雨水好像都避著他們，開出了一條透明的走廊。胡朝生遠遠看見，女孩的黑黑仔阿祖，他的頭髮染得黑亮，梳了個港片中的大油頭，仍是提著一袋土芭樂。

「新娘真水真好命，內家外家好名聲；吉日甜茶來相請，恭賀金銀滿大廳……；新娘娶到厝，家財年年富；今年娶媳婦，明年起大厝……。」舞台上的主持人是女孩的大姨婆，她也穿了件旗袍，手臂擠出一圈圈肥嫩的白肉，氣喘吁吁地唸著從《婚禮吉祥話全集》之類的書抄

錄下來的聯子。台下面頭湧動，尚未開席就已吵亂成一團，根本沒人聽她；她卻還是像個用功學生，背誦〈過秦論〉般朗誦著早已熟爛的祝福。婚宴的舞台蓋在村子中心的保安宮前，偶有外地人會開來小貨車（多是陰雲籠罩的午後），取出一落塑膠矮凳排滿整個廣場。一張紅色印花布上堆滿五顏六色的罐子，外地人站上廟前的台階，打開大聲公便開始拉人賣藥。歐巴桑們聚攏過去，常常不是買藥，而是為了拿菜瓜布洗衣粉等贈品，或者聽一些外面的故事。每到七月半那裡還都會築起一座牽引亡魂的招魂台，殺一頭黑血四流的大豬公。

人們逐一坐定，開席的鞭炮劈啪大響，胡朝生被安進一桌全是陌生臉孔的親人席。女孩和她的父親仍待在房中，胡朝生那邊的家人則根本不知道他要結婚。所有的事情都來得過於突然，如果不是阿祖祖死前的要求，他們也不會那麼倉促決定。這個是明堂阿叔，這個是福仔阿叔，這個是娟仔阿姑……，自稱「美月」阿姑的女人，揮著粗短的手指一個一個向他介紹，她手上的金錶閃得他頭暈目眩，睜不開眼睛。一桌酒敬完，別桌的賓客紛紛走來，要看新郎長什麼樣子。那些人皆是女孩的親友，甚至還有幼稚園同學的，他們全神秘兮兮地拉胡朝生到一旁，要他自己小心。「那個查某囚仔水是水，但是有淡薄仔奇怪。」胡朝生扯了扯紅色領結，感覺有一條繩子正束緊他的喉頭，他每舉起酒杯，便想要嘔吐。

「阮的新娘出來啊！新娘是水噹噹，嫁過那邊一定致蔭尪……！」站在台上的主持人大姨婆突然大喊，麥克風的音響發出尖銳的雜音，壓過全場鑼鼓震天的聲響。女孩像從地底浮現

般，穿了一襲純白禮服現身，所有人都靜默下來，轉過頭去注視新娘。胡朝生趕緊站起，撥開重重的人牆，一把勾起女孩戴著雪紡手套的手臂，這時他才見到女孩的裙襬拖曳在地，約有五公尺長。人群像蜂聞到蜜一般，紛亂聚集，閃光燈此起彼落。胡朝生聽見一個粗糙的男聲，以閩南語高吼著：「入洞房！洞房！洞房！洞房！」人們也跟著起鬨：「洞房！洞房！洞房！洞房！洞房！」他感覺一陣天旋地轉，並不知道要走向哪裡。他捏了捏女孩的小指，女孩仍咧開嘴，幸福地笑著；他再捏，女孩才悄聲道：「跟我走。」

女孩緊勾胡朝生的手，隨著大群人潮簇擁向前，流水席一路往村尾蔓延。他們每往前推進一桌，餐席上的人都以為是新郎新娘來敬酒，便停下手中碗筷，爭先恐後地遞菸給胡朝生（有的說：「這個好抽喔。」），或者直接舉起酒瓶，自己先飲一口，「我乾杯，你隨意。」女孩一面笑著推托，一面叫出對方的名字或稱謂，還能夠小聊幾句；胡朝生好奇女孩的腦子裡是不是有一本如電話簿般巨大的索引，或者只要打入關鍵字便能展開的視窗？愈往前走，餐席漸次減少，人群也逐漸消失。送婚隊伍偏離了原來的巷子，順著水溝，轉入一道沒鋪柏油的黃石路。路畔種著滿掛果實的芭樂樹，有些甚至過熟掉到地上，幾隻果蠅附在上面舔舐。那些芭樂樹好像沒照顧，卻結實累累，「大家都去參加婚宴了嗎？」

不知走了多久，他們越過芭樂園區，走進一座已然荒蕪的墳場，此時還有幾個老人跟著，其中包括仍提著一袋土芭樂的黑黑仔阿祖。胡朝生不經意發現，墓碑上刻的全是同一個姓

氏，女孩的姓氏。老人們的臉色愈走愈差，紛紛告退，有的甚至什麼都沒說，就轉身消失；當他們站在一幢巴洛克式的紅瓦房前時，就只剩下他們兩個了。

「阿祖祖置內面。」

說罷，女孩便推開了門。

陸

胡朝生把頭埋入女孩那對漂亮的乳房，女孩扭著身子（胡朝生聽見了她的骨骼間發出齒輪磨轉般的「喀喀」聲），讓胡朝生可以更輕易地含入。胡朝生濕熱而盲目的舌，循著女孩腫脹的乳頭，工筆畫般描繪著其乳暈的細微凸起。女孩像一頭病弱的小鹿，發出低聲哀鳴。胡朝生伸出指甲剪齊的指頭，向更深處探去，發現女孩的體毛已整片浸入黏稠的液體，散發一股寂寞至極的腥香。

「阿祖祖和我們沒有血緣關係。」

「哦？」

「她是我的姐姐……，阿爸領養的姐姐。」

女孩翻過身來，把胡朝生壓在底下，貼伏著胡朝生的胸膛，像在回想著一椿離她多麼遙遠的事：「阿祖祖的爸媽都被我爸殺了……。呵，可能是良心不安吧，就把當時沒有死透的阿

祖祖帶回來養。他要我叫她姐姐，我說不要，我要叫她阿祖祖，我想要一個阿祖祖。後來像你看到的，阿祖祖變成植物人，吃飯拉屎一律無法自理，變成我在看顧她。」

「嗯。」

「你知道嗎？如果她不死，我就沒辦法離開這裡。」

「嗯。」

「不要只是嗯，你覺得呢？」

「你在說謊吧？」胡朝生摳搔著女孩の後頸，女孩的身軀像一條橡皮筋，發出靜電似的快速顫抖。

「對啊。」女孩笑了，笑起來也像一顆秋天的蒴果，「我在說謊。」

柒

女孩的阿祖祖，像一匹毛皮般讓女孩的父親拎持著。

胡朝生永遠記得，那個明明是「植物人」的阿祖祖在注射氰化鉀後，竟像被灌入電力的胡桃鉗木偶，突然開始走動。她走到梳妝台前，雙手併出，把那塊遮翳鏡面的紅紙撕下，房間的肌理像被精密的手術刀割開，時間重新流動。沒有任何瑕疵、髒垢的鏡面，反射出老人乾朽的牙床生出一排潔淨而堅固的牙，光亮的頭皮則長出一頭鬚長的黑髮。「這是我的模樣嗎？」

阿祖祖年輕的臉孔，疊合著炮仗花似的孤獨，「哈哈，這是我的模樣？」

「對，妳就是生成這款。」女孩的父親站在書架前，抱著手，面無表情地說。

「哈哈，我不相信，哈哈、哈哈……，醫生，醫生，我……。」阿祖祖忽然轉過身來，

伸出如嬰兒般銳利的小手，抓住胡朝生的左手臂，「醫生，拜託，救我，救我。」

「對不起，我不是醫生。」

「不，我夢見你是，你是這裡唯一對我好的人。」

「我殺了妳。」胡朝生的眼眶佈滿血絲，彷彿看見自己持著針筒的手，佈滿銅綠色的鏽。

「不！其他人都想殺我。你讓我活。」

朽敗的門發出「呷歪——」的聲響，胡朝生感覺每一個刻痕都有熱度。颱風帶來的灰雲被風撕碎、捲離，藍天覆蓋下來，跟渠水一樣冰涼。眼前是一壟一壟的金黃稻穗，被風吹撥著，往同一邊斜倒。

女孩正笑著朝他走來。

「我回來就跟妳結婚。」那是他們的環島計劃。

捌

胡朝生沿著鐵路騎，過了天津瀑布後，就是沒有邊際的茄子園和菸草田。輪胎快速地轉

動著，他身後的山像一道絲帛的卷軸，漸行漸收，他感覺有一股拉力，正將他納入圖畫的一部分。他身後綁了個厚實的旅行包，除了衣物，還有一台單眼，一本地圖。他一路問人（村人們多對他投以困惑的目光），終於繞進了以斑鏽路牌刻著的「源泉村」。

大火旋捲焚風，向胡朝生的面孔撲襲而來。他想及七歲時和祖母往保安宮燒金，水泥香爐高高築起，上頭的五爪金龍幻舞著、炫變著。他的臉暖烘烘的，像是非常輕微的感冒，或者，吃了感冒藥那種幸福的暈眩。兩台消防車高張著刺眼的警示燈光，穿著厚重消防衣的隊員們穿梭來往，水龍從看不見的巷尾拉來，朝著火焰噴灑強力水柱。胡朝生呆立在雨霧中，愣愣看著黑煙和火舌自破毀的窗子升起。雨水沿著他的將軍帽，點點滴滴，滾進他的眼睛，他的齒縫，滾進他手中那束臨時買的鐵砲百合的苞心。

不存在的大火，照亮了源泉村的夜色。

一樹炮仗花，如獸，張開了滿目的寒瘡。胡朝生看見，那一蕊蕊充滿熱情的炮仗花，旋逆而下，像一場石榴色的紅雨。轉瞬又幻射成漫天飛舞的黑色花瓣，落在掛著零落衫褲的衣竿子，落在長滿青苔的水溝，落在門臺前一盆盆的沙漠玫瑰，落在另一片壓扁碾碎的炮仗花上。

他在尚未坍塌的牆上，刻下自己的名；他想，最後一片花瓣也終將化作灰燼。

激發讀者想像力的魔幻之作

鍾文音

無疑地這篇小說具有魔幻寫實的味道，把炮仗花這樣華麗的花朵意象經營得十分成功，是一個很有潛力的作者。我個人很喜歡這樣的迷幻氛圍，這是一篇可以激發讀者想像力的魔幻小說。

整個小說氣勢能夠展現得如此鬼魅是一種功力，小說敘述前段也頗有桃花源之感，讀著讀著感覺就像是中了蠱，被文字的敘事牽引著走，一直讀了下去。最後炮仗花的意象也恍似有桃花源的現代版之感，魔魅氣氛，讓我在進入小說的故事時，讀畢卻不知道自己在小說故事的哪一段時空，有一種悵惘，不知今夕何夕。尤其是那個老祖母的意象，不死的魂，激起閱讀的戰慄之感。

成功的意象，節奏的掌握，小說空間與時空，人物的立體出色，故事的迷魅瀾漫浸透文字裡，敘事雖有時產生時間的斷裂，但卻仍一步一步地扣緊人物的心理，使我不得不被一段一段的文字拉進了又古老又現代的時空狀態，這就是我喜歡這篇小說氣息的主因。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送給我的小阿姨鄭翔好和她的夫婿阿德。阿德頭戴官帽身背綵花，浩浩蕩蕩騎了三百公里，屈膝一跪，只換得小阿姨一句：「你真好笑！」小阿姨的大紅婚紗照已上臉書，我在眾多的祝福中留下一句「再見」，我們都來到台北。炮仗花盛放的季節，我總幻想美麗的新娘，穿過紅幕離開源泉。漫長的求婚結束，我的致詞絕對不會出現感謝。阿德，你把我的小阿姨追走了。但我會畢恭畢敬的說：「加油！好嗎？」希望我們都不會忘記屋頂上的炮仗花。

簡介

一九九一年生，「輕痰」成員之一，政大中文系三年級。鳳山人，老家在屏東。曾就讀新甲國小，鳳甲國中，鳳山高中，現居台北木柵。文學作品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懷恩文學獎、政大道南文學獎、高雄創作獎助計劃等獎項。



陳柏言

小黃

〔評審獎〕

林俐馨

那天下午雨下得很大，黃媽媽的雜貨店沒有任何人上門。

黃媽媽坐在店門口，乾乾淨淨的店裡連半隻蒼蠅都沒得打，只好拿起電話找人聊天。二女兒沒接，陳太太出去了，大兒子家裡是答錄機，阿卿的孫子說她在睡午覺，三嬸全家都出國去只剩菲傭，說話達拉達拉地講也是白講，那就算了，把電話錢省下來。

黃媽媽所能做的就是盯著這場大雨，像一片被刮花的便宜塑膠板，把這間店和整條巷子隔開。看著看著，雨就變小了。

雨變小了，才開始聽到街上的車聲，後巷傳來炒菜聲、三樓的叫罵聲伴著孩子哭聲，還有從剛才就沒停過的狗叫聲。

那應該是狗叫聲吧？誰家的狗叫成這樣？真是沒家教，這種狗最好是不養。不對，應該說所有的狗都不要養，黃媽媽最討厭狗在她店門口的電線桿尿尿，怎麼沖洗就是有味道，太陽一曬風一吹就讓她整個人難受起來，還有那個狗屎，狗為什麼要大便呢？每次不小心踩到狗屎就會倒楣個一整天。

狗還在叫，越叫越大聲，聲音在她空蕩蕩的雜貨店反覆迴盪讓她快耳聾了，黃媽媽準備要出門去罵人，一定是後面二樓那一家養的狗，再不然就是斜後面四樓也有可能，再查不出來她就要去報告里長，最好能把整條巷子裡有養狗的都趕走。

把鐵門半拉下，撐起雨傘，黃媽媽一繞到後巷就看到那隻狗，那並不是誰家的狗，一團黑影窩在地上起起伏伏地哀哀叫。如果是沒人養的狗就好辦，直接趕走就好了。

黃媽媽站在防火巷口對著那隻狗叫著：「去，去！」。狗繼續哀嚎。

「走開，快點走開！」狗的哀嚎幾乎蓋過黃媽媽的聲音。

「好啊，你這隻狗，講不聽是不是？」黃媽媽想要上前嚇牠，又覺得這隻狗的體型好像很大，要是被牠轉身咬一口怎麼辦？黃媽媽輕聲走近牠，不時回頭確定一下等會要怎麼撤退，四下張望，只有手上這隻雨傘可以當武器。

「不要在這裡叫了，快點走開聽到沒有？」黃媽媽警告了牠最後一次，狗休息了一下，然後繼續叫。保持一個不會被咬到的距離，黃媽媽站穩了腳步，收起雨傘伸長了手，試著戳戳牠，這隻狗是怎麼回事，被戳了幾下也不會動，黃媽媽一時找不到什麼東西好用，隨手脫下一腳拖鞋，扔在地上嚇嚇牠，扔得不準竟然直接砸到狗的頭，被砸中的狗停止了叫聲，一動也不動。

怎麼會這樣呢？我不會把牠打死了吧……就憑著一隻拖鞋？剛才出手有這麼重嗎？黃媽

媽不敢相信地看看自己的手，赤著的那隻腳浸在髒水裡，忘了縮起來。

不行，要是牠死在這裡過幾天會發臭，要是沒死又會繼續叫，黃媽媽深深吸了一口氣，決定趁牠要死不死的時候把牠拖走。黃媽媽一跳一跳地靠近牠，黑色的狗躺在積水裡，把周圍染成一灘紅色，是血！黃媽媽倒退了一步，牠可能真的要死了……算了算了把拖鞋撿回來就好。她低下身，小心地向前跨一大步，不知道是不是踩到了那隻狗，一團黑影跳起來差點將她撲倒，黃媽媽連爬帶跑地衝回店裡。

等呼吸稍微回復平順，黃媽媽摸一下自己的心跳還在，而且噗通噗通地停不下來，好險。一身狼狽地坐在店門口，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隻狗一定是本來就受很重的傷，再不然就是有病，對，一定是這樣，黃媽媽安慰自己，不是因為那隻拖鞋（唉呀，鞋還是沒撿回來！），而且剛才牠跳起來的瞬間，好像看到兩隻帶血的老鼠夾在空中揮舞，搞不好連骨頭都被夾斷了，對，一定是因為老鼠夾。到底是誰那麼狠心在後巷擺了帶刺的老鼠夾，還一次擺兩個……「啊！不就是我？」黃媽媽忽然想到，上週去五金行挑最貴的買了兩個擺在後巷，用來抓那些從陰溝裡翻進她倉庫的老鼠。

整個下午第一個生意上門，謝太太來買一斤雞蛋還有一包鹽，提到她睡午覺被吵醒的事。

「不知道是誰家的狗，叫得好慘，整個下午拼命叫，一直到剛剛才停。」謝太太說。

「對啊，好……好可憐。來，七十，有需要再過來。」黃媽媽不知道在急什麼，趕快把謝太太送出店門去，以免被她發現。可是誰不會發現呢？最好雨越下越大，把那隻拖鞋沖走，最好五金行老闆也忘了她上週曾經去買過老鼠夾的事情，黃媽媽這樣希望著，但是就連街上警車開過都會讓她手腳不知道怎麼擺。

黃媽媽再次把鐵門半拉，前往附近的獸醫院，她的腳步走得很急，因為現在正是生意好的時候，大家吃過晚飯出門散步，路過雜貨店會幫小孩買點零嘴什麼的，她要是耽誤太久可就吃虧了。醫院派了一個比她壯不到哪去的年輕獸醫師來，獸醫直接走進防火巷一副不怕被狗咬的樣子，蹲在地上檢查狗的傷口。黃媽媽躲得很遠脖子伸得很長，但什麼都看不清楚。大概有半小時那麼久，獸醫抱著狗走出來，牠兩隻腳上的老鼠夾已經被拆掉了，血沿著醫師的手臂往白制服身上爬。

到了獸醫院黃媽媽才第一次看清楚這隻狗，全黑的、很瘦、就像路邊隨便可以看到的一隻野狗，打針清傷口的時候，牠睜開眼睛四隻腳像划水一樣掙扎，整間醫院都迴盪著牠的慘叫聲，快耳聾的黃媽媽居然有點開心，還好，牠沒死。

很久以前小兒子還在上幼稚園的時候，有一天放學撿了一隻半黃半白的小胖狗回來，她當然不准養在家裡，要小兒子馬上丟出去。幾個禮拜後的一天半夜，聽到小孩房裡傳來哭聲，

黃媽媽打開門一看，三個孩子竟然圍著那隻小狗坐在地上，小狗翻著白眼嘴巴吐出泡泡，全身一抽一抽地，兩個大的孩子一看到她進來就用身體保護狗，只有小兒子哭著跑向她，趴在她懷裡不清不白地說著：

「媽，小黃要死掉了啦！……我……我都有餵他吃飯……他還是死掉了啦……」

後來小兒子長大了，就學著兩個大的一樣，有越來越多事情瞞著她。

「三個孩子跟我不親。」黃媽媽常常對客人這樣抱怨著，就像抱怨今天太陽好大一樣拿它沒辦法的口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養孩子怎麼會養到像仇人一樣，到底上輩子造了什麼孽。

從獸醫院回來的路上雨已經停了，折騰了這麼久也過了有人上門的時間，關上鐵門的黃媽媽肚子咕嚕咕嚕地叫著，好晚了現在。

第二天又是個雨天，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醒來的時候才知道自己睡著了，黃媽媽口水暈得整片胸口都是，門前的雨還在下著，跟之前一樣不大也不小，所以不知道過了多久。

應該睡了很久吧，剛才做了一個在水裡的夢，所以口水才流成這樣，好像還夢到小兒子，對，是小兒子在水裡，然後呢？然後呢？！門前的雨細細碎碎地囉唆，但想起來的盡是眼鏡放在哪裡、電鍋插頭要拔起來、垃圾車來了、拉鐵門……這類的日常瑣事，她實在太久沒看到小兒子，剛剛到底夢到什麼？……不行，要趕快打個電話給他！

黃媽媽急忙翻出電話簿之後就停下了動作，她其實知道小兒子會怎麼回答她：「怎麼樣？我沒事啊，有，都有吃飽，好啦，我要去忙了，有空再打給你。」但是他從來就沒有有空的時候，在電話另一頭，不是呼呼的風聲就是吵雜混淆的人群，難得安靜的時候他要壓低聲音說話，再不然就是大清早還在睡覺，寧可睡覺也不願意再多講兩句話，黃媽媽看著電話簿，電話卻自己響了起來。

「……您好，請問是張小姐嗎？」才響不到一聲就接通，電話那頭的人像被嚇到一樣吞吞吐吐的。

「你打錯了喔，沒有什麼張小姐。」

「請問是2891XXXX嗎？」

「對啊。」

「那請問有沒有一位張美霞小姐？」

「張美霞，我就是，請問有什麼事？」黃媽媽覺得臉燒燒燙燙的，聲音不知道為什麼也變軟了一些，已經很久沒有被叫做張小姐了，連叫她阿霞的都很少，誰會這麼客氣地用全名稱

呼自己，難道是詐騙集團？

「張小姐您好，我這裡厚生動物醫院，您昨天晚上送來的一隻黑狗現在：」果然沒好事。

「等一下等一下，那隻黑狗不是我送去的，是你們一個醫生自己抱進去的喔，昨天那裡的人都有看到，都可以作證。」

「對，是我們李醫師抱進來的，不過那也是因為你說狗困在暗巷裡面抱不動，才請我們派人去幫忙你記得吧？」

「唉呀反正那隻狗不是我的啦，跟我沒有關係，我現在有客人要去忙了，就這樣，再見。」她學小兒子一樣乾脆俐落地掛上電話。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還兩個禮拜，日子一旦重複起來都差不多，反正就是紙類資源回收那一天，黃媽媽搬起倉庫裡的紙箱，發現又一堆老鼠屎，想著等下倒完垃圾去買個老鼠夾，還要有帶刺的那種，看還有誰敢……她當然想起了老鼠夾在空中揮舞的那兩隻腳，還有地上的一大灘血，到底那隻黑狗後來怎麼樣了？

「黃太太，你去過『二』對面那家動物醫院嗎？」一起等垃圾車的江太太突然這樣問，害她滿手的紙箱掉一地。

「沒有，從來沒去過，我又不養狗。」

「也對，你不喜歡狗，不然那裡有好幾隻剛生出來的小狗可以認養，有黑的有黃的還有白的，每一隻都胖胖呆呆的，好可愛喔！」

黃媽媽還以為她要說什麼呢。那隻黑狗是死掉了嗎？要是沒死，怎麼動物醫院沒再來向她要錢？腳被夾成那樣，搞不好連骨頭都斷掉，一定要花不少錢吧？！黃媽媽每次想到這裡就對著自己說：是牠自己夾到的，我有送牠到醫院去已經很好了，不是我的錯，不是我的錯。

「不是我的錯，不是我的錯……」黃媽媽喃喃的話語隨著明滅的火苗化作輕煙往上攀，不厭其煩地向列祖列宗解釋、向天公解釋、向土地公解釋、向媽祖解釋、向觀世音菩薩解釋，「這個月店裡生意很差，我連會錢都是湊出來的，叫我再去付這一大筆錢實在沒辦法，而且路上那麼多流浪狗，每一隻都是自己顧自己啊……」上天似乎沒有被她說服，黃媽媽在夜裡常常聽到狗叫聲，只要一躺上枕頭就隱隱傳來，嗚嗚嗚、汪汪汪、低吼咆嘯偶爾撒嬌，她鼓起勇氣推開窗戶，聲音卻忽然消失了，連方向都無從尋找。

黃媽媽拿了店裡的冥紙（一疊進貨也要三、四塊錢的）在後巷燒給那隻狗，雖然不知道牠叫什麼名字（流浪狗哪會有什麼名字？），也不確定燒到天上去狗可不可以通用，總之希望牠不要再來糾纏，早點去投胎轉世，以後互不相犯。

對了，牠是死在動物醫院的，那邊也要燒一點。黃媽媽藏著一小疊冥紙，像是要到獸醫院附近的公園去散步一樣不去看路人的眼光，可是今晚獸醫院生意好像特別好，到了十一點都還沒拉下鐵門，門口櫥窗一直擠滿人，黃媽媽把鴨舌帽壓低一點，靠近看看大家在湊什麼熱鬧——那是好幾隻胖胖呆呆的小狗，有黑的黃的還有白的，逗得圍觀的成人小孩好樂，不顧櫥窗上貼的告示拍打起玻璃要小狗表演「看這邊看這邊！快點！看我！看我！」「小狗來這邊！過來過來！」這片熱鬧的吆喝聲被兇惡地制止了，一聲低沉的嘶吼發自一個齜牙咧嘴的母親，那隻隱在黑暗中的母狗一站起身來讓圍觀民眾全部往後退一大步，其中退得最遠的是黃媽媽，「這是看到鬼了嗎？怎麼跟後巷那隻狗那麼像？難道牠沒死？」黑狗的兩隻前腳爬著直向橫向的好幾條大小蜈蚣，粗粗細細的縫線、伸不直的腳讓牠看起來像一個失敗的拼布娃娃，對，真的是牠沒錯，牠沒死！牠沒死！

黃媽媽手中的那疊冥紙被她握得濕軟，鴨舌帽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擠掉了，被嚇壞的黃媽媽回到家裡，先燒一炷香感謝祖宗保佑，躺在床上很快就睡著了。

之後的幾天黃媽媽常常到「二」去假裝買東西，好偷看對面動物醫院的櫥窗，櫥窗裡的小狗們一天天被領養走，就連最醜的那隻最後也不見了，只剩下牠們的母親，杵著醜醜的腳在空蕩蕩的籠子裡發呆，不知道在等什麼。

等到「二」裡的冷氣變成暖氣，玻璃門外的行人把厚外套拉得越來越緊，一陣風吹起讓落葉和垃圾翻飛，黃媽媽早就不在這個舒適的位置假裝看雜誌了。她才沒那個美國時間，很快的是立冬要進補、接著冬至要吃湯圓，趁著價錢還沒被抬起來之前先多進一些貨放著。

整個屋子都堆滿了米酒，黃媽媽踩著地上難得的空隙前進，就像在跳恰恰一樣開心，把這些都賣光的錢拿去進湯圓，湯圓賣光以後的錢去進春聯跟鞭炮，這樣就可以過一個好年了。

過一個好年，她微笑著。孩子還在念國小的時候，一到過年就擔心有人上門討債，每年的除夕夜要輪流去躲到親戚家，後來，遠的近的親戚都被躲光了。

最近雖然景氣不太好，錢變得越來越小，但黃媽媽覺得上天其實對她很慈悲，像上次老鼠夾夾到的那隻狗最後竟然沒死，原來，流那麼多血是因為生小孩啊！如果黃媽媽記得沒錯的話，最後鐵籠子是整個空的，連母狗也被領養走了嗎？一隻跛腳狗，又兇又醜，有誰要養啊？

下午天氣很好，不太冷也不太熱，黃媽媽趁著人家午睡時間把鐵門半拉下來，左右手拿滿了米酒搭公車去女兒家。

因為拿了東西所以沒有手，而且出門太匆忙忘了打電話，黃媽媽在公車上坐定開始想藉口，等會女兒又要抱怨她為什麼每次都忽然來訪不提前通知，奇怪，去自己的女兒家又不是看

牙醫，還要先預約才行？也沒有要你準備什麼豪華料理，不過是來看看孫子就走。

鐵門還沒拉開就聽到小安安的哭聲，女兒頭髮亂七八糟應該是在睡午覺，一定是前一天晚上被小安安吵得睡不好。黃媽媽把米酒放到廚房，一手接過小安安，另一手開始料理起麻油雞。

麻油雞上桌了，接著把廚房累積一整年的油污刷洗一下，廁所的水垢尿垢也要用鹽酸刷個徹底，待洗的衣服順便丟到洗衣機去。整間房子乾乾淨淨地準備好迎接新年，黃媽媽找把椅子坐下來，才覺得腰很酸、手很麻、連呼吸都累，她做了幾十年的家事，似乎沒有停下來，沒有機會像現在這樣，覺得自己累了。

小安安又哭了，這次把女兒給吵醒，黃媽媽要女兒先去吃飯，自己來換尿布就好。

「媽！你剛剛是不是動過浴室的櫃子？」

「我都幫你重新整理好了。」

「那你把吹風機放哪裡？」

「我拿到你臥室裡面啦，你放存摺的那個木頭櫃子打開第二個抽屜，我跟你講，那種有電的東西不要放浴室裡面，萬一觸電走火還是什麼的……」

「你為什麼又沒沖馬桶啊！」

「只是尿尿而已不用沖啦，告訴你要省一點，像水啊電啊省一點就是存一點，每天省下

來有多少你知道嗎……」

女兒從浴室含著牙刷走出來，佈滿血絲眼屎與黑眼圈的雙眼直直地看著她，像是想說什麼，卻又沒有任何話可以說。好安靜，連小安安都不敢哭了。

黃媽媽知道自己該離開了，所以收拾好東西說要回去看店，女兒在門口塞了紅包在她手裡，說過年要跟老公回金門去，也許不回家了。

黃媽媽提早一站下車，走到郵局，找一個沒有人的角落，數一數紅包裡的錢，熟練地填下紅色的存款單，走到櫃臺又揉掉重寫。小兒子不知道會在這裡過年？身上的錢還夠不夠用？……黃媽媽拿出小兒子的存款簿，帳戶號碼字寫的太小，她摘下老花眼鏡用上衣擦乾淨，要是寫錯一個字就轉到別人戶頭去了！黃媽媽一個字一個字抄寫著，睜大著眼睛，直到目油滿了眼眶。

湯圓比預期賣得還要好，冷風從店門口灌進黃媽媽笑開的嘴裡，等一下再去批十斤貨來賣好了。好冷，真的好冷，連狗鼻子上呼出的氣都冒煙，這些流浪狗怎麼都沒被抓去進補，只要她一到後面去上廁所或整理貨，全部都圍著門前的湯圓攤子像是要撲上去，餓成這樣，都還沒煮熟的也吃。

黃媽媽拿著兩把蒼蠅拍左右開弓，牠們進不了方圓五公尺內，有的狗很狡猾，從右邊趕

走牠繞個小巷子又從左邊回來，不然就是躲在車子後面再伺機衝出來。只有那隻黑狗一趕就走，就是兩腳彎彎曲曲皺巴巴，被老鼠夾夾過的那一隻狗媽媽，因為牠動作太慢了。黃媽媽看到牠又回到路上流浪，覺得所謂的獸醫也不過跟自己差不多嘛，還以為他們多有愛心呢，天氣這麼冷還把人家丟出來撿垃圾吃，是要餓死牠嗎？

整個下午在門前趕狗，天色漸漸暗了，今晚的天空有星星，黃媽媽的心裡也有一件等著發生的事。她換上大兒子結婚才訂做的洋裝，這樣會不會太明顯了點？外面搭個舊毛線衣好了。配上膚色絲襪，黃媽媽對自己的腿仍然感到很滿意，那是她全身上下唯一被稱讚過的地方。

頭家今天晚上會回來。

她做了簡單的三菜一湯，放到涼了又再熱過一次，都是因為天氣太冷，菜很容易涼。熱了一次又一次，直到表面的油都結成片，黃媽媽才拿起碗筷一口一口吃起來……不是說要回來嗎？要回來不是要一起吃飯嗎？不吃晚飯也不先說一聲嗎？誰稀罕，我自己煮我自己吃，你通通都不要吃！

吃完整桌飯菜肚子撐的得有點痛，邊洗碗邊後悔，等一下千萬不可以跟頭家吵架，不然他又會說回家總沒好臉色看，又躲去那個女人家裡幾個月不回來。

其實這樣也沒什麼不好，真的，黃媽媽已經很久不再擔心頭家什麼時候會忽然向她要

錢，或是喝了酒一進門就猛打她。

頭家對另一個女人也會這樣嗎？他們，也常吵架嗎？會吵到鄰居去叫警察、小孩子出門都被指指點點嗎？那個女人有什麼能耐留住自己的頭家？為什麼能忍受身邊的男人像個不定時炸彈？當然，他有時候是個好人，不喝酒不吵架的時候，當他願意對妳好的時候，妳會想這輩子就跟著他吧。

黃媽媽想到這裡連耳根都紅了，忽然覺得該把這身衣服換掉，穿件普通的衣服去把碗洗乾淨。剛脫完一腳絲襪的黃媽媽聽到前面有聲音，而且是開書桌抽屜的聲音，她還沒拿得及穿好高跟鞋，半踩著衝到前面去，是她的頭家。

「你回來了。」

「嗯。」

「吃過了沒？」

「嗯。」

「那要不要吃水果？我下午買了橘子，很甜。」

「不用，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

「回去啊。」

「回去哪？你不是說今天要回來？你騙我是不是，這樣叫做回來？你把我當什麼？」

她的頭家把錢放到褲子口袋裡去，到門口牽機車，黃媽媽翻看抽屜，大鈔小抄連零錢都拿光了。

「你到底是欠多少？你們一家人吃的住的都來我這裡拿是不是？我欠你的喔？我欠你的喔！」

頭家不說一句話，發動機車掉頭就要走，如果不是踩著高跟鞋，黃媽媽應該可以追上去一把抓住他，扯著他的褲頭硬把錢挖出來。他也許會反擊一巴掌打倒她在地上，或者跪著求她給幾張大鈔就好，或者兩人又在路口對罵起來，罵到鄰居們把窗簾都拉上，他們連看都不想看、勸都不想勸了。

黃媽媽把高跟鞋穿好，剝掉洋裝前擺的小毛球，停在原地看頭家機車檔泥板上的周慧敏照片，髒髒舊舊的周慧敏在一陣煙霧中笑的很甜，出了巷口然後左轉，接另一條巷子，直走到水果攤右轉，接著周慧敏會逆向一小段，過了紅綠燈左轉，然後混進大馬路的車陣裡加速往前走，一直一直往前走。

於是這就是年夜飯了。黃媽媽嘴裡吐出一陣又深又長的白煙，水槽裡的碗還等著她，可不要留在那裡養蟑螂螞蟻。

一轉過頭發現擺湯圓的小桌子翻倒遍地，那隻跛腳的黑狗正吃得西哩呼嚕亂七八糟，黃媽媽一口氣在胸口上不去也下不來，兩手的蒼蠅拍狠狠落在狗身上啪啪啪，狗咬著半盒湯圓往門外逃，牠跑起來太慢，比不上其它狗當然也比不上機車。

黃媽媽緊緊追著牠，拿起門前的衣架來打，打彎了衣架撿隻破掃把來打，打斷了掃把隨手抓一條破布來抽，一路到了對面馬路，黑狗嘴裡的湯圓一顆不剩，夾著尾巴窩在地上發抖，她和牠都跑不動了。

黃媽媽還是不甘心，就是不甘心啊，這幾十年來的辛苦……右肩一揮，整臉糊掉的妝混著汗水淚水抹在花洋裝上，把僅剩的一腳高跟鞋也脫下來，使盡力氣丟向那隻狗，沒中。

黑狗並沒有要離開的意思，牠伸出舌頭來吐氣，哈哈哈哈地跟她起伏的胸口和肩膀互相呼應著，牠眼神裡盡是驚恐與卑微，還有一點點憐憫，像是好奇，又像是理解，隔著一個不會被咬到的距離，黃媽媽看著黑狗，黑狗看著黃媽媽，直到喘息漸緩，遠方放起沖天炮，她們這樣度過了這一年的最後一刻。

店門口吹進的風不再冷得令人縮起脖子，午後的太陽也逐漸曬得雜貨店暖洋洋的，這麼舒服的日子，在藤椅上坐著都會微笑地打起呼，可是春天很短，黃媽媽知道，再過一陣子就是梅雨季節，黃媽媽要趕快把堆一整個冬天沒賣完的貨整理一下，貨架重新清出個位置準備賣冰

品冷飲，還有短袖也該拿出來曬洗……前面傳來狗吠聲，黃媽媽不耐煩地踏著拖鞋從倉庫走出來。

「需要什麼？」

原來是一隻慵懶的貓在門前來去踱步，跛腳黑狗對著牠叫得正起勁。

「小黃啊，跟你講幾次了，像這種阿貓阿狗不用叫，有客人進來買東西才要叫，有蟑螂老鼠就要趕走，這樣懂不懂？」

跛腳黑狗搖搖尾巴，選個陽光和煦的地方窩成一團。

「你看你又開始睡覺，一天到晚不做事只睡覺還得了，說你兩句你又開始舔腳，髒成那樣子還舔，沒衛生，腳底下有多少細菌你知道嗎？唉呦，你看看你那個嘴巴，髒死了，吃完飯也不會去喝個水洗一下，油油黏黏的看了就噁心，來，過來擦乾淨……」

儘管每個光臨雜貨店的媽媽太太都受到牠熱忱親切的迎接，黃媽媽始終不肯承認跛腳黑狗是她養的，人都吃不飽了還養狗？她依然持續地向里長檢舉誰家狗隨地大小便、製造噪音，依然會在一陣風吹過來伴隨著街上發酵屎尿臭味時，喋喋不休地抱怨著天底下養狗的人、熱死不償命的大太陽、哪個沒良心的社會新聞、越來越不景氣的經濟……

近晚的空氣有點涼，地平線的餘光把整片天空映成紅色，也斜斜地刺入小黃眼裡，牠抬頭仰望她一張一合沒停過的嘴，起身打了個深長的哈欠，然後窩到黃媽媽的腳邊，翻開肚皮，

享受著此刻的微風。

淡中有濃意

愛亞

作者用平穩語調說故事，使用的文字也淺淡。

但主要角色「黃媽媽」的個性描寫十分出色；她小氣、自私、只在意自己小店的小小生意，生命之中似乎沒有任何人任何事比她的賺錢行為重要。

作者漸進、漸深地將主人翁內心底層的疼痛挖掘，讓讀者了解這是個與自己三個孩子都不親，丈夫回家只偷錢却不久留，沒有親人又沒有朋友，當然更沒有人愛，這醜怪婦人孤單的生命拖拉著自己和小雜貨店日復一日，活著。

小說中另一個主角——流浪黑狗甫一出現便十分「搶戲」，作者在處理黃媽媽與被人虐傷兩腳的黑狗之間的各種情節，都愈寫愈感人。同時帶出捕鼠夾的令人驚心，而怎樣自私無感之人被黑狗喚醒心底的靈魂，怎樣日常生活中萌發了惻隱之心，而終至與跛腳黑狗相依為命，這些，全在作者淡中有濃意的筆下一絲一絲披露及壯大。

更有趣的，讓人思索的一個問題是：黃媽媽呼叫黑狗的名為「小黃」！小

說題目就叫「小黃」，黑狗名字為什麼喚「小黃」？

好看的小說。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的肯定，雖然我曾經多麼希望能夠早一點被肯定，但非得經過這許多考驗與等待，才能明白上天的安排。

謝謝我所經手的狗狗貓貓們，牠們教會了我很多事情：臨床經驗、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世界、單純地去愛人。

謝謝我的家人和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讓我變成現在的樣子。

謝謝羅正儀，在沒有人肯定我的時候，永遠頒安慰獎給我。

簡介

一九七九年生，中興大學獸醫系、台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畢，劇場義工，有一隻叫做湯米的小狗，以獸醫為業，以寫作為一生懸命。



林俐馨

〔優選獎〕
子宮

王業翰

漆黑的前方，眯著雙眼隱約可見是一道狹縫，岩層的肌理與紋路不知是透過視網膜上捕捉到的微弱光線映照出的真實還是腦海中想像創造出的細節。正想再看仔細一點，光線投射進來了，沒調準的焦距與亮度模糊了視野，霧茫茫地令人頭昏，畫面自動微調校正，如同在半按著快門的數位相機螢幕上看到的動作一樣，機械性不帶感情，精準地令人戰慄。

原本以為是隧道或峽谷的景色現出原形，黑暗中自以為看見的兩旁岩層崩落，暗褐色的皺褶柔軟地被米黃色橡膠手套包覆的兩根手指撐開（從外形與動作可以判斷出是食指與中指）。顯露的暗粉紅色孔洞溼潤透著溫暖的氣息，另一手拿起的金屬器械冷豔地反映著亮光，緩慢、輕柔卻掩蓋不住動作本身的攻擊性質，穿刺進富有彈性的孔穴，（深吸一口涼氣）。轉個方向，乳膠手套輕輕一握，通往幽暗遠方的隧道便張了開來，暗紅色的隧道通向看不清的彼端，燈光晃動了，清楚照射出盡頭的模樣，猶如隆起的火山丘，中央窄細的孔道通往不可測的地底，幽深不可知。

畫面轉為黑白了，模模糊糊地像是故障的電視機，耳邊幻聽般若有若無感覺到沙沙沙的響聲，黑白灰的顆粒粗略地勾勒出影像。盯著好一會努力辨識，像是一張臉，似乎是嬰兒，輪廓起伏不明顯；畫面再晃動一次，又變成沉睡男子的面容。揉揉眼睛再看一遍，（畫面失焦而又聚焦），仍然是童年壞掉的電視機，沙沙沙的黑白灰三色顆粒閃動著。

「看起來是子宮裡的腫瘤，我建議妳要開刀拿掉。」

天啟似的語音平空響起，好像有光束照下。視角轉動，白衣男子映入眼簾，名牌上字跡晃動難以辨識，仰角上望，那略帶倦容的側臉，竟與剛才浮現的沉睡男子面貌相似，且漸次清晰起來。

男子睡著，趴臥姿，枕頭並未壓歪他的嘴角，下方的嘴角乾淨地閉著。細嫩無皺紋的皮膚白淨地訴說著青春的信息，額頭上一粒紅腫的青春痘被汗溼的髮絲半掩著。黑色細邊的無框眼鏡隨意倒著扔放在床頭的一角，下邊平置於淡黃色的書冊，從呆板的樣式設計及單薄的紙張質感，大概不是補習班講義便是參考書。

藍色條紋雜方格的床單被少男熟睡的軀體扭得波紋凌亂，單薄的涼被由結實有彈性的小腿腹垂至地板。藍白拖鞋只見一只被薄被遮了一半，另一只也許踢進床底了，更遠的地板米白瓷磚上一落一落堆疊的各式書本，邊邊角角的灰塵結著蛛網微微震顫著，書本以半傾倒頹圮的角度彼此支撐，危樓般立著。另一角落的電風扇大聲地轉動，呼呼穩定的低頻聲音催人入睡，卻一陣陣挑逗撩撥著少男的汗衫，像撥弄弦樂器，暗示地裸露出一截後腰，絨軟的細汗毛輕輕

搔著心裡的癢；中央脊椎骨凹陷的弧度完美地突顯兩側腰上隆起的肌肉，像一把琴，不是古老名貴泛著歲月木紋光澤的那種，是新上漆，仍然留著森林的氣息，像林木多於像琴的那種。

窗外的天色漸漸暗沉下來，路上的燈火猶抵擋不住夜幕的籠罩，只似繁星點點，綴著城市的夜晚散發出叢林野性的意味。路人的眼瞳中閃著磷火似的光芒，明明滅滅地看不真切。俯瞰聚焦，樓下一名長髮女人，忽明忽暗地吸吐著菸絲上綻放的火花，然而即使是從頭頂上視角如午時的日影把人壓扁成圓餅狀，仍然看得出這女人身形的頎長高挑，昏暗的路燈與香菸的星火映得女子面目模糊。像在等人，搖晃著，女子每幾分鐘不斷轉換站立重心腳，三七步像舞姿般扭動，透露出動物的訊息。規律吐著煙花，間或目光放空望著巷道發呆，像是懂憫著叢林深處走出的會是王子抑或惡龍。

另一頭的黑暗，不知通向何處，兩旁灰白的水泥牆延伸下去，夾住一片黑景，像拉長未曝光的底片，掩蓋了光線在其上鐫刻的圖象。然後，有光射出，景象由遠而近曝光，顛動著顯現出來。燈光同樣照清了女人的面容，老式細長柳葉形的紋眉，微上吊的鳳眼，臉上淡淡搽著粉，卻在車燈的照射下顯明起來。兩個中年男人騎乘機車出現，皆未戴安全帽，前頭那個瘦小黝黑，同樣叼了根香菸，後頭那個挺出的肚腹頂著前面，像是催促著，兩人皆散發出中年男人特有的餓味，一種沒出息混雜著汗水體味的酸臭感，女人面無表情地吐了口煙，高跟鞋細尖的鞋頭，踩熄了那一點星火，天色完全地暗了。

仰角向上，方格狀的窗臺零落落地透著燈光，少男翻個身醒來了，外邊幽暗的世界似與他無關。從午後就點亮的日光燈照得整個房間白晃晃的看不真切，少年眯著眼一手揉著，另一手往床旁的書桌探摸，電子錶上數字不斷跳動著，他盯著手錶看了好一會。「幹。」他說，略帶怒氣地把錶扔回桌上，現實的聲音打破猶在夢境的虛幻，距指考倒數九十八天。少年爬起來，順手將薄被捲成一團丟回床上，一隻腳在床底找著拖鞋，翹起的大姆指有些青春的俏皮。他的背影進了廁所，燈亮起，響起小便的水聲，房裡的氣味透著不屬於這個年紀的落寞。

英文單字的背頌聲從廁所裡傳出來，最後的幾滴尿在馬桶裡泛著漣漪，少年走出來，一手捲著書本，一手隨便地拉著褲頭，不看他青春年少的臉龐時，有種邈塌猥褻的感覺。他站在床邊，露出沉思的樣貌，用小便後沒洗的手掌梳抓了頭髮（剛才沒有傳出水龍頭的聲音），「算了，先吃飯好了。」書本被扔丟在床上，不同原子筆的顏色在書頁中交雜著，紙張的邊角鈍鈍地翻折著，些微地泛黃。

他把暗紅色厚重的門拉開，房裡白亮的日光燈吞嚥掉走廊上的昏黃。

「補習班也太摳了吧，走廊燈到現在還不來修。」

門關上，光線的反差讓雙眼暫時陷入幽暗中，燭光般殘存的走廊小燈，迤邐出電梯的方向，像機場的跑道燈，在一片漆黑中導引出方向，然而卻是唯一的去路，無處可退。

電梯的門叮一聲開了，長髮女人和大肚中年男站在裡面，兩人都一臉漠然，或是說不耐

煩，有種刻意掩抑的氛圍從電梯裡滲出。少男呆立著，女人伸出食指比著天空，「向上」，少男低了低頭往後退一步，在緩慢閉攏的電梯門縫間看著女人白色絲質的貼身長褲，兩腿中間的隙縫往上沿伸，頂端有團淺淺的黑影，再往黑影中間下方看進去一點，褲子中間有條淡淡的折痕。少男伸手把卡在屁股縫間的內外褲折痕用姆指食指拉了出來，再故作掩飾地拍拍屁股的位置。電梯兩扇豬肝色的厚重鋼門在少男眼中把女人的身影緊緊夾住，最終沿著女人身軀的正中央關閉起來，與白色長褲的雙腿間縫合為一。

「拷，那妓女沒穿內褲。」少男的聲音在口腔裡震動著。

「恁嘸穿內褲？」肥肚子的中年男人坐在暗紅的床單上，手裡夾著一根煙，看著長髮女人脫衣服時問道。房裡只開了微弱的床頭燈，暈黃的光芒如同朔月，照不亮什麼東西，房裡周圍的擺設因此都陷在一種模糊的光暈中，女人褪下來的白衣褲，披掛在椅背上，幽幽地散著青綠色的光。

「先洗身軀。」女人沒搭理男人的問題，逕自走進浴室裡開了水，而後日光燈才閃了幾下，亮了，灑了一地的銀白。胖男人把煙拈熄在床頭櫃上的煙灰缸裡，裡頭橫七豎八地躺滿了濁黃的菸屁股，胖男人的菸屁股簡直無處插放。「啊不稍清一下，夠骯髒。」

「卡緊咧，後一個人客不知倘時來。」女人裸著在門口露出半邊身子，小巧近於稚齡的左乳房上，刺著一朵五十元硬幣大的紅玫瑰，隨著揮舞的手臂顫動著。

「幹，恁爸已經付錢，後一個就慢慢呀等。」男人粗魯地如拆解包裹般將一身橫肉上的網狀吊嘎脫扯下來，鬆垮的奶子與肚腹肥油像爛泥般滑動著。他寬胖的身影把浴室裡的光芒整個擋了下來，白色的廉價塑膠門關上後，也跟著溶進背景裡，成了一片烏黑。

少男提著乾麵，站在樓下的黑夜中，抬頭數望著一層層亮著的燈火：二到四樓整齊畫一地亮著一格格格的窗戶。他可以從二樓某幾間明亮的玻璃窗裡看見一些同學或坐或躺地翻著書，三樓以上太高了，少男呆望著，大概只能猜測其他人用功的情形，或是安慰自己，其他人也在莫名其妙的倦怠中睡掉了整個下午。五樓以上就是一片昏黃了，並不是沒有人在裡邊死寂的漆黑，而是刻意地只點亮澄黃的小燈泡，營造出曖昧模糊的氣氛。少男看見五樓最左邊那間閃了一下白光後滅掉。

「在接客了。」

——他知道那是長髮女人的房間，有回他愣頭愣腦地爬樓梯走過頭，正巧看見她灰著一張臉走出房門，原來住在少男樓上的就是她，高跟鞋叩叩撞擊瓷磚的聲音在樓梯間迴蕩起來。少男停頓一下後，跟在女人身後下樓，看著女人的髮梢波浪般拍擊後腰，搭配臀部的扭動，像一場豔舞，在他心中跳著，少男臉上的鄙夷一起被波浪沖刷捲走了。

——「你又走過頭了，這裡是三樓。」女人止住高跟鞋的腳步，站在樓梯旁房間的門口，微側著臉說。少男訥訥地收住往下踏的腳步，只一瞬間，高跟鞋的聲音又規律地響起來，好像

那句話不是對他講的，剛才的一幕似乎是只存在少男心中的白日夢。「可以不要在樓上穿高跟鞋走來走去嗎？樓下很吵耶。」高跟鞋聲又停下來了。這回頓得比較久，才又輕柔地像滑過黑白琴鍵，彈奏那一階階往下的樓梯。

「你小子很懂嘛。讀書不讀書，在樓腳看貓仔間。」

少年驚嚇似地回了頭，瘦小的皮條客翹著腳坐在他那台破舊的摩托車上抽菸，黑暗中一臉不懷好意的笑容，臉上肌肉凹凸凸的陰影猙獰著。少男快步地走進大樓，有些倉惶的情況中，看不清他的表情。「恁嘛欲爽一下嘍？」皮條客的招牌台詞在他身後響起，少男不再回頭了，只咕噥了一句「無聊。」隔著關閉的厚重鋼門，彷彿聽見皮條客得意的笑聲，源源不絕地穿牆而來，電梯前的燈泡一閃一閃地應和著，少年的臉因而隨著陰晴不定了。

空間快速上移，離開少年所在的平面。另一張臉在移動的黑影下慢慢浮現，中年胖子肥肉四溢的臀部緩緩後退，拔出了下體後翻身，氣喘呼呼地仰倒在旁邊。胖子龐大的陰影像被狂風吹散的雲朵，一下子消退下來，長髮女子半邊的臉被床頭燈照得澄黃澄黃的，像無限好的夕陽，鬢旁的髮梢與額上點點微細的汗珠卻閃著露水的光芒。時間彷彿靜止了，只有兩人濃重的呼吸聲起伏伏，空間定格了，失去連結的兩具人體各自擺放，像毫無關係的兩件家具擺設無意義地被散置，感覺不到生命的氣息。

再之後連呼吸聲也消失了。不是孤絕的靜止，而是整個背景音都無聲無息地消逝了。畫面卻活動起來，胖子嫵客與妓女各自起身穿衣服。胖子維持著一貫的粗魯，拉扯著腸衣般的吊嘎像灌香腸把自己填塞進去，他沒看女人，好像這樣就比較高尚；長髮女人坐在床邊，雙手攏了攏頭髮，表情肅穆虔敬地伸手拿她的白色衣物，胸上的紅玫瑰暗著，像凝結著乾掉的，不是蚊子血，比較像一塊傷痍，一塊疤痕，微微緊縮著，揪著她的心窩。

長髮女人又是一身月光白的穿著，站起，隱約可見二顆乳頭和恥毛的黑影，她把頭髮分作兩撥披放在前，像古老的大學女生髮型，蓋住了雙乳。肥胖嫵客低著頭繫皮帶，沒看見她頗長漂亮的背影，或許他也並不想看，女人臉上粉底蓋不住的細小皺紋布滿了滄桑感，讓他感到不舒服——怎麼自己也不過是個來嫵便宜娼妓且快快繳械的中年男人。女人單手提著高跟鞋，赤足往門外走，站在門前的小盞白熾燈泡下回頭等待著，男人扶著衣櫃套好他的破涼鞋，還來不及把腳放下就看見沐浴在燈光的女人，不禁呆了一下，然後才重重地把穿好的破涼鞋踏在地板上，再粗魯地抖抖腳想把鞋裡的沙子甩出來。

聲音回來了，全部回來了。男人一腳踏碎了百分之百的寧靜。「卡輕咧。」「恁是按怎嘸穿鞋仔？」兩人幾乎同時說話，而後又是一段短短的沉默。窗外有車子駛過的聲音，貓叫聲，三三兩兩行人講話笑鬧的聲音——年青的高中生嗓音。

女人轉頭不再理他，往前走了兩步，胖男人快步趕出，出了房門站著等女人回頭關門，那樣笨拙得令人抱歉且同情。「腳步放卡輕咧，樓腳攏係學生仔在讀冊。」女人轉著叮叮噹噹

的鑰匙鎖門，一邊低聲說著。嫖客男人不再講話，孩子般乖順地跟著女人輕步往電梯走，看著地磚上被女人皮膚水氣一步一步印出的腳印浮出又轉瞬蒸散消失，像一朵朵出水後快速凋萎的芙蓉。「恁是倘時才欲穿鞋仔？」男人站在電梯前忍不住又問了一遍，雙眼注視著她搽著紅色指甲油的一雙腳，一雙風韻猶存的女人的腳，白皙底色襯著十朵紅花，像冬雪中的紅梅。

彷彿一陣風吹過，飛沙捲地刮走了原本嬌豔欲滴的十朵紅梅，雪融花落，不再受到滋潤的背景變成了一片暗褐色，女人的腳，像是風化了的岩石。那是中年婦人過了更年期，有點黴菌感染，長了厚皮如同龜裂黃土地的雙腳。原本白皙綿細像覆蓋了冰雪的山巒，如今成了飛沙走石的戈壁沙漠。

女人頂著褐色的披肩長髮坐在輪椅上，強作鎮定的面無表情掩蓋不住轉動的眼珠裡所流露出的不安。手術房的銀白鋼門每回打開，總是夾面撲來冷冽的氣息，不知是空調還是肅殺的氛圍讓人直想打哆嗦。「送你進開刀房哦。」一陣冷風自開啟的大門中吹出後，綠衣女子突然出現在她面前，背光的關係，連從帽子與口罩間隙露出的雙眼和鼻樑都暗暗地看不太清楚。

輪椅緩緩地前進，迎著北風般凜冽的空調，像進入雪的國度，光線彷彿強得刺眼，前方一片亮白，白得什麼都看不見了。

畫面退遠一點，日光燈管橫懸在前。空間反轉，少男枕著雙手躺臥在床上，兩眼發直地瞪著上方。天花板之上始終安靜無聲，旁邊電風扇仍然發著呼呼的聲音，一陣大一陣小地隨轉

動方向改變。

「真是漫長的一年。」少男輕聲地對自己說。他轉頭看著旁邊原本一落落散置的課本、參考書與補習班講義，現在已經一網網地紮好堆疊成牆。坐起身來，緩慢地又看了這個房間一眼，空蕩的衣櫃，幾個衣架空虛地吊掛著，床旁的書桌現在是乾淨空白的，少男的視網膜上還印著原本上面散滿了各科書籍一片狼籍的殘像。

望著這空曠的房間，他想像著自己過去一整年在這房間裡的活動被錄影機完整記錄下來，而後快速撥放出來的3D立體影像，是多麼的單調、乏味、缺乏生命力。他看見自己的身影快速地在床上、桌前、浴室、出門、進門之間快轉跳躍，像逐漸乾涸的水塘中的一尾魚，來回翻滾拍打，卻是在越來越窄的生存範圍中，兩腮一開一合地喘著氣。

「一定，不要再回來了，」少男站起來，伸手拉了行李箱，「我是大學生，不再是重考生了。」他邁著堅定的步伐往前走，想像大明星出場時四閃的鎂光燈。他挺起胸膛，好像很久不曾這麼抬頭挺胸走路了。補習班只租了大樓的底下幾層作他們的宿舍，而樓上全是這附近特種營業外包的小房間，少男站在門口，眼前一幕幕閃動浮現剛搬來這裡時畏首畏尾的模樣。

——同樣幽暗的夜間，那是去年剛開課時，為數眾多的懊熱夜晚中的許多個，他一個人著涼汗衫、短褲，沒有相熟的同學朋友，一個從鄉鎮到都市的高四重考生獨自下樓吃晚飯，在狹小的電梯與昏暗的走廊，不時與妓女和嫖客相遇。他時常閉住呼吸，拒絕妓女的香水味和嫖客

濁濃的男人汗味體味，他有些倉皇地從大門進出，深怕被路過的行人當成年輕嫖客，路人的笑容都顯得不懷好意。少男總是壓抑著自己的呼吸，暗自拉整好衣服頭髮，深怕自己沾上嫖客的氣息，偶爾一回頭，就看見那瘦小皮條客得意但不懷好心的嘲笑。

——有回電梯門打開，裡頭站著妓女與嫖客，濃烈的香味冷不防鑽進少男的鼻腔，勾人似地呵著癢讓他打了個噴嚏。他伸手磨了磨鼻子，面無表情的進了電梯，那時顯然入冬，連妓女都加了件短外套，少男把手插褲口袋裡，忍受著狹小空間的推擠。他習慣了這樣的住所，不再咬牙脹著臉憋氣，只望著電梯的樓層按鍵發呆。反而是身旁的嫖客先受不了了，「這呢仔細漢就出來玩哦？」他低聲但清晰問身旁的女人，像是見不慣世風日下的老學究。「嘸是啦，這補習班重考的學生啦。」反而是女人有點窘，暗暗生氣男人破壞了長時間以來這兩批不同住戶間客氣生疏的界限，電梯門打開，少男以勝利者的姿勢走了出去，想顯示彼此的不一樣。他聽見自己在心中罵著：「幹，別把我跟你們混為一談。」

少男打開房門，發現外面走廊的光線強得耀眼。不，沒那麼誇張，只是跟之前的昏暗比起來，明亮潔淨多了。「哼，終於把燈修好了。」少男不屑地聳了聳肩，轉身把房裡的日光燈關掉，看見電風扇像是在招手似地向他轉著，「Bye 囉。」少男進去把開關按掉，窗外的天色開始暗了，他毫不留戀地步出，關上房門，把將要來到的黑暗留給這空無一人的房間。

門閉上了，電扇的扇葉還微微轉動著。

明亮的走廊，令少男有點不習慣，他一手拖著行李箱，另一手輕輕撫著粉色的牆壁。燈壞掉似乎已經很久了，他仔細凝視著牆壁的粉刷，偏著頭思考上次看到這面牆攤在明亮的光線下是什麼顏色的？是同樣的顏色嗎？他一點也不確定。在少男手指滑過後，牆上留下了淡淡的黑影，剛才把書本像垃圾般網紮好後，他只隨便地用清水沖了手。少男有些懊惱地把手放下，淺淺的灰黑指紋留在粉色壁上，像是三朵深豔的花。

按下電梯的同時，電梯叮的一聲開了，在逐漸裂開擴大的門縫間，樓上的長髮女子正扶著牆壁伸出右腳套著高跟鞋。顯然是沒想到電梯會突然停下來，女子的表情有些狼狽，扭著腰跟踉拖著沒完全穿好的高跟鞋往角落退，讓出一大片空間給少年。他低著頭，有點困窘的樣子，走了進去。原本狹小的電梯顯得空曠起來，彷彿正無邊無盡地擴大中，侷限的空間像延展成為平面，兩個人也就跟著越離越遠越離越遠……

叮一聲，電梯抵達終點，寬敞的平面再次壓縮折疊成窄小的空間。門打開了，一樓的走廊燈不知為什麼還沒開，昏昏暗暗地看不太清楚，電梯中的燈光投射成狹長的梯形，鋪在走廊上，像滾出的紅地毯，兩人卻都沒有移動。只短短地靜默了一下，少男便拉著箱子往前走，但出了電梯卻又突然站住，「……」很小聲地，把話含在嘴裡囁嚅地講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說，只是嗡嗡的耳鳴錯覺。女人眉頭動了一下，「什麼？」她確定剛才聽見了什麼。前方少男的肩膀寬廣平坦地挺著，頭抬著一動也沒動，似乎沒有回頭的打算，抓著行李箱的手指微微顫動

著，他深吸了一口氣，半轉身向長髮女人點了點頭，手指了一下女人腳底的高跟鞋，「謝謝。」他清晰地講完這兩個字，然後拖著皮箱，趁女人還來不及反應時，頭也不回地走了。

電梯門不耐煩地默默悶了起來，女人站在裡面，一動不動，靜默地被關在裡面，臉上有著說不出的表情。

同樣的一場臉，在時間之流的沖刷下，浮動的，不牢靠的，一件件地隨之逝去，曾經入時的妝容淡去了，抹掉的粉底下，是一道道深刻的皺紋，鬆垮如布幔勉強包裹住女人的外貌，模模糊糊的，連輪廓都走樣了，原本應該是要帶進棺材而紋上的美麗眉毛，因為表皮的崩坍，也從一雙站在枝頭上對望的鳳凰，變成地上對臥的雉雞了。有雙手伸了進來，用兩塊乳白色半透明的膠帶貼上女人的雙眼，鏡頭往下移，塑膠管子插在女人嘴裡，四周拉起細長的膠布網紮固定在嘴角四周。

「麻好了。」女性的聲音乾脆地由鏡頭外傳進來。數名著手術綠衣的醫護人員，有男有女走近平躺的女人，俐落地褪著她粉紅色的病人長褲。手背上的點滴一點一滴地往體內灌注著，另一旁的呼吸器幫浦規律地一上一下打著氣，像是傀儡，又像祭品，把自己全然交託到另一個不知道有沒有神的世界。女人被用乍看之下羞恥的姿勢擺放著，兩腿打開高高撐起，那是分娩的姿勢、也是性愛的姿勢，更是她工作的姿勢。

綠衣服的男人右手戴上乳膠手套，走進女人的兩腿之間，溫和但乾脆地將手指插入她身體的內裡，溫暖溼潤，卻沒有一絲魅惑的能力。男人左手此時按住了她肚臍下方的軀體，一次次地下壓、探摸，「哦，這子宮有點大，恐怕不好開。」男人離開了她的下體，脫下手套橡皮筋般射進旁邊兩步的垃圾桶裡，手上揚起了一陣白色的滑石粉灰，像棒球投手將球甩出的那一刻，在慢鏡頭中手掌周圍飄散出的白灰一樣。在眾人屏息的時空中，輕微，但有力地撼動了一下這個世界，「唉，怎麼今天的刀都不好開。」已經穿上手術服的刷手護士站在一桌鋪擺整齊的閃著銀光的手術器械旁，無力地說。

女人身上的手術袍被捲到乳房之上，在同樣失去支撐力，軟垮的雙乳上，一朵豔紅的玫瑰黯然綻放著。「她胸部有刺青耶。」整理女人衣服準備消毒的護士發現新大陸似地大聲講了出來，女人頭部後方的麻醉護士第一個好奇地起身，「ㄟ，真的，刺了一朵玫瑰耶。」玫瑰疲軟地攤放一大片衰垂準備消毒的暗黃色肉體之上，逐漸失去水分乾枯的樣子。「她以前是不是特種行業啊？」護士們交頭接耳著，沒有特別壓低聲音，有種與世隔絕的旁若無人感。

手術室門開了，被男人用強壯的後背頂開，雙手朝向自己舉在胸前，晶瑩明亮的水珠顆顆自手肘滴落。「醫師，這個女病人是什麼職業的啊？」剛才的護士站在女人身旁問。「不知道耶，」醫師熟練地擦著手，口罩與帽子間露出疑惑的目光，「沒工作吧，她已經六十多歲了，怎麼啦？」「沒啦，她胸部有一朵玫瑰的刺青，想說她以前是不是特種行業的。」護士搖了搖頭退開。醫師默然無聲地用沾了優碘的棉塊塞進女人的陰道中，來回輕刷著，雙眼卻盯著

女人胸前那朵平躺著的紅玫瑰。

紅玫瑰活了起來，像是重新得到了養分，鮮明而立體地綻放開來，嬌豔的花瓣隨著小巧堅挺的乳房抖動著。女人的烏黑長髮蛇一般地披散在旁吐著信，女人的喘息聲潮水似地一陣陣拍打上岸，湧起又退落。壓覆其上的男體像月球般，用規律的引力牽引著女人的潮水來去，床頭燈像月光灑落女人臉上。突然一陣的劇浪撲來，時空彷彿靜止了，男體在黑暗中挺直了身軀，靜止，像向月嚎叫的狼隻吐盡了最後的一絲氣力；女人把頭向後仰，吸飽了空氣以免暈厥。在月光的照射下，她的眼角卻有一滴淚珠，緩緩地滑下，「為什麼要回來？」她問，聲音微微發著抖。

男性的手由黑暗中伸出來，輕握住那球乳房以及上方的玫瑰。深吸一口氣後，仰著倒臥在女人身邊，「我爸逼我一定要考上醫學系。」少男的臉孔在燈光下顯得陰沉無比，「我們變成一樣的人了。」聲音平靜得令人發寒。女人感到自己肩膀上的汗毛一根根地豎立起來。夾在少男手指間的玫瑰滑了開來，女人背過身側躺，長長的頭髮像河水，在床上流淌著，「不，我們是不同的。」

房間裡靜默著，少男的心事在小燈的照耀下，更顯得曖昧不清。女人背著他，雙眼閣上，不知是睡了，還是想著自己的心事。鏡頭穿過地板而下，一模一樣格局的另個房間，日光燈諷刺地大亮著，空蕩的書桌、床鋪與書櫃，跟之前少男離去時沒什麼不同，除了放在書桌旁

的大皮箱。

之前離開的，現在又回來了。

醫師穿著綠色手術衣，在很強的空調中，頸項間微微沁著汗，是她嗎？他在心底疑問著。綠色的無菌中單鋪蓋於女人的身體之上，他看不見女人的臉了，心中所浮現的長髮女人亦是面目模糊的，只記得她那一身月光白的薄衣和股間隱隱透著的恥毛黑影。

他們只幹了那一次。

腹腔鏡下，粉紅色的子宮像一朵碩大的花苞，開口向下，如倒放的鬱金香，生長在黃色的腸繫膜與脂肪構成的土地及肥大蠕動像蚯蚓的腸子之間。女人腹腔中的沾黏很嚴重，醫師一直無法順利地把鬱金香從土地中拔出來。「她沾黏這麼嚴重，大概是長期的骨盆腔發炎，搞不好真的是做那行的。」站在醫師對面晚進來一直沒講話的助手小聲地說。醫師面無表情地繼續操作手中的器械。

——「我孩子如果還在，應該跟你差不多大了。」長髮女人靠在圍牆上吞吐著香菸。「妳有小孩？」少年蹲坐在地上抬頭問。「沒有，那時候去找密醫墮胎，結果手術出了問題，連子宮都拿掉了。」女人用事不關己的態度訴說著，路燈下圍牆的陰影罩著地上少男的影子，「那時候我比你還年輕。」女人又加了一句。

她的子宮早拿掉了，這一定不是她！沉睡的記憶甦醒在醫師的眼前，想起那條下腹部的

刀疤，他差點叫出聲來。對面的助手先喊出來了：「小心腸子。」醫師趕緊將右手回退，在螢幕上看見那把電燒差點碰到了腸子。有這麼巧嗎？剛好也在同樣的位置刺上了紅玫瑰？還是那密醫根本就沒把子宮拿掉？連串的疑問不斷在心裡響起，醫師的額頭泌出了一粒粒的汗珠。

「不好意思，幫我擦一下汗。」他舉起手指遠遠地比了一下額頭，「不好開。」醫師掩飾地說著。

「不會啦，你沒問題的。」助手在對面鼓勵著。那時的女人也總是用這樣的語氣講話。

——但少男沒能當面向女人說一聲謝謝。厚重的門板隔在兩人之間，女人靠著她的房門，頭髮遮住了門上的窺視孔，壓抑使得呼吸聲輕細卻十分刻意。少男在外邊按門鈴，鈴聲在房內空蕩蕩地迴繞著，像她心中的回音。少男站在門外，低頭等待著，他了解女人的意思，他們從此是不同世界的人了。像是不甘心，又像是傷感，他揉握住手中的宣傳單，掙扎了一下，將補習班的招生榜單從門縫下塞進去。他知道女人就在那裡，她雙腳的陰影從門縫下隱約可見。為了避免尷尬，少男刻意將傳單由門縫中塞在女人的腳邊，沒碰到女人的腳，他站在門口等了一會，傳單的一角仍然從門邊透露出來。

「謝謝妳，再見了。」他輕聲說，確信女人聽見了。

醫師坐在女人兩腳之間，準備自陰道將子宮取出了。他早已經忘了當年女人陰道的觸感，其實他從來不曾確實知道過，只是隔著保險套模模糊糊地感受著女人的身體與自己的自暴

自棄。拉不太開的陰道，證實了這女人從未生育，或許當年的長髮女人把他當成自己不曾出世，也再不會有的兒子般疼惜吧。碩大的子宮已經整個自陰道壁切除下來了，不著邊際地置放在腹腔中，現在只剩下從陰道拉出來的過程了。

女人緊實的陰道變成一種阻礙，取出子宮像是生孩子般艱難，醫師一刀一刀地剪裂著子宮，讓它變成長條狀，才能從陰道中取出。他一寸一寸地拉著，腦海中上演著重考兩年的種種，以及一路辛苦唸書成為醫師的過程，像是在接生一樣，感覺自己正從女人體內被自己接生下來。

整個子宮終於被拉出來了，原本的鬱金香狀被割裂成一瓣瓣的花瓣，有一個幼小的骸骨依附其中，醫師愣愣地出了神。彷彿看見自己的屍首，又像是自己後代的屍首，寂寞但執著地依附其上。

最後一個鏡頭，女人背靠著自己的房門，雙手緊握著那份自門縫塞入的宣傳榜單，默默地滴下一滴眼淚。少年已經不在門外了，屋內的黑暗很快地吞嚥了女人的身影，終於，是一片黑暗了。

意象豐富，掌握精確

楊翠

〈子宮〉偏屬內向性小說，以意識流的手法，刻劃一男一女在某個特定時空中的生命情境，更如素描圖繪一般，以一幅幅切片，共構出兩人的精神圖像。另一方面，小說對青春生命、城市空間的描寫很到位，包括陰暗、潮濕、嘈音、苦悶、憂鬱、慾望、救贖的掌握，又使這部偏向內向性素描的小說，有了集體感。

文字風格也是這部小說的特色，深具詩意，細膩綿密，意象豐富，掌握精確，如「子宮」、「紅玫瑰刺青」等多重意象的掌握，均有獨到之處。

〈子宮〉敘事手法的第二個獨特之處，在於視角切換、鏡頭調度的掌握能力。小說透過超音波、思緒流動等媒介，不斷轉換視角，每一次視角轉換，即帶動故事的時空場景調度，以及角色關係的轉換，頗見成功。如小說一開始，以觀看儀器的視角，揭開故事序幕，「觀看儀器」者，即揭露了三重視角的交疊、交涉、辯證——儀器、操作儀器的醫師、躺著被儀器穿透卻又透過儀器觀看自己的女人。更重要的是，醫師與女人的視角，經由儀器，產生了記憶時空在黑暗中，也是很成功的收尾。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早在幾年前就已完成。那是我大學的最後一年，利用忙碌的實習工作空檔一段一段地寫成，彷彿標記且追憶著青春剩餘的時光。小說裡的內容有一些是假的，但也有很多是真實但與我無涉的，那些聽聞來的、無意間經過的事件與場景，綴結成與高中歲月告別時回眸的印象。感謝評審的肯定，讓這篇作品能回到原初之地發表。也要感謝好友萬康，對於這篇小說一直以來的肯定與期許。

簡介

一九八三年生於屏東，於高雄成長求學，陽明大學醫學系畢，現任職於台北某醫院，學生時期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等校內外文學獎項。



王業翰

〔優選獎〕

港邊鐵匠

方秋停

天矇亮，霧氣散開，阿祥打著赤腳，跟進仔踩著木板跳上船，在甲板上幫著扛碎冰、弄漁網。待馬達嗵嗵啟動，螺旋槳翻打浪花，進仔又將跟著他阿爸出航。

「阿祥，你快回去啦，別又讓你爸逮到了！」

進仔催促阿祥快離開，他知道阿祥從小嚮往大海，他爸阿龍師卻如何也不肯讓他上船；而進仔卻因家裡有艘船，被迫必須跟著到海上。

晨曦照亮港灣，阿祥趕忙跳下船，鑽進市場，一不留神差點撞倒路邊的菜攤。

「阿祥——透早就這樣瘡？頭先你爸才滿四界在找你——」阿好嬲對阿祥嚷叫著。

阿祥一聽知道事情不妙，趕忙三步併作兩步衝回家。刀舖的門已開，阿祥在鐵門前愣了一下，只能硬著頭皮走進去。鼓風爐猛吐熱氣，阿龍師手中的鐵錘拚命敲，燒得通紅的鐵塊在他氣憤使勁中變扁變寬——碰——鏗鏗鏗，阿龍師一邊用力，一邊在嘴邊碎唸著：

「罔仔人未曉想，掠準海面頂好耍——好好功夫不知要學，到時要哭就沒目屎！」

碰碰——鏗鏗，阿龍師滿腹怨氣跟著錘打在鐵片上，阿祥聽了只好噤著聲，乖乖拿起掃把

掃起來——爐火繼續燒，阿祥蹲在一旁幫忙推轉風扇。火光映出阿龍師通紅的臉，煙炭一薰，阿祥和阿龍師一起灰頭土臉。

阿祥一會兒加炭火，一會兒清鐵屑，有時阿龍師鐵錘扔過來，便要他開始練習敲——碰，鐵錘沒對準，鐵塊陷往另一邊——鏗——手一滑，差點便將鐵錘甩出去，汗水自額頭滴落，鐵塊被敲得坑坑洞洞。

炭火烘烘燒，阿祥兩眼灼熱手酸疼，他常趁著阿龍師沒注意，眼光便往外頭飄。

港內圈圍寧靜的海，幾艘漁船棲停灣內，進仔家的漁船還沒回來，阿祥張眼閉眼都會想起進仔在海上的情景。

進仔撒網的技術想必進步了不少，想起之前他倆一起到海邊，抓蝦撈魚都是阿祥搶先。阿祥喜歡看海流，熟知水族習性，一直以為自己會當船員或漁夫，而這些夢想在他小學畢業前，便被阿龍師惡狠狠地擊碎。

阿龍師說：「海湧無情，看天看海吃飯不如靠自己，有一手工夫在身軀，就毋驚餓腹肚。」

「麥想說海面頂有多好玩，還是腳踏實地卡好。」阿龍師一字一句斬釘截鐵，阿祥望向港灣的眼睛被迫收回。

鐵塊在爐上燒，阿祥幫忙踩風扇，鐵塊自底部燒紅，阿龍師趕忙趁著火熱將鐵塊挾出來

敲打——厚與薄要拿捏剛好，阿龍師腦裡繪有一張張設計圖，手臂連著兩眼，燒紅的鐵彷彿通了電——鏗鏗鏗，阿祥自小聽聞這聲響長大，而當他想到進仔天天乘風破浪，他卻只能守著店中爐火，越想心裡越怨嘆。之前阿祥常算準時間到港灣等進仔家的船，想聽進仔講述海上奇遇，而進仔下船來卻總一臉疲累，他說海裡的魚沒有小時候那樣多，等著抓魚來賣的感覺一點也不好。進仔說要是他爸同意，他絕對不想要出海！

● 阿祥聽了覺得很納悶，對海上還是充滿幻想。

阿祥家的刀舖位於港灣市場前，附近店家所用的魚刀多半出自阿龍師的手，阿龍師家三代打鐵，鄉裡頭誰不知道買刀就要找阿龍師。那天鄉裡的大老林桑親自到阿龍師店前。

「林桑——今仔日哪會有閒工來——」阿龍師忙將手上熱鐵擺一旁。

林家是鄉里大戶，地方的事情林桑說了算，港裡較大的漁船幾乎都是他家的，「海福」兩字港內港外都搶眼。阿祥小學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學美玲就是他女兒。

「龍仔，鄉仔內好幾年沒鬧熱了，最近心肝感覺怪怪，厝內大小漢攏不平安，明年的大道生，咱好好啊來給鬧熱一下！」林桑坐在店裡，其他人圍站一旁。

林桑方臉大耳，身材魁梧，而他飽滿的中庭裡隱藏著憂鬱，據聞他妻子身體一直不好，近來病情日漸加重，這點讓他很憂心。

「我正請人訓練一支宋江陣隊伍，要請你打造全套武器，好好的打，價錢我不會虧待你。」

「整套？」阿龍師張大眼睛，雖然任何的兵器都難不倒他，但整套宋江陣器械確實是個大工程！大道生在四月，算一算前後不到半年工作天，阿龍師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林桑自口袋掏出個大紅包塞進阿龍師手中，並在他肩膀拍了拍。

那天起家裡的爐火燒得更旺，阿龍師積極神情裡顯露出壓力，不消被罵被提醒，阿祥整個人只好變機伶。天越冷，爐火燒得越旺盛，那晚半夜阿祥起來上廁所，聽前頭還傳來鏗鏗聲響，阿祥抹一抹惺忪睡眼，便前去看阿龍師怎麼還在忙？遠看，只見滿屋子火光，阿龍師的身影紅通通，突然間阿祥的眼眶灼熱了起來，回到床上抱著枕頭哭了一場，想起以前媽還在時，至少阿龍師不會那樣孤單。不一會兒，他欲裂的頭殼跌進夢裡，鏗鏗的打鐵聲繼續……他看到進仔在船上對著他揮手……漁網自空中撒下，大魚小魚拚命地跳著。

被窩正暖熱時，阿祥猛地驚醒過來，趕忙衝到店裡，阿龍師在躺椅上呼呼睡著。爐底炭火已然涼冷，灰燼堆滿，阿祥勤快清理灰燼，拿砂紙磨利鐵剪，並將器械一一上油。十二月天，冷冽海風呼呼地吹著，阿祥家的門板發出砰砰聲，而後那響聲加大且急促，仔細一聽——外頭有人敲著門。

「誰？」阿祥前去開門，阿龍師睜開眼，猛地站起來，頭重腳輕，差點就要跌倒。門一

開，原來是林桑家的老僕人。

「又出事了，這半年來船已經翻第二隻——阿龍師，你那些兵器做了按怎？林桑吩咐要你另外做一支祈福鎮邪的寶劍，那些水鬼啊太不像樣，這次法會一定要將那些妖魔鬼怪徹底地鎮住。」說著翻出一張神靈託夢給林桑的圖樣：「做一支鎮邪寶劍，林桑說多少錢都無所謂，只要能打造出神明的旨意。」

阿龍師兩眼泛著血絲，什麼樣的鎮邪寶劍？那規格從來沒見過。神的意思，哪裡是人能夠完成？阿龍師緊皺眉頭，見阿祥還杵在一邊，便瞪了他一眼。阿祥趕忙把木炭倒進爐中，燃火燒鐵，並一鎚鎚地敲擊，鏗鏗鏗，他心底不禁擔心起進仔——進仔家的船應該還好吧！

● 廟前廣場，四、五十個青少年摩拳擦掌，武館師傅站在前頭大聲吆喝，少年們便踢腳、旋轉，或威威喝喝地跨馬步，雙雙對打了起來。阿祥班上好幾個同學也在隊伍裡面，為一場隆重的祈福盛會拳打腳踢。

廟裡煙香裊裊，鄉民拿香猛拜，而港口這頭一片苦不堪言——汽油貴魚產少，老天又不保佑。

「攔按呢落去，漁船攏堪不住，連林桑這幾年都賠這樣多，何況是咱大家！」

「聽說林桑那個水某也只是在看日子而已！」

阿祥難得可以溜出來，從市場到港口，沿路盡聽到這樣的言談，畢業後就沒看到美玲了，她過得可好？林桑病危的妻子就是美玲的母親，她母親應是生病很久了，之前在班上大家認為林桑是冷漠的富家女，原來她是因為憂鬱不開心。近來阿龍師要阿祥按照圖樣練習打造鐮刀和斧頭，鐵一燒紅，鎚子落下，鐵片一分分擴寬。一邊打，許多記憶和想像中的人事便一幕幕地浮現——美玲長得纖細白皙，若將頭髮後梳成髻，便極像古書裡的仕女，阿祥有時翻閱阿龍師的古書，裡頭的女生都長得像美玲。

阿祥被迫守著爐火，連進仔都不容易見，更何況是美玲！

而那天阿龍師要阿祥將幾件刀、叉和鐵鉤送到林桑家，前來應門的竟然是美玲！美玲變得比以前更美更白，她帶著阿祥穿過庭院進入她家大廳。阿祥瞪大眼睛，只見廳前一張大檯木桌，後頭是一艘約莫兩尺長的大船模型，寬闊的牆上貼著海景，處在客廳如同坐在船上，靠裡頭的整面牆，則供奉著各方神明。

和美玲一時間不知要說什麼，阿祥正打算要告辭，這時林桑宏亮的聲音自後頭響了起來

「妳儘管好好休息就是了，什麼都不要擔心。」

林桑的魁梧身影自神明旁的側門出現——後頭微弱的聲音跟著他，瘦弱蒼白的婦人被推了出來。

輪椅靠近，阿祥將美玲母親的樣子看得更清楚——蠟黃的臉色看起來有些嚇人，整個人像紙糊的一樣——美玲迎向前，向她爸媽介紹阿祥是她國小的同學。

阿祥打開盒子，現出帶來的兵器。

林桑將刀放在眼前仔細端詳，情不自禁地讚美起來：「了不起，你爸果然是出名的老師傅！」林桑眯著眼細看刀紋，鋒刃於眼前露出光芒。

「阿龍師的功夫實在讚！」林桑呵呵大笑——似如武俠小說裡的山大王。說著便側頭對阿祥說：「少年家，你爸那身好功夫，你一定要傳接過來。」

「他才不要打鐵呢，他喜歡出海。」

「阿祥，我記得你是想要當船員的，是不是？」美玲頭轉向阿祥。

阿祥先是愣住，然後猛點頭。

「出海？出海就要來找我——那家的刀鋪怎麼辦？」林桑又呵呵笑起來——他要妻子趕緊回房休息，便出門去忙了。

阿祥雖想和美玲多聊幾句，想到爸在家裡頭忙，便一刻也不敢再耽擱。他一路小跑步，經過港口前有人從背後喊住他。

回頭望——是進仔站在船上。

「你怎麼沒出船？」阿祥三步併作兩步地跳上船。

進仔放下手邊的漁網，聳聳肩，嘆口氣：「阿爸說抓沒啥魚——一次出海油錢花那樣多——再這樣下去，恐怕連船都保不住了！」進仔神情沮喪！

怎會這樣？不，不會的，大海是水族的家，待在海上是他們共同的夢想——不會永遠這樣的！突然間，阿祥寧願相信大海真由神靈護守，誠如林桑及其他鄉老所說的——是妖魔作祟造成眼前情況！等大道生，等林桑籌劃的超大法會登場，阿龍師鑄造的鎮邪寶劍一出，一定可以降魔驅邪。說著他趕快跳下船奔回家。

店裡剛好有人來買刀，阿龍師爐火正熱分不開身，一見阿祥回來便忍不住破口大罵著：「你這天壽罔仔，叫你送個刀竟給我送了老半天，火正著，害人客等這樣久！」

一邊的熟客聽了忍不住數落起阿祥：「恁母仔早過身，剩恁爸一個人又要顧店又要做刀械，鐵打的身體嘛棟未條，阿弟子你要卡會曉想些！」

老人家說唸就唸，一點也不留情面，句句如刀劍般傷人——提到媽的死，阿祥心底的傷疤又被扯開！

小二那年，好端端的媽身體卻一天天疲弱，之前媽勤快得很，店裡外兩頭忙，更把他和阿龍師照顧得周到完好，她的殷勤和阿龍師的製刀技術成就刀鋪的口碑，那時阿祥只管好好上學，課餘時幫幫忙，一點壓力也沒有，哪像現在！

阿龍師的刀無人可比，別人的刀用不到一個月便報銷，阿龍師的刀用一年以上也沒問

題。他將鋼片包在鐵裡，經千鎚百鍊打好後再磨利，厚薄恰到好處，堅韌無比。好廚師配好刀，阿龍師的產品進入許多人的家庭，想到這裡，打鐵這工作似又深具意義。

而做這行註定須受煎熬，打法、火候控制穩定，阿祥便被要求按圖打出器械，烈火軟化鐵塊，趁熱鎚打鍛接、拉彎伸直，旁敲側擊需要的彎弧。鏗鏗鏗，熱鐵如黏土般，阿祥拿著長挾輔以鎚杵，鑽洞、鏤空或凹出適當的把手，阿祥學阿龍師將毛巾綁在額頭，器物於手中成形成樣。阿龍師在一旁嚴厲挑剔，鏗地便將阿祥辛苦打出的器物丟往廢鐵堆。阿祥兩眼燒紅，淚水與汗珠混流一起。鏗鏗，阿祥酸麻的手臂繼續使力，阿龍師自後頭一鎚便往阿祥的器物重力鎚下。

「做代誌無頂真，以後哪會有出脫？」

阿祥緊咬著牙，好想丟下鐵鎚，離開讓人氣惱的爐火。

「我不要再打鐵了總可以吧！」阿祥心底厲聲叫喊，儘管壓抑，強烈的反抗情緒終究浮現出來。阿龍師看出阿祥的反叛，當初自己不也和父親經過一番火拼。為了逃避打鐵宿命，阿龍師好幾度收拾包袱，趁著天未亮逃離家園，他兼程趕路，乘慢車快跑步，甚至搭船離開陸地。他在工地挑磚砌牆，到土窯捏泥巴做陶土，寧願出海網魚總比打鐵要強，差點就死在海上。而最後還不是乖乖地返回家鄉，這口祖傳的爐火須要有人來繼承。阿龍師終究逃不開父親的手掌心，如今對阿祥縱有同情，嘴邊和意念一點也不能夠讓步。

「你要是敢逃，我就用繩子把你綁在火爐旁邊！」阿龍師咬牙切齒，他不許阿祥離開，尤其是到海上！

「所有人都能到海上，為啥我一定要留在這裡？我才不想一輩子白費力氣！」

阿龍師的辛苦身影阿祥不想跟隨，世上哪有人強迫自己的孩子一輩子受苦受難。

「我不要！」

阿祥的情緒隨著鼓風爐高漲，心聲脫口就要大喊出來，而他終究忍了下來。火繼續燒，生鐵遇火如有脈搏，鏗鏗，阿祥在火前拚命敲，如何也學不到阿龍師的控火節奏。鼓風爐呼響，炭堆燒紅，阿祥將喘息跳動的熱鐵挾出，熱力敲打，心血聚焦，好不容易將器物形塑出來，卻總逃不過阿龍師的批評。阿龍師拿起鐵鎚自鍛接處用力一擊，好端端的刀便砰地斷成兩半。

冷水自阿祥頭頂淋下，阿祥酸麻的兩腳蹲伏爐旁，又一次次站起來。火燄通紅，阿祥用力鎚，頑強的鐵如何也不聽他使喚。

「重打——重打——不能用——」

● 阿祥無法在爐火前喊叫，那回他終於忍不住拋下鐵鎚衝出門。他沿著港灣繞過沙灘，不理會冷雨撲面，逕跑到媽墳前，蹲著抽抽噎噎大哭了起來。

細雨迷濛，阿祥嘴中吐出的熱氣混融在水霧當中，「媽——」

遠方防風林窸窣窸窣，海上清冷，一座座墳塚及小廟仰望著天。

海風於阿祥的衣褲間穿繞，阿祥沿著沙灘望回走，走到廟前，廣場前宋江陣隊伍正緊鑼密鼓地演練。教練嚴厲的口令在雨中傳響，兩隊團團圍繞，指令一出便交互對打了起來。阿祥在隊伍正中央看到林桑的高大身影，他陪著站在雨中，跟著滿場追跑。頓時，廟宇如巨船般向大海航行，漫天烏雲堆積，神鬼隱隱地對峙。

阿祥似乎見著美玲推著她母親在另一頭……他疾疾呼呼地跑將起來，只見小魚小蝦鋪滿漁市場，老漁夫蹲在船板抽著煙。阿祥衝回家裡，阿龍師站在火爐前邊，萬道金光自他身體散發出來，阿祥趕忙回到爐前，將廢鐵熔成的鐵塊再丟進爐火，舉臂鏗鏗打起來。淋溼衣褲不一會便被烘乾，額頭汗水一顆顆滴流下來……

鏗鏗鏗——鏘，兩團火燄在阿祥眼中燃燒，阿祥真不願這樣敲敲打打過一生，總要找個機會跟爸說清楚。阿祥天天在心底籌劃著，卻總是開不了口。那天他在港口遇見進仔，進仔說這兩天會再出船。

「總是要出去看看」這話在阿祥的心底迴盪不已——總是要出去看看……，那晚爐裡的灰燼還熱著，阿祥見阿龍師躺上床，便也進房佯裝入睡，一晚上阿祥側耳警醒著，既怕爸醒來，又怕一不小心睡著了，天一亮便不好脫身，仔細聽著阿龍師的鼾聲——

「呼——呼——恐恐——」

阿祥摸黑躡手躡腳推門奔往港口，一路小心翼翼就怕遇著熟人，他閃著躲著，幾艘預計出海的船上掛著煤油燈，船員扛冰，整理繩索，有的提燈有的嘴叨著煙，點點紅光沉靜熱鬧著。阿祥依照和進仔約定的信號，趁著天黑混上船躲在船艙角落，等船啟碇出了港灣再出現，進仔的父親即便生氣也不好再回頭。

阿祥閉上眼睛，想像阿龍師發現他不見時的情況，整顆心撲撲跳。月如鐮刀收割著西天稻穗，船快開吧，阿祥等這一刻已經太久。進仔站於前方甲板，身體隨浪起伏，浪加高，而後下沉。進仔轉頭對著阿祥微笑。

「出海了！阿祥，我們總算一同出海了。」

阿祥自角落衝了出來，他倆人在甲板上高興地抱在一起。

進仔的父親在一旁怒瞪著眼睛。

「爸，就這一次，你就成全阿祥嘛！」

「出海打漁可不是鬧著玩的！」進仔的父親忍不住教訓。

阿祥和進仔於是正經地幹起活，整網，掛魚餌。阿祥深呼吸，他忙得好快活，放眼望，不遠的海上，時有魚躍出海面。

「有魚啊，哪裡會說沒魚？」

海風吹來，鹹潮氣息拂出他一身舒暢，放眼望，好幾艘海福號漁船分佈海上。阿祥大開了眼界，而大半天過去，進仔父親及船上其他漁工沒有一個人開心。

「近來都這樣，只見小魚跳來跳去，大魚都不見蹤影。」

「能看到小魚跳還算不錯，常常是成天一片死寂！」

船上漁工一個個叨起菸，各自眺望著前方。引擎啾啾響，進仔父親的心血一分分被燃燒。遠望，海福號漁沉似乎也不怎麼樣。各方眼光分頭繞轉，相互觀望也交換著無奈。

「你看！」進仔指著浮上水面的海龜，一隻、兩隻、三四隻，阿祥看得目瞪口呆，初始的興奮很快便為周圍人的苦悶所沖淡。

「阿祥麥憨啊，海上沒有我們小時候想得那麼好玩！」進仔一臉沮喪。

進仔父親要漁工熄掉馬達，任波浪推行船隻，一個個空望著漁網，許久後，在船尾甩竿垂釣的漁工大喊：「釣到東西了！」

阿祥和進仔衝向後方，眼睛金亮了起來。

漁工小心收線，「很沉，咬得很深。」線走得小心，但似乎沒有繞行出走的趨勢。

「可別是掛底了！」

眾人屏氣凝神，未出水前總想著各種可能。然後繃地，線斷了！好不容易才有的期待瞬間落空，一片唏噓讓船上陷入沉默。過了半晌，船尾又喊叫了起來。

「那是啥？」

眾人目光集聚漁工手指的方向——只見一片不明物體若隱若現。進仔父親吆喝著啟動船，啾啾駛向物體的方向。

「到底是啥？」

水流波動，四五雙眼睛聚合一起也看不清楚，碰地，漁工甩掉手中釣竿跳進水。

而後船下高聲嚷叫了起來：「是廢鐵！」

漁工們將繩索丟進海裡，綁住鐵片一角，齊力將它拉上船。

「這片鐵還滿大的！」

「阿狗，潛下去看還有沒有？」

船上興奮地叫嚷，阿狗一次次帶著繩子潛進海裡，鐵片陸續被拉上來。甲板上頓時堆滿廢鐵，鐵條鐵片組成一隻大怪魚。

「這趟船總算沒有白跑！」

眾人方才低落的情緒總算高昂起來。

● 船往回開，夕陽於海平面上燃燒餘燼，星火散開，而後化成岸上點點燈火，一種前所未有的落寞浮上阿祥心頭。船靠碼頭，等不及起重機將廢鐵吊往岸上，阿祥踩著沉重腳步往回家

路上走。沿途想著阿龍師的表情以及入門後可能遭到的責難，心情、腳步不覺沉重起來。心虛，不安，硬著頭皮踩進家門，裡頭一片漆黑。

「爸呢？」

阿祥預期阿龍師會迎面或從後頭重攔他，早想好要緊咬牙根承受一切後果——可是，阿龍師呢？

「爸！」

只見阿龍師癱躺爐火旁，手上還緊握著剛鑄好的劍，阿祥將阿龍師抬到長椅上，拚命地喊叫，阿龍師卻無知覺。

「爸，我回來了！爸——」

阿祥急忙請拳頭師王祿仔仙過來，王祿仔仙仔細診斷後只說阿龍師太操勞，肝火過旺，氣血攻心，必須要好好休息。

阿祥扳開阿龍師的手，將阿龍師緊握的寶劍接了過來。想起阿龍師這幾天不分晝夜，拚了命打造的應該就是這把劍，阿祥將劍放在眼前細細端詳——四面刀刃各有不同紋路，阿龍師的呼吸窸窣窸窣，刀面上的圖譜靈動變化著。

阿龍師全身無法動彈，距離大道生不到兩個月，兵器卻打不到一半，阿龍師癱著躺著，阿祥看了好生地著急。

火爐旁，李鐵楞一身寬鬆薄衫於畫中飄揚，阿祥學像阿龍師平日那樣燃香敬拜起來。

「爐公先師，阮爸上信你，求你保底阮阿爸，也求你幫助我打出兵器。」

阿龍師躺在一邊，阿祥在爐火前焦急喃喃著，他多麼希望阿龍師能站起來痛罵他，甚或拿鎚子往他頭上用力敲都可以。

「爸，你趕緊好起來，我一定會好好學，不會攔乎你生氣了。」

阿祥的淚水迸地彈落在生鐵上頭，他將阿龍師背到房裡，自己則在火光中翻動兵器圖樣——斬馬刀、月牙鏢、鉤仔、戈仔、鏗刀……，阿祥將那圖像印進心坎，而後用心運轉著火候，火燒、鎚打、灑水、冷卻、再火燒……生疏的彎轉慢慢拿捏出訣竅，槊刀、鐵叉和鐵尺，阿祥凝聚心神，鐵挾和鎚子與身體合一，鎚打當中似感應著阿龍師的熱力。李鐵楞於散落火星中指指點點，鏗鏗鏘鏘，阿祥手勁如獲神助般靈巧。

● 鼓風爐繼續推送，第三天，阿龍師蒼白的臉回復一些血色，第六天，阿龍師睜開眼睛，第九天，阿祥將自己打的兵器拿到阿龍師跟前，阿龍師眼睛亮出光采。阿祥將阿龍師背到爐邊，在他面前鏗鏗鏘鏘著鐵。阿龍師見阿祥忙碌賣力，忍不住伸起手用力比畫著，他的手顫抖，身體搖搖欲墜，嘴含著舌頭發不出聲音。

林桑派人前來探望，他們擔心宋江陣兵器不能如期交件！

阿龍師呆滯著目光，阿祥篤定地說沒問題。

爐火不停，阿祥的手越酸擊打得越賣力。

而另一頭，海上的進仔兩眼繼續空望著前方——

「魚到底去了哪裡？」

進仔目光游行海上，起伏波濤在船下發出啪啪聲響，一雙雙疲憊眼神在海上茫然找尋。偶爾見著鐵片鐵條於潮流中載沉載浮，漁船如見獵物，一一打撈上船。廢鐵自海上被載回運往廢鐵廠，烈火燃燒，鐵條鐵片熔成鐵塊，鏗鏗變成阿祥鐵鎚下鎚打的原料。

木炭燒紅，烈焰日以繼夜，器械於火燒中一一成形。

鏗鏗，阿祥手中的雙刀磨出亮光。鏘鏘，月牙鏟閃露利齒，水噴、火咬，阿祥拚了命地敲敲又打打，銅鑼刀鉞堆疊地上。

廟前，咚咚鼓音雜著鑼鼓聲響，鞭炮霹靂啪啦，田都元帥供奉在隊伍中間，兵器擺放在兩旁。少年握起拳威怒著神態，先向祖師爺行敬拜禮，再集體向中央圈圍。教練持香快跑，呼呼繞轉著大圓圈，香煙裊裊牽引，神靈會集，咚咚鼓聲中，少年虎步向前抓起中央的武器，咚——咚，怒喝聲劃破低雲，鑼鼓喧鬧中，旗斧帶領隊伍逆時鐘方向繞場，三十六個少年移步成了千軍萬馬，少年一個個莊嚴神色，頭旗、雙斧分開帶頭，利斧揮出，器械輪番上陣，神魔混戰，邪靈混亂……

林桑站在廟殿正前方，美玲推著輪椅上的母親跪在一旁，進仔和他父親、村民、漁夫全部圍站過來。香火環繞、漫天雲層凝聚，咚咚，鏘鏘，兵器相接，兩隊連環對打起來。

鼓音咚咚敲響，阿祥扶著阿龍師走到廟殿正前方，然後捧出鎮邪寶劍。林桑站在香爐正前方，用力鏘地一聲，揮出四面刃寶劍。頓時萬道金光自雲腹閃亮出來，少年兩兩對打，虎步移動，蜈蚣陣行，少年一個個奮力前衝——呼呼叫喊震天地響，雲層在天空聚攏然後消退……

爐火再燒，木炭燒紅了鐵塊，阿祥於爐前鏗鏗鎚打，阿龍師在一旁畫著古兵器圖樣，火光躍動中，阿祥的身影與阿龍師合而為一，於四面牆上映照出光彩，李拐仙蓬鬆的衣衫在火光中飄飛起來……

鏗鏗響音自港灣傳向大海，進仔站在船頭，辨識著潮流走向，拖釣尾繩繫綁著棉線，餌鉤於浪間起伏，海福號漁船，繼續在海上散列開來。

文字素樸，情感真摯

楊翠

〈港都鐵匠〉以港都世代傳承的打鐵業家族為故事核心，經由第四代若即若離的視角，刻劃傳統手工業的黃昏景象，以及傳承者的複雜精神圖像。第三代的父親阿龍師，是技術高明的打鐵師傅，而兒子阿祥卻是一心嚮往出海、亟欲放棄打鐵業的四代青年。就此而言，〈港都鐵匠〉寫的是不僅是父子，更是世代關係，同時是老行業的世代交替、斷裂與傳承。

小說的文字素樸，情感真摯感人。整體而言，〈港都鐵匠〉成功之處，在於幾個面向，其一是父子之情的刻劃，由淺淡到濃郁，層層推進，使小說後半部關於阿祥的回歸與傳承，「阿祥的身影與阿龍師合而為一」，不致顯得突兀；其二是對於「打鐵業」的細節描寫，包括步驟、物件、動作，都很細膩而有實感；其三，關於港都青年嚮往海洋的描寫，自然而不造作，生活在海邊，嚮往乘風破浪的心情，自然流露；其四，也是最重要的部份，這部小說同時描寫了兩種「黃昏」，包括打鐵業的黃昏，以及魚撈業的黃昏。就魚撈業的黃昏而言，海洋這座寶藏，日漸枯竭，原因是否由於人類的貪婪暴取？小說未曾進

行知識性、議論性的剖析，這對小說的藝術性而言是好的。小說最後一幕，打鐵匠之子與漁夫之子，一個繼續面向火光，一個繼續辨識潮流，結尾很有餘韻。

得獎感言

寫作與生活觸角息息相關，前年因為刊物需要，至茄苳採訪郭常喜老師，對其堅持打鐵的毅力及鑄劍技術相當佩服。有感於傳統工藝為重要的文化資產，卻因學習過程艱辛恐將後繼無人，而近年來由於環境變遷，漁獲量銳減，漁民生計日益困難。本文將這兩個教人憂心的情況串組一起，加上大道生及宋江陣的民俗書寫，藉以呈現港邊基層民眾的生存問題。自高雄獲得的靈感能在高雄得獎，有什麼比這更開心！

簡介

出生台南，目前定居台中。現任《明道文藝》總編輯。曾獲時報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藝獎、福報文學獎、桐花文學等。著有散文集《原鄉步道》、《童年玫瑰》；短篇小說集《山海歲月》。



方秋停

〔優選獎〕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

蘇家盛

一 「掛號——。」每當樓下傳來年輕郵差的呼喊聲時，我就奪門而出，到底我們這大樓有幾層分租了？電梯常被公司佔用（送貨），又礙於一樓沒管理員，無法收納信件，於是每有掛號信來，我就學卡通飛毛腿，一溜煙地往下飛奔。起初，這種匆忙感讓我不悅，後來卻漸漸喜歡上了。

我發現：穿越樓梯間的那些分秒，可以體會諸多價值。好比說：可以鍛鍊我的腿肉，讓它變得結實；好比說，可以回顧昨天發生的事，那些可引之為鑑、那些可當成過眼雲煙？好比我可以放個響屁，讓響屁的音頻使牆上的壁虎墜落下來，滿足我在城市中的練功慾；我甚至可以輕解羅衫、伸出手臂，學出一副鳥樣，讓自己快樂、讓自己飛。

的確。我喜歡在樓梯的那些分秒，那些分秒很引人回味。

二

說到跟樓梯的因緣，最早跟一個奇異的夢境有關。在我們家從舊居改建成大樓（好久以前的事了）後，有天晚上，我夢到有一團黑黑的東西跟我玩樂，隔天這棟大樓停電，我必須徒步上十樓，遂在三樓的樓梯間，看到一個巨大的黑箱，這東西是泡棉做的，約莫七八個人大小，仔細比對後，它正是夢中的那團黑物。對我來說，這東西像是溝通兩界的時光隧道；又像外表毀朽、但內裡藏寶之物！當然，也像是個巨大的機器人。

後來，我替它取名壯壯，它太像個人了，但像個強壯酣直的外星人。我愛它愛得很。我曾盼望，壯壯可以永遠在樓梯間，不要被搬走，這麼一來，我就可在閒裕時撫摸它，同時藉著奇特的想像，紓解壓力。

每日，我為了多看壯壯一眼，上學前便把電梯按到三樓，出電梯門後撫摸它，再坐回到電梯裡；若是有空，我會花時間跟他說話，聊未來與夢想。雖則，壯壯的質材我不清楚（事實上，它是否為海綿或塑膠或壓克力，至今無解），卻因神祕感的加分，讓我把心交給了它。

爾後，壯壯被搬走那天，我掉了足足有三大桶的眼淚呢。

此後，為了怕撞見傷心地，我很少走路下樓，而慣坐電梯直下一樓。

可到了大學時，宿舍沒有電梯，於是我又重新習慣樓梯。

我常在沒有靈感時，拿了兩張廢紙，塞在口袋裡，對著樓梯間喃喃自語，聆聽大大小小

的回聲，我覺得，這些牆壁是有生命的，它正對我熱情喊話；待腦筋活絡後，我便會把口袋的紙筆抓出，寫些關鍵句，再沒命地衝到房間裡，打開新的文字檔，把廢紙上的文句經過拆組，敲成一篇動人的文章。

三

在我大一至大三期間，我都沒想去「認識」樓梯間，我只想「待在」樓梯間。後來，我會去「認識」樓梯間，是在我大四那年，修了女作家的小說課、所養成的習慣。我訓練自己，觀察一隻狗的流浪、一塊蛋糕的墜地、一個聲響的緣由、一棟大樓的生態等等。我壓根沒想到，一個平凡的樓梯間，竟會這麼有趣！

這樣的「有趣」，好比我離譜的身世。

身世——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有感應體質，我說的話，大人都置若罔聞，因為，我一直在說述上輩子、或者上上輩子的事情，所以我被當成了怪胎；上了國中後，我又瘋狂地愛上寫作，把課業給荒廢了，於是，沒有考上公立高中的我，讀了五專，可是讀到一半，又降轉去讀高職。

到了服役時，原本身體健康的我，卻因腦傷，被醫生宣告將成為植物人，我的病名是「小腦萎縮」（就是《一公升的眼淚》的作者得到的病。）但我的意志力超乎常人，因病退役

後，經過一年多多的療養，遂將腦疾給控制住了，緊接著，我進入補習班重考大學。放榜後，我考上中部某所大學的中文系，這時，父母親不敢輕視我了，他們承認我智商正常的事實。

大二那年，我在學校相思林的石椅上，寫出生平第一篇創作稿，爾後，這篇作品拿到校園文學二獎；大四那年，我選修女作家的小說課，在她的指導下，得到第一座校外文學獎，此後我在文字之間漫步、追逐、賽跑。「寫作者」，變成我的身世的一部分。

某個因緣下，我告訴女作家，我曾四肢癱瘓、卻康復如初的身世。

女作家訝異地看著我，發出「啊！」地一聲。因為我的身世。

我相信，每個樓梯間都有其各自的身世。

而樓梯間的身世，又像一窟巨大的洞，可以包容我「寫作者」的身世。

四

大學畢業後，我回到南部老家，事隔多年，我已把壯壯的事情淡忘，因此，我又重新愛上本樓的樓梯間，因它乾淨、安靜、寬敞。尤其，五樓的住戶一早就出門，我只要在該層樓活動，是不會遇到任何人的！我記得，在我剛畢業即失業那陣子，我常把「筆電」帶到五樓的樓梯間，聽著鍵盤鏗鏘的回聲，而感到心神舒放。大概因此，樓梯間幫助我得了獎。

還記得，收到掛號信那天，當我從樓梯奔跑下去時，我帶著模糊的情緒、凌亂的腳步；

但當我拆開信、獲知得獎消息後，我帶著誇張的笑容，嘿嘿嘿地在心底鼓陣：這下子，我揚眉吐氣了！我自信滿滿地宣告消息，父母親卻萬般狐疑：「別高興的太早，可能是詐騙集團。」「不會吧，上文化局網站查好了。」為了證實所言為真，我即刻開了電腦，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網站時，心裡可樂了。

我用手指著螢幕，要母親看仔細些。

母親笑了幾下，告訴我，獎金顯然比獎牌重要，記得把錢交給她。

之後，對於寫作一事，父母沒反對、也沒贊成，他們只是說：「中文系畢業，能不能當老師，寫作當副業就好？」「喔，好吧。」我十分氣餒，草草應付他們；我知道，再如何大費唇舌，也不會改變他們的觀念。於是我偷偷地寫，孤單而神祕地寫，在樓梯間。

掐指一算，我足足失業了五個月。這陣子，我為了迴避父母親的談話，一早就去公園散步，到了八點半，便躲在樓梯間，溫習我讀過的小說。我就是在這時愛上樓梯間的。起初，我感覺到樓梯間的「獨立性」，後來發現更多更多。

——怪事的發生地：曾經，一個陌生人走過我身邊、身後跟著一打小狗，我很懷疑，狗主人照顧得來嗎？還有，一對情侶從三樓開始接吻，休息三分鐘後（我有看手錶算時間）走到四樓、說了幾句不清不白的話，之後他們舌吻摟抱、竟還能將身子移動到我寫作的五樓，他們看到我置之不理，繼續「打啞」下去，我成了道地的隱形人。

——聲音的聚集所：我在八樓寫作時，聽到六樓的陌生人打了不只一下的噴嚏、還帶有節奏感；我聽著聽著，聲音愈來愈大、代表他步步向我走來。（這樣的聲音續集，也可稱之為「樓梯間的特例」，被我歸屬於「記憶竄動」的區塊。請想像一下，大規模海藻在洋水中流動的畫面。說得更細緻些，它的出現，不只容納「典型」的招呼聲、說話聲。）於是慌張的我，拿了筆電就跑。事後，我不清楚自己為何要跑？我又不是小偷！

——小人物的走唱戲台：來租二樓右側的酒家女（她像個舞台劇演員），聲音極其誇張，頗像三樓左側的王媽媽推菜籃在發牢騷時、菜籃與嗓門的糾結之聲。這時，我的心跳會加快，思緒會被震盪。我像是錯上舞台的演員，腳步顛簸、思緒糾結，衣冠也許不整。

由於上述因素，我喜歡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我喜歡猜測別人「此刻的動作」、「接下來的動作」以及「漸漸無聲的動作」。（我病了嗎？）雖則，我不清楚完整的喜歡原因，但片段的喜歡原因，卻常引我回味。

五

在畢業後、暫時寫作的期間，一天我心血來潮，在早晨五點跑到二樓的樓梯間，試著聽出該層的所有聲音，但穿過耳膜的聲音，像漂在空中的透明泡泡，飛過來、又飛過去，最後閃電般飛到我耳朵裡了：臨海路上，傳來三五位路人的歡呼聲，忽強忽弱，但一下子卻啞然安

靜，路燈關上了，天卻亮了，這世界似真非假。「呼」一聲，疲累的我睡著了。

夢中的我，聽見踢毬的腳步聲加碼響起。踢踢毬毬、踢踢毬毬，這聲音給我一個幻象，一個故事。像有人從本棟一樓走向二樓，又像從二樓的樓梯間爬起，不願意回家的他，爬啊爬地，「咚」一聲掉到戶外去了，但他沒有灰心，而是站起身，沿著大樓的外表爬行，爬到十樓窗口，才「蹦」一聲又跳進來。一躍進窗後，他彷彿可穿牆般來去自如，影像好似幽靈。但怪了！既然他可以穿牆，為何還要努力爬上十樓？難道這是夢境？

說真的，我到底在夢裡夢外，自己也分不清楚。

好比說，某天本大樓的電梯故障了，變成一座「幽靈電梯」，這台電梯自己開門、按層樓、關門，像有生命似地、在各層之間升降，而在問題尚未被找出之前，各樓鄰居紛紛以鬧鬼為名，拒絕搭乘。就連隔壁汪家（他們贊成「幽靈說」），也選擇走路下樓了。於是，喜歡樓梯間的我，未免打擾，便到其他棟大樓，滿足被世人遺棄的慾望。

這期間，我每到一棟大樓，便率先躲過警衛，至該樓的頂樓坐下，展現「真我」（如摳樞鼻屎、放放屁、穿兩色襪子、戴上墨鏡、哼著自己喜歡的歌等等）。寫完文章後，我再沿著樓梯間，一層層徒步下去，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欣賞各層的樓梯間，看足了風景、過足了癮，經歷精采的分秒。

待本棟電梯修好後，我也沒經常搭乘，因為三樓搬來了新公司，他們進貨、出貨、聊

天、喊話，時時在電梯周圍打轉。每當我領取到掛號信時，面對停在該樓不動的電梯，而必須跑步下樓時，心中只有「無奈」可以形容。有天，我遇到該公司的負責人，跟她抱怨，她則跟我抱歉說，這兩週公司進貨，之後就不佔用電梯。但事實證明，她的話全是狗屁！

又過一周，連六樓的樓梯間也不安寧了。景氣變差後，該層的住戶失業了，他們去散步的次數增多，為了避免與他們相遇，而看到他們（包括兩隻牧羊犬）驚訝的表情，我必須上上下下，隨著鄰居出入的狀況，機警地改變位置。

但我還是愛著樓梯間。換句話說，我在進行某種借位的流浪。

它神祕、免費、而且有趣。

六

更有趣的是：隨著我白日遭遇的不同，夜裡的夢境也在轉換。

某天上午，我在樓梯間吃桃果；這天夜裡，便夢到陶淵明的桃花源。於是，我有了奇怪的想法：既然在樓梯間發生的事會入夢，倒過來說，我所做的白日夢，則也可能在樓梯間發生吧。我遂向樓梯間祈求，保佑我考上C校的國文科代理老師。那時，距離考試還有兩週。

十分幸運地，兩週後，我在大樓的樓梯間接到被錄取的電話。

我任職後，沒交女朋友。我依舊孤單，卻也因而清閒。

我把心力放在學生身上。我發癲搞笑，跟他們打成一片。

因而，我得到「痘痘先生」的外號，共享師生之樂。

下學期，學校進行工程，決定把樓梯旁的體育室，改成雅致的咖啡屋。

我常在沒課時走到這裡，站在樓梯的窗邊，看幾位學生工作。學生們必須脫鞋，在咖啡屋裡行走。有時，負責咖啡機的阿元會刻意問我：「蘇老師，要不來杯咖啡、或者小泡芙？」我謎起眼笑笑，登堂入室，卻故作假態：「老闆，我可以坐這裡嗎？」「當然可以，您請便，這排位子都可以使用喔。」阿元如是說，配上手勢與憨笑。

某天，我心血來潮，捐了三千元的咖啡豆給學校。阿元當場收下，把咖啡豆磨了磨，給我一杯熱騰騰的咖啡。之後，阿元愣愣地告訴我，他要把咖啡豆放進倉庫裡，等等再出來跟我聊天。我說好，就等著。不料，這一等竟等了半小時。我著急了！站在咖啡機前方往庫房喊：「阿元，你不在在？」

結果，一點兒動靜也沒有。我只好走近倉庫，意料之外的，竟發現倉庫的門裡還有個暗門，我躡手躡足地靠近。一打開，迎面而來一只樓梯，往下相通。我鼓起勇氣，對著樓梯下方喊：「阿元——，你不在在？」仍然，一點兒人影也沒有。但仔細聽，卻有輕微的回聲交錯：

你不在在？

在不在？

不在？

在？

你不在在？

在不在？

不在？

在？

到底是「在」，還是「不在」呢？我聽得有些迷糊了。

突然間，有個黑影攏罩了我，並重拍我的肩膀。

我以為是七月半好兄弟，大叫一聲「啊！——。」

一回頭，正是慣於憨笑的阿元，他因為耍了我，而笑得前仰後翻了。阿元解釋說，這樓梯通往地下室，原本他只想放咖啡豆，後來看我喝咖啡很專心，就想捉弄我，沒想到「笑」果驚人。事後我沒生氣，而是站在樓梯前，發呆了好一陣子，直到鐘聲響起。我得到結論：我和學生都喜歡樓梯，主要的原因是：它適時供我們隱藏，供我們「躲」的樂趣。

七

人是情感的動物，但生離死別、在所難免。離聘職期滿的半月前，我坐在四樓樓梯間

時，手中拿著一張簡章，上頭寫著政府單位的「長篇小說」補助計畫，得獎者可拿到新台幣一百萬，那時我就想試試，若能得到這獎金，就可以幫助更多清寒的孩子了。於是，我將申請表格寄出，但心中不時浮出那句老話：「睡歸睡，別作夢啊！」

不久我告別教職。為了增加題材，我繼續探勘各棟大樓的樓梯間，同時等待政府補助的消息。某日中午，睡眼惺忪的我，從母親手中接過一封厚厚的掛號信，拆閱後，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我得到政府「一百萬補助計畫」的批准。當下，我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拿著這份公文，在室內跑了三圈。我不知道自己在跑什麼，最後奪門而出了。

我那兒也沒去，只是跑到樓梯間，聆聽自己的哭聲。我哭得啜啜泣泣、溪哩嘩啦，我把哭聲變成一種音符，把四面牆壁變成琴鍵。我不斷不斷聽著回聲，聽著音符。「我有機會了！」暗自打氣的我，慎重向上天許諾，要把這部長篇小說寫出來；還有，要連帶把其他的故事寫好；把前幾年遺失的靈感尋回；把應該開啟的檔案補上；把生命的故事重新檢閱；回C校去找學生……。

得到創作補助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躲在各大樓的樓梯間寫作。

我拿出新的紀錄簿，在各大樓的樓梯間，紀錄新的人生。但有幾個百無聊賴的午后，我在本棟七樓的樓梯間寫作，但靈感缺缺，不但沒寫出文章，甚至起了偷窺的心：我看到窗外對面棟三樓的夫妻在樓抱、一只塑膠袋飛越五樓窗口、兩隻班鳩吃著七樓女主人餵養的鳥食等。

我知道，偷窺不是好行為，為了矯正自己，我先遠離現場，再企圖改變。

隔天，我帶上了衣夾子，眼睛闔上時夾一下，這招挺有用的，我把自己當成男主角，樓梯間是背景，發生的事當劇情，孤獨是小說的核心，無聊是小說的架構。眼睛闔上夾一下，眼睛闔上闔下、衣夾夾上夾下。

——這樣的我，終日尋找最棒、最適合我的樓梯間。

我從未停止尋找，也從未找到最好。

八

當我在樓梯間尋找什麼時，某些人也在尋找我。一日，我在九樓的樓梯間寫作完，正要走上十樓時，聽到隔壁汪家女主人說，我一個年輕人不去工作，整天待在家裡，是因為要追他們家女兒，只是不好意思開口罷了。我瞠目結舌：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汪家女兒我一年沒見幾次，這事怎可無中生有？要找女婿也不是這種找法！

回房後，我想起跟汪家的不快來。有次，父母親出門遠行，把鑰匙寄放在汪家，結果汪太太摸進門來，當時我人在房間睡覺，遂尋聲而出，在門後的小透視鏡前，監視汪太太猥瑣的神情，後來我索性開了門，問她要幹嘛，她被嚇了一跳，佯說只想在冰箱拿幾根蔥。汪太太離開後，就讀國二的我傻傻回房，不知道事態嚴重。後來我告訴母親，母親拿回寄放在汪家的鑰

匙。

母親還連帶想起，汪太太的軸煙，曾經以借麻將為由，到她的房間翻找……。

幾週前，汪太太看我進入電梯，便即刻開門，說要跟我坐同一班；我想走也走不了，遂只好等著。汪太太鞋一穿好，鼓著腮幫子問我：小蘇啊你最近怎麼都待在家裡是不是暗戀我們家的女兒啊如果有意思就要說喔。我心想妳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鏡子妳家大女兒人老珠黃嫁不出去還想塞給我。當時電梯走到五樓，我奪門而出，讓汪太太自言自語。

我相信，汪太太的情況是慢慢演變的，她中年喪夫後，便患有「焦慮症」。

之後，我每在樓梯口遇到她，就緘口不語。我不想打舌戰。

我需要空間。所謂「實質的空間」，和「心靈的空間」。我需要寫作。

然而，在我和汪太太有衝突後，事情還沒結束。一天中午，我去戶外運動，汪太太竟跑到我家，哭噎地告訴母親，她從小疼我到大，怎麼我現在不理她？說著談著，汪太太又說，如果她再嫁……，就不會被人看不起；又如果，我願意跟她道歉，事情也不能船過水無痕，她需要精神賠償，或者娶她家的大女兒。

事後，母親把我罵了一頓。我直稱冤枉，說她惡人先告狀！

沒幾天，汪家貼出售屋公告，決定搬去北部，我想也好，這樣誰也不欠誰！

而當我坐在樓梯間，設想汪家搬走後的光景時，我就更愛這塊港埠之地了。

九

汪家終於搬走了，二十多年的鄰居情誼劃上句點。

他們這一走，我們才想起，住在這裡二十年，很多事都變了。

至少，交通改了，房價漲了，我們這棟樓變成指標性的建築物。

每當有朋友提及本棟房價時，我必誓言本棟大樓的價值感。第一價值：地勢高，景觀優美，一二樓可以近觀高雄港，樓頂可遠眺旗津、西子灣；第二價值：格局方正、屋內實享四十六坪、三面牆共六處採光、地點鬧中取靜等；第三價值：樓梯寬敞，暗示大樓的安全性、與價值感（這已成銷售定律）。於是，每當我坐在樓梯間時，可以放心地寫，並擅自更改座位。我的臀部若發癢，可在地板來回摩擦，既止癢、又清潔地板，一舉兩得。

前幾天，我寫作寫累了，遂將「筆電」置於膝蓋，伸個懶腰後，閉上了眼。之後，我聞到窗口的海風鹹味、又聞到地板的嗆鼻清潔劑；我的身體感受到地板的震動、還有吭吭砰砰的工地聲。我睜開眼，一個暈眩，手上的「筆電」差點沒翻過去，我定下神，止住不規律的心跳，將「筆電」放下，再到窗前，踮起腳尖，望海思索：是我變了嗎？還是高雄港變了？樓房一層層加高了，施工的頻率增大了，我看到煙塵漫漫，到處都是施工的聲音。這些改變的背後意義是：愈來愈多人要住這裡了。那麼，無論怎麼動工，希望海還是這麼藍，氣質永遠像閨女一樣。

我衷心期盼，港口的船隻來往不絕，載來連綿的福氣、載去冤枉的因緣。

然而，這世界會圓我的夢嗎？就靜觀其變吧。

十

憑良心說，在這棟大樓的住戶裡，我是少數能說出樓梯間價值的人，但若說我無聊，不如說我有智慧！好比上週末，工人來修電梯，發現電梯的鋼絲再次斷線，這下子，大家利用樓梯間上下交通，才知道樓梯間的價值，而我不僅早就知道，還把它當成免租金的辦公室呢。

打開文字檔。早上八點。某小學的糾察隊收隊了，隊長的口哨，發出嘩嘩嘩的長音。看到他們的蠢樣，我遂回憶起童年時溜滑梯的經驗，我設想著，若大樓的樓梯可一滑到底，那麼我領掛號信就快多了。當然，這是個奇怪的想法，可我們這棟不都住著怪人？反而言之，我的想法就值得細究了？

想著想著，我突然有些疲累。我闔上眼，電影般的畫面出現腦海……迎面而來是一片桃林，桃花紛落、綠葉扶疏。我碎步瀏覽風景，竟撞見曾擺在樓梯間的壯壯，在摘桃子吃。多年不見，壯壯變得更大隻了，他對我憨笑，搖首擺尾。這似乎是個吉兆。我跟壯壯喊話，問他這麼多年，是否都在外太空，那個星球與城市，一定很圓滿吧！不料，壯壯竟然開口了，似乎是說：牠喜歡吃桃子。然後，聲音變得很細微，我聽不到。我要他大聲一點，他要我靠近一點。我再度靠近他，壯壯卻往後退步，愈走愈遠……。

我急欲撐開耳朵，但於事無補。

我想起那個寓言故事：長耳朵的國王。

我是國王、還是壯壯是國王？是誰說了謊、製造了假象？

突然醒來。「掛號、掛號——。」這是幻聽嗎？（腦病的後遺症）

我揉揉眼，看看手錶，再辨認一次聲音，果真，樓下傳來年輕郵差的呼喊。

（我確定，那音頻是一陣陣由下往上繞上來的！）

我等這一刻很久了！我的口袋裡，隨時放著印章，以備不時之需。但此刻我卻想撇棄匆忙，慢慢地踱步下去。我說過，樓梯間的那些分秒，很引人回味。我想輕解羅衫、伸出手臂，學出一副鳥樣，讓自己快樂、讓自己飛。我能在此看見窗外之景，聽見各樓斷續的聲音。我似乎聽見了海浪聲，一波波往這方拍打。我彷彿看到文學大海上，有一艘標號「小說」的船，上頭推滿了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是我的。我的掛號。

我希望在收了這方掛號信後，把寂寞掛號出去。

「掛號——。」這時，我分不清此刻是白天黑夜、現實或虛幻。

空間很不確定。時間也一樣。

而若這聲「掛號」是夢境，也不打緊。

我相信，樓梯間的魔幻，會把美夢成真，把一分一秒、變為亙古恆常。

我們都在「樓梯間」

李喬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是一篇情意到位，語言、結構、觀點都相當完整的標準「短篇小說」。

細膩的語言，誇張中有薄薄的幽默；而故事的設定，情節的推演兩者配合巧妙，彌補了故事性不足的缺失。

「觀點人物——我」是狂熱寫小說的年輕人，這個設定使「樓梯間的獨立性」概念成立，於是認定樓梯間的空間意義豐富說法被接受，於是「樓梯間」滋生種種隱喻了。熙熙攘攘人間，為利來利往也好，積功德興眾益也罷，「擁有」的時間空間，多麼短促而狹窄呀！然則以「處樓梯間」形容人生一世，誰說不宜？

這回高雄的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部份，雖然特別傑出的鮮見，但達到「發表水準」的有二十篇以上，真正豐收、充滿希望。文學找天才，不如看苦功，這是寫了五十年小說的人的看法。

蘇家盛



得獎感言

曾有許多個午后，我和父母親為了創作的意義而爭執，想當然爾，大戰三回合後，晚輩我必居於下風，我常因而跑到大樓的樓梯間哭泣，當時，腦中浮出幾個句子、情節、畫面與聲音，楚楚可憐；怎料事隔多年，這些小說零件排列組合，卻變成了這篇半喜半憂的後設小說，而前後的寫作時間，約莫只花費兩天。此作品中，有不少孤獨的靡味、自言自語的進行式，卻得到評審老師青睞，實屬難得。目前，父母親已支持我寫作了，我當然會繼續創作下去。

簡介

畢業於東海大學中文系，擔任國文科代理老師（獲教師組作文批改特優，指導學生參加作文縣初賽第一）；二〇〇八年得到第六屆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受補助作品《生命的顏色七部》，將於二〇一二年接受出版社提案。而受高雄市補助的短篇小說集《那段假在洞裡的日子》，已於今年初由玉山社發行，誠品金石堂上市。

小徑信步的文學風景 ——短篇小說類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委員：李喬、季季、愛亞、楊翠、鍾文音（依姓氏筆劃序），由委員公推季季為決審會議主席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劉怜珍、田運良、林瑩華

紀錄整理：林文冠

初選結果：短篇小說類共有一六一件參賽，初審後進入複審有一三二件，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二十三篇作品進入決審，作品票數及圈選者如表列（括號內為圈選委員姓氏）。

3票	〈炮仗花〉（鍾、愛、季）、〈小徑信步〉（鍾、愛、季）
2票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愛、楊）、〈無痛工程〉（鍾、愛）、〈子宮〉（李、楊）
1票	〈混血列島〉（楊）、〈老樟的生死夢〉（李）、〈冷氣開放〉（季）、〈青蛙跳水〉（鍾）、〈天狗熱〉（楊）、〈一把鑰匙〉（鍾）、〈埋〉（愛）、〈苦太陽〉（楊）、〈失物招領〉（季）、〈小黃〉（愛）、〈紅蒲齊〉（季）、〈血的比賽〉（李）、〈戴面具的人〉（楊）、〈港邊鐵匠〉（季）、〈雙棲動物〉（李）、〈紫蝶飛過〉（李）、〈水男孩〉（鍾）、〈蠅〉（李）

評審說明各自選評標準

李喬（以下簡稱「李」）：我向來的標準是，如果一篇作品在語言、主題、結構、人物各方面都超級好的話，以外的我就不看。

愛亞（以下簡稱「愛」）：我的標準是，第一絕對要好看，第二是內容要扣合南部在地特色。

鍾文音（以下簡稱「鍾」）：我想小說最主要的還要是好看，故事性充足，且文字敘事的方法可以和故事如何展開連結，如何運用語言和文字的修辭，還有怎麼去看故事的角度，這對我都是很重要的評斷。另外比較尷尬性的是，這次的作品裡頭高雄議題寫作似乎沒有

太特殊的表現。

楊翠（以下簡稱「楊」）：我的評審標準大致上和大家都一樣，就是主題、結構、文字的扣合性。在結構部份我比較重視他說故事的起伏與節奏感，在文字部分我會著重小說本身和主題是否有高度的密合。這次參賽作品有很多篇的文字、主題其實都滿好的，可是有些作品文字太稠密了。

季季（以下簡稱「季」）：我在評分的時候比較重視的是「文字的亮度」，所謂亮度就是：看得出這個年輕人是具有淺力有才華的亮度。另外就是「對白」，現在很多年輕人在寫小說時不太會寫對白，不一樣的人所說的對白和講話的語氣一定是不一樣的，這次有很多篇小說就沒有區隔清楚。最後就是「敘述邏輯」的問題，你的時間、人物、地點有沒有不一致，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敘述有沒有區隔。不符合這些的我一律不考慮。

第一輪討論：針對一票作品做取捨

〈混血列島〉

楊：這篇我放棄。

〈老樟的生死夢〉

李：這篇我認為還不錯，敘述觀點寫得還不錯。

季：這篇我覺得敘述邏輯上是有問題的。老樟是一棵樹，它站在牆邊怎麼可能到校長室去聽到那些對話。

〈冷氣開放〉

季：這是一篇非常典型以高雄為背景的作品，寫作技巧雖然不是很好，但是有非常強烈特殊的地方性，寫海上外籍漁工和岸上本土工人的互動與對照，工人的生活描述的非常好。

〈青蛙跳水〉

鍾：我是滿喜歡這篇的，寫得很好，可惜台北意識太清楚，不符合這個獎項，只好放棄。

〈天狗熱〉

楊：這篇描述她的丈夫被傳染得了天狗熱，用天狗熱來隱喻南方貧窮生活的緊迫，還有被抽離很多可能性的生活印象。整個印象、生活情境的扣合度，我覺得滿好的，還有在文本當中多次出現的化妝，有對於現實生活的高度隱喻。但有些地方說得太過於抽象了，敘述

的邏輯也不太好。

季：這篇我沒選的原因，就是很張愛玲的腔調。

〈一把鑰匙〉

鍾：這篇我放棄。

〈埋〉

愛：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完全站在男性立場講一件事情。我很少在小說或散文裡看到有人敢公然這樣子寫，他描寫男性陽剛裡面的喜感滿特別的，站在女性立場看一篇小說，裡面完全不去講愛情、陰柔的東西，全部都是講男性，我覺得滿特別的。作者文字雖然沒有很好，可是他所說的故事卻很吸引人。但結構仍然太過鬆散。

季：這篇我覺得功課沒有做好。第一，北迴歸線怎麼會和馬尼拉扯上關係呢？第二，他寫說打仗的地方是在馬尼拉的郊區，可是到了第九頁又說雖然呂宋島身處熱帶。還有作者說香蕉園，可是他從頭到尾都寫香蕉林，香蕉園怎麼可以稱林？

〈苦太陽〉

楊：這篇我放棄。

〈失物招領〉

季：這篇我放棄。

〈小黃〉

愛：這篇文章很淺而且很淡，寫的事情好像跟自己毫無關係，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可是慢慢看就會發現，作者把黃媽媽的角色，塑造得極為成功。一個自私又小氣的人怎麼會有惻隱之心呢？作者卻漸漸的挖掘出這個自私傢伙的惻隱之心，是一篇很讓人動容的小說。

季：這一篇因為沒有很強烈的港都氣息，所以我最初沒有選它。但仔細再讀也很被它感動，作者的文筆也蠻生動細膩的。

鍾：這一篇很樸實，敘述內斂，我也可以選。

〈紅蒲齊〉

愛：這篇我覺得不錯。

〈血的比賽〉

李：這一篇其實是個反面的學校教材，就是一個病態的中學的競爭。這篇若沒人附議就放棄。
季：這一篇也是看不出地域性。

〈戴面具的人〉

楊：這一篇我放棄。

〈港邊鐵匠〉

季：和〈冷氣開放〉這篇有點像，這兩篇都是我為了符合徵文主旨所選的。這篇有它的對稱，一個是港一個是鐵，一個是上一代一個是年輕一代。文字寫得不錯，生命力也很好，比〈冷氣開放〉完整得多。

李：這篇不錯，心路歷程的鋪排很生動很具體。

楊：這一篇我附議。這篇比〈冷氣開放〉好。

〈雙棲動物〉

李：細膩的自剖，不過這篇我可以放棄。

〈紫蝶飛過〉

李：這篇我要保留，以蝶為敘述觀點。

〈水男孩〉

鍾：這篇我放棄。

〈蠅〉

李：這篇寫兄妹之情非常生動，是我的前三名之一。

第一輪討論結果：保留一票作品共八篇，分別為〈老樟的生死夢〉、〈天狗熱〉、〈埋〉、〈小黃〉、〈紅蒲齊〉、〈港邊鐵匠〉、〈紫蝶飛過〉、〈蠅〉。

第二輪討論兩票的作品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

愛：這篇把現代城市裡的孤寂感，這種在現在很多年輕人身上很普遍的東西描寫得極細膩。作者用黑色幽默的手法來表達，是我滿喜歡的一篇作品。

楊：這篇的優點是，在樓梯間的分秒，同時是空間的縫隙同時也是時間縫隙的概念，我覺得他整個小說這部份扣合得滿好的，時空的縫隙其實是一個現實擠壓的縫隙，同時也是窺探的出口。樓梯間其實是一個上下樓的邊界，所以既是縫隙又可窺看。但是有些細節方面，作者還是寫得太密了。

李：我沒選它但是我給它非常高的分數。

鍾：我覺得樓梯間的意象寫得很好，但是作者對這個題材有些駕馭失敗，有時候其實不用把那個角色的「我」的現實真實性套進來，因為相對之下也破壞了小說的神祕感。

季：空間的特殊性這是大家剛都有說的，這個作者如果說一直在這樣一個狹窄而互通的空間裡面寫作，那這篇小說的高度會比現在更好。

我覺得這篇小說現在會變成這個樣子，是因為作者不懂得割捨，有些段落在這整篇小說裡面是多餘的，跟他所說的空間一點關係都沒有。他突然增加那一段把上下的文氣都中斷掉了。

〈無痛工程〉

愛：這篇是描寫同志的感情，可是跟不像我們平常讀到的同性戀文字，比較老老實實的把同性戀真實的面貌寫出來，而沒有刻意美化，或用太多愛情的糖衣去表達裡面。給我的感動

是，愈到後面愈覺得愛人之間其實是很冷酷的。

鍾：我是喜歡這篇在敘述同志之間的感情時，藉由另外的一對角色，也就是主角的祖母跟外公，來呈現感情的細部。小說裡面的文字敘述非常平淡，但卻隱隱藏了很多的殘酷性，不像同志文本都很黏稠，這篇剛好相反，他看起來都很平靜，裡面就有殘酷性。我覺得整個非常合乎短篇小說鎖定的那種對「痛」的議題，在敘事上這篇也很節制。

楊：我覺得這篇跟港都沒有太大關係。

季：這篇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兩個老人來對照這兩個同志。

〈子宮〉

楊：這篇的優點是完全不同的特色，有意思的地方是，小說裡有兩個鏡頭的掌握，一個是給讀者的閱讀的視角，另一個機器的鏡頭在人身體裡面看子宮的那個病。另外是不斷書寫在少男記憶裡面的電梯，要關起來時候的縫隙，從中去窺看。這兩個鏡頭像狹窄性又似穿透性的地方，把很多故事帶出來，這是第一個寫得還不錯的地方。

第二是故事時間的轉換上滿流暢，在切的部份把故事的節奏處理得還不錯。

第三，中間那段對於少男記憶的呈現，包括城市那種青春時候的慾望、壓力，那種擠壓黑暗的部份，透過電梯好像有光又好像遮蔽了，都處理得還不錯。

唯一欠佳之處是密醫曾經幫她拿掉子宮做過手術，這部份前後邏輯還可以處理得更好。

李：寫這種題材最怕濫情，但這篇筆觸既冷靜又準確，交叉得非常漂亮。整篇他對周圍景物的感覺，對那女生以及對自己的感覺，都交代得非常精細、表達得非常精確。

鍾：我是覺得這篇的故事過於設計性，語言的跳脫是讓我覺得比較失敗的地方。尤其是小男生最後變成醫生，然後醫生又遇到那位他以前曾經邂逅的妓女，這太巧合了。

季：這篇文字的描述太過瑣碎了。譬如「女性，她上去要開始做麻醉，兩腿打開高高撐起，那是分娩的姿勢也是性愛的姿勢更是她工作的姿勢」，這種文字完全把重逢的浪漫美感破壞掉了，類似這種多餘形容的文字，全篇非常多。又如躺上手術台才給病人做消毒，也是不符合現實邏輯的。

三票作品的討論

〈炮仗花〉

愛：這篇作品在閩南語的部份表達得很好，整體文字以及心境上的描寫也非常好。不過仍然有些東西表達欠佳，所以我把它排在〈小徑信步〉之後。

鍾：我很喜歡這篇的迷幻氛圍，魔幻味道，整個氣勢能夠展現得如此鬼魅，小說敘述前段很有

桃花源感，炮仗花的意象很有桃花源的現代版之感，讀者跟著魔魅的氣氛，而進入小說的故事，之後卻不知道自己在小說的哪一段時空，不知今夕何夕。這篇小說的意象寫得很有節奏，故事的迷魅瀾漫在文字裡，敘事雖然有時斷裂，但卻不得不被吸引進去。

季：這篇有魔幻寫實的技巧，整體來說充滿了神祕感，作者對於炮仗花意象的經營是非常成功的。大家也許都有看過炮仗花，它是一種燦爛的華美的花，但是這篇寫的是關於生命的凋零，有非常神祕的意象在裡面。作者具有寫小說的潛力，在這次參選小說裡這篇應該算是很成功的。這篇的層次很豐富，他以時間是一個走廊，一層一層寫進去，讓讀者沉迷其中，甚至覺得鬼魂也有可愛的一面。

楊：這篇小說的優點就是寫得非常有力。但我放棄這篇的原因是，在時空調度上有些地方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李：這是一篇超現實、有實驗性的小說。

〈小徑信步〉

愛：這篇文章真的非常好，裡面有很多的短句那種技巧、那種機靈，會讓你覺得說他怎麼能夠有這樣子的東西出來。因為文字好，就會覺得應該是很有內容值得一讀的東西，就被他牽引著。

小說裡有很多情節段落，作者都沒有去渲染、故意去賣弄，就是很淡的寫，讓讀的人反而可以感受到其中的衝擊力道。

他常常有些句子像「情感始終是月球暗面」，他談的愛情完全沒有希望，永遠是月球的暗面，又說「什麼東西到底還是得走向天光，而天光往往意味著盡頭」，這些很美麗的字句後面都有些涵義在，我滿喜歡這種寫作的方式，給這篇分數滿高的。

鍾：其實這篇剛開始讀的時候有點疲憊，因為作者的文字很散文化。但慢慢咀嚼就會愛上它。讀完會發現這個小徑就是一條記憶之路，所以主角尋著這個小徑是在穿梭他整個人生的記憶，那個小徑揭穿了是一條記憶之路，不論從他的童年，到他成長之後重回故鄉現場，整個文字的感情深度都很大，尤其是以風景作為主角人生背後的舞台畫面經營得很 有韻味。摩托車的意象也滿有味道的，很多細節有注意到。

總之，這篇小說跟整個鄉野的童年成長背景扣在一起，這氣味捕捉得很夠力量，也見得到作者的寫作功力。

季：這篇作品的優點是，他使用文字到幾乎可以隨心所欲的地步。在情感的描寫上作者非常節制的沒有寫出來，因而得以預留很多空間讓讀者去想像。

小徑是一個時間，一條小小的路，記憶的空間是條直直的小小的路，讓我們慢慢去發現身世的拼圖，到最後他知道原來舅舅在這家族中是這樣的地位，這地方我覺得他寫得最

成功的是，阿公對於家族和阿嬤的疼惜，因為他離家所以阿嬤發生了這個事情，不知在什麼情況下，總之她生了一個兒子。

有一個地方寫到，阿嬤還沒有真的癡呆以前，對阿公講了一句，「攏是我ㄟ不對」。一句，非常節制只有這一句。

還有一個是，男性觀點。以前的台灣人認為男生愈多愈好，可以共同承擔家族的事業，後來大兒子死掉了，當然二兒子在家族的地位更顯重要。敘述者發現自己有腫瘤，回到鄉下的外公家休養，思考自己到底以後怎麼辦，最後他寫出「悠悠明白，原來如此，不過如此。」很簡單很節制的幾個字，對生命的體悟卻讓人很感動。

第三輪決賽投票：經過評審會議討論後，共有十三篇作品進入第三輪決賽，評審各自從中選出前六名，第一名六分，第六名一分，總計分數最高者為首獎，依此類推。票數統計如表列。

複審入選作品13件		評審委員				
編號	篇名	愛亞	鍾文音	季季	李喬	楊翠
9	〈老樟的生死夢〉					
15	〈天狗熱〉		3			3
						6
						獎項

126	110	99	70	64	60	52	45	41	33	26
〈蠅〉	〈紫蝶飛過〉	〈港邊鐵匠〉	〈子宮〉	〈紅蒲齊〉	〈小黃〉	〈小徑信步〉	〈無痛工程〉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	〈埋〉	〈炮仗花〉
					4	6	2	3	1	5
		2		1	4	6				5
		4		2	3	6	1			5
	4		6		1	2		5		3
		2	5			6	1			4
	4	8	11	3	12	26	4	8	1	22
		優選獎	優選獎		評審獎	首獎		優選獎		評審獎

根據票選結果，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短篇小說類名次如下。

首獎：〈小徑信步〉

評審獎兩名：〈炮仗花〉、〈小黃〉

優選獎三名：〈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子宮〉、〈港邊鐵匠〉

曝光

◎ 新詩類



〔新詩類 總評〕

異彩紛呈的高雄書寫

曾進豐

此次參賽件數暴量，堪稱歷年之最，進入複審決賽作品多達二百九十篇。創作者多方取材，略以「高雄書寫」為大宗，涵涉在地人文、歷史、古蹟、天然災變、城市風物景觀；亦有緣事而發，關心自然環保、控訴工業科技與人為破壞，詠史、詠物，頌古諷今，以及歌詠永恆的親情與愛情主題，獨缺「生命體驗」的深度探索。藝術表現異彩紛呈，或偏重於現實主義的時代意識，或耽溺於現代主義的心靈隱微，或沉醉於超現實主義的精神捕捉，甚至是後現代主義的前衛戲耍等，不一而足。唯技巧運用普遍不夠純熟，且往往過於私密化、私我化，淪為「密室／牢房」產物。整體而言，稿件水準頗高，然「驚豔」傑作寥寥二三。

好詩審美標準，不外乎文字清新，情感真摯動人，想像奇特，意象具體，蘊含濃郁詩質詩意；反之，設非情感宣洩氾濫，造成淺俗刻露了無餘味，便是直陳其事、鑿鑿說理，喪失婉轉含蓄之美，皆不免被淘汰之命運。決賽委員仔細揀選，首波計二十五篇入圍，即進行逐篇說明／說服之流程。由於賞愛各有所偏，堅持之餘又怕遺珠之憾，幾度針鋒相對，第二輪復去其次，始完成評審工作。



〔首獎〕

號誌的日常

——兼致鳳邑的眷村

丁威仁



日落了，謊言於眼角游成魚尾紋
領導總是說著幾年後就要回家
但背叛卻躲在汗漬的床單
形成薄霧，薄霧之後
一條新鋪的街道，與另一條
泥濘的小徑，變成岔路

陽光只要褪色，就會失去熱情

你把背影丟在積水的窪地
把暴雨扔進背包，走進
鑿空了記憶的時間
竹編的圍籬內，一張泛黃的相片
像落葉墜地



車過筆直的荒道，那醃漬過頭的
柏油路面，不願卸去暈開的
濃妝，而南下的路面
卻又塗了過厚的黑色粉底
從左營、楠梓、前鎮、苓雅、三民
把高喊的口號
以渡船載往旗津

天空像是當機的電腦屏幕
 於遠處封鎖了我的視野
 沒有更新的街角
 還留著「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壁畫
 禁止你，與你的記憶通行



看到霓虹，都市更寂寞
 你把眷補證上的姓名重新縫補
 把記憶扔進那個發放米、麵粉、沙拉油的
 戰備年代：每一輛軍用吉普
 都擠在路標晦暗的路口
 撿拾彼此拋在街心的眼淚

把各自的孤獨
 埋成一個個新造的墳

輪胎糾纏路面，高突的荒塚像是
 腫瘤，倘若苦笑著越過竹籬
 或許悲傷將會洗滌
 你們路過許久的口音
 以及這座冷漠的城



一個國度被隧道分隔成兩頭
 潮濕的荒土
 從入口返回出口
 只是一次穿越空虛的迴圈

沒有樂園，電視的冷門時段
仍重播著豫劇團的蜀中
敘事，而轉角的海軍子弟小學
卻成為你夢中的震央

我冒險穿越黑暗的
墓穴，因著一種復古或者
懷舊的狂喜，卻聽見你未經
修飾的呼救音……

註 本詩四個交通號誌依序為「岔路」、「禁止進入」、「路面高突」、「隧道」。

簡潔而曖昧的語言

鄭炯明

以四個號誌的觀察、聯想所寫的〈號誌的日常——兼致鳳邑的眷村〉組詩，不只從號誌獲得靈感，且巧妙連結昔日台灣外省族群生活形態的特殊性，使詩直指消逝的一段時代、現實核心。雖然作者有意避開政治的正確性，而採用較曖昧的語言，但仍傳達了某些訊息。在一個動盪紛擾的時代，每一個人的生命其實是非常脆弱、渺小的。整首詩的語言極為簡潔，意象的營造也甚為成功，是一首出色的作品。



丁威仁

得獎感言

創作之時，一直不想讓這首詩變成一般文學獎得獎作品所呈現的樣貌。這時，七年級女詩人王珊珊提供給我以「號誌」作為書寫方向的創意，讓我能夠進行寫作，沒有她的創意，就沒有此詩，所以我要將首獎的榮耀與她共享。

簡介

一九七四年生於基隆，現定居台中，現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已出版新詩集與論文集多種。

〔評審獎〕

等待，野蠻人

——柯慈《等待野蠻人》讀後

李長青

1. 在國家心中

關於海上孤島酷熱熾燠的

修辭與誤讀，依然充滿

無法具體描摹的曬痕。這一切

多麼像獸的夢遊：以為自己

穿戴了正義的爪，善良的牙

（黃昏之後我們也聽蕭邦稀微的夜曲……

旋律蒼茫繞呀繞，轉啊轉直到

沁入馬卡道，囁嚅的胸臆）

這裡是不需用典的夢境，是原始的十四行詩

是流離也豐饒的天涯，是無能敘及的

祕密，洶湧而鮮美，蓄滿碳十四的月暈

我們繼續戎狄，繼續歷史的芒刺

在沉默的荒野等待野蠻人，耒耜未竟的

寬恕，繼續默哀授階的葬禮，繼續想像北極星

救贖的光圈，如何調校，垂詢，憐憫……

（無法言說的血跡，繼續舔舐

聖潔的口齒，拓呀印啊再凝為

勳章的視聽。在國家心中

繼續模擬爭戰與殖民）

2. 誰是野蠻人

他們是英雄，槍呀砲啊總之不會

輸，他們是新的巫術新的雲霧

新的神話新的咬舌，用新的鼻音唇形

與聲腔，踏查 Talau 的大湖與沼澤

瘡痕的血蛤，寂靜的石斧

（他們像刀俎，淬呀磨啊總之

是層次優雅的文明，池天、遷地

繼續巡狩蒂果，甜甜的鄉愁）

他們是神祕的果汁機，壓下暴風雨的

按鍵，一陣漩渦就榨出了

沸騰的祖靈。他們是危險卻矛盾的野蠻人

束領結，熨燕尾，圓舞曲間奏

喀嘞上膛，指扣扳機口誦聖經

（他們像鏟子，頭尖而利

總之將為深赭的泥土浸染，繼續往下挖

向下掘蔦松蒼白的遺址

我們酸臭的私處，破碎的貝塚）

越來越濃密的烏煙，繼續等待野蠻人

在再成灰燼，炊出帝國臃腫的身形

焰呀火啊總之是烈烈炙陽，繼續燒

繼續焚部落的樹群山麓、溪流草皮、肉與骨……

延伸了歷史的線性長度

曾貴海

作者雖然是讀柯慈（J. M. Coetzee）的作品《等待，野蠻人》有感而作，詩題稍為挪動，在等待兩字後面加了「，」的標號，變成現在與未來的進行式和預言。這首詩是這次所有書寫台灣被殖民歷史的文本中，最具有共時與歷時性的作品，時間上也延伸了歷史的線性長度。

文本因濃縮而點到為止，作者使用了歷史文本的再現與理解並陳的方式，並以對話結構的形式作為作者介入的批評與見解的體裁，這是文學的歷史文本使用的技巧之一。作者緊緊的扣住了殖民的核心，那就是身心的佔領與資源的掠奪，殖民狀況又以當代時空連結。

第二節的詩題是「誰是野蠻人」，對後殖民理論中將原住民族界定為高貴的野蠻人，殖民者為文明人，作者提出了質疑和批判，藉以破除白色的神諭。

得獎感言

關注高雄，書寫高雄，或者從島嶼的南方視野看台灣，觀世界，一直是我現代詩寫作的主题之一。長年往返於高雄與台中兩地之間，對於不同城市不同的景觀、文化與情感，遂有了更深刻的體認。

我曾僥倖獲得高雄市打狗文學獎以及高雄縣鳳邑文學獎，如今，很幸運再獲得縣市合併後的大高雄第一屆打狗鳳邑文學獎，深感榮幸。高雄是一個擁有特殊內涵與豐富能量的地方——是地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對我來說，高雄更是一個永遠也寫不完的「地方」，我會繼續努力書寫高雄。

簡介

李長青，出生於高雄，曾任台南，現居台中。曾任出版社、雜誌社編輯，台灣現代詩人協會理事。現為台灣文學藝術獨立聯盟成員，《台文戰線》同仁，《笠》詩刊編輯委員，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兼任講師。著有詩集《人生是電動玩具》、《江湖》、《陪你回高雄》、《落葉集》，繪本《海少年》，散文詩集《給世界的筆記》等。



李長青

〔評審獎〕
病房私語

賴冠樺

夜裡，我靜靜坐在床邊長椅上
留心校對你臉上的
光影，行距過窄的呻吟

你的右肺葉，是散了裝幀線的
詩集，被時間翻閱了太久
滄桑而疲憊
此刻正插管縫補
破散的缺頁

「父親，我多麼不忍心看你長期深夜工作，

在你已住院動刀三次後……」

你固執。你盛怒而堅持
（你害怕成為贅字。）
活躍在夜市裡，在鹹酥雞攤前
你說，有青椒、芋餅、馬鈴薯和金針菇
陪你吹風看星星

血液自你的胸側汨汨流出
引流瓶一片殷紅……

（父親，對不起，我沒有能力校稿。）
十八歲時，你陪我去看聯考考場
伸出手掌擦拭泛塵的木桌
細菌在光束下飛舞

一個考不上日間部的女兒
暗戀隔壁班的女生
鎮日情思倦昏
而赧顏……

你起身，扶著點滴架，蝸步前行
身子佝僂而瘦弱，流沙緩慢
在你腳下嗚咽

我是你最愛哭泣的女兒，無法
說出口的，病榻前
才感知陽光般洶湧的愛
落款在我們之間

以文為詩，宛轉感人

楊澤

親情難寫，愛情亦難寫；但，相對而言，前者畢竟散文家優為之，寫詩的人則怕怕的，怕的是失去準頭，淪於傷感的陳腔、流入迂腐的濫調。後者的情況完全倒反過來，反而是寫散文的人的一大罩門。

「病房私語」的一大優點，就是遊走於散文與抒情詩之間，既能入又能出，一往情深，卻又有所節制。以抒情詩而言，此作似乎堆砌了太多生活細節，卻又十分靈動，隱隱有一片真情真氣貫穿其間。「以文為詩」走的無疑是一條險徑，作者竟能履險如夷，寫出一篇宛轉感人的佳作來。

得獎感言

感謝神。我在截稿當天寫完四分之三的詩作。如果可以得獎，只能說是神蹟了，或是神的恩寵。截稿當天，我跪在水泥地上祈求靈感，忽然聽見清晰的聲

音：「妳很久沒有來找我了。妳應該多來找我的。妳爸做過讓妳最感動的事是什麼？」我猛然想起爸爸陪我去看考場的湮遠往事。聽到聲音後，我有點嚇到。雖然以前我在基督教出版社工作，常被老闆要求要能聽見神的聲音，但禱告這麼久，聽見的次數真的不多。

投稿後，我有點牽掛不安，和一個愛主的已婚姊妹談話。她也提起高中時，崇拜暗戀過女孩的回憶。原來大家都走過類似的青春年少，而又回歸平淡的日常。

謝謝哲佑，你對詩的熱情激勵了我，這是我今年首次提筆寫詩。也很感慨，兩次寫詩得獎，皆由於父親生病住院。今年八月，父親因氣胸住院。動筆的時間不多，但生活上的挑戰，加深了文字的深度。也期望能更勤勉寫作。感謝讚美主。

簡介

一九七八年生，基督徒，世新大學新聞系畢業。擔任過英文教師、作文教師和編輯。得過若干獎。



賴冠樺

素描一條腐爛的魚

〔優選獎〕

張毓思

昨日

牆是河道 鐘是魚

那樣擺動著渴望的尾巴

時間沿著牆壁 奔馳而去

今天

徒留乾枯的魚骸 尾巴沉默了

時間仍是那樣奔馳而去 在龜裂的河道上

深夜睡不著

高雄阿嬤家牆上的擺鐘

停止 像一條瞪著我的魚屍

在乾涸的河道上 發酵

清新簡潔，感人至深

曾貴海

這首詩的主題是以換喻和比喻手法。以清新簡潔的意象，營造人與時間及親情的關係。人的生命歷程是一條時間之河的牆岸，鐘聲下的人像時間的魚群，沿著牆岸流向過去現在與未來。作者與祖母的關係才是本詩的主題，祖母已像一條游不動的魚瞪著她發酵著作者的思念，祖孫兩人相互間的深情雖然輕描淡寫但感人至深。

得獎感言

這是國中回高雄家過年得到的靈感，高中的時候改寫成詩。謝謝陳綠茵老師的鼓勵才有這份信心投稿。其實還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是寫甚麼文體擅長，喜歡寫沒有標點的文句算寫詩嗎？而一首詩都讀不懂，這樣子有可能是詩人嗎？太私密，晦澀的文句有可能被了解嗎？還是以一句「現代性」就可以規避所有與讀者的溝通？詩有任何被理解的可能嗎？我還年輕，還有好多不懂的事情。詩就是其中一項。

簡介

住過威斯康辛、花蓮、嘉義，目前居於台北。師大附中三年級。喜歡村上春樹和邱妙津。曾得過台北文學獎青年組散文佳作。現在很想去冬日的動物園看犀牛。



張毓思

〔優選獎〕

三十倒立

董文琳

你用嘆息澆滅漾著詭譎光芒的燭火，燃燒未盡的燭火飄來刺鼻焦味
親友環伺的笑在眼角暈開一株瞬間枯萎的豔麗花朵

三十而立的年歲你只能斜倚牆壁巍顛倒立

地心引力嗜血般渴求你的淚，你用盡氣力只為美化它落地的姿態

牙牙學語時父母帶著培養名狗的殷切眼神將你送進雙語幼稚園

你在尚未搞清楚自己是誰之前就知道華盛頓砍過櫻桃樹

身旁每個人都操著嘔啞嘈雜不甚自然的幻奇口音

你以為自己被送到人類還不知用火的史前紀元

遊魂般在曠野飄泊三十年，以淚水灌溉受詛咒的無花果樹

你知道自己並非上帝的選民，夏娃早已穿上華服逃之夭夭

青春被拓印在裝訂歪斜的制式教科書上

初戀是一行模糊的字跡，印在健康教育課本第十四章

溫馴蹲踞在補習班無數整齊排列的空格中

你感覺自己像靈骨塔中占據最佳視野的暴發戶

童年的旋轉木馬高速運轉，熟悉的臉孔在飛馳中扭曲

腳下的白馬褪去脫毛外衣，細緻白骨在掌中瞬間碎裂

噹噹噹廣播響起，著純白制服的服務員用不帶感情的甜美嗓音說著

三十歲以上的遊客，服務台檢到了您破碎的夢想，請儘速取回

這個世界充滿被離棄的語言

你俯拾破碎的形容詞試圖拼湊垂掛回憶中的褪色風景畫

你讓氣象主播決定穿著，在超商的特價品中尋找三餐

垃圾收集站的老伯宛若鏗而不捨的考古學家
帶著穿透性的笑——檢視你的垃圾

你看見自己躺臥機場的行李輸送帶上，任由世人評鑑你報廢的心

升遷機會永遠和幼年時雜貨店的抽獎結果如出一轍

銘謝惠顧

老闆只對訂單露出深情微笑，宛若他藏匿在豪宅中細心呵護的情婦
而你是種植在沙發上常年生長滿臉小黃瓜的元配

你沉溺於呆坐電視前欣賞他人的苦難

安心猜想忙碌的死神或許無暇造訪你頹敗的租屋處

你的意義在存款簿龜速爬升的數字中堆疊

原來存在可以被簡化得如此真實與赤裸

面無表情的銀行員似乎比你更清楚你的創業能耐

猶疑的笑先知般間接預示藏匿在轉角處的失敗

死亡如密碼潛伏在健檢報告上驚人的超標數據中

素昧平生的醫生造物主般分析著你不甚熟悉的身體

步出會診間時你不禁頻頻回頭張望

以確認護士小姐不會失手把你丟進碎紙機軋個粉碎

悲傷彷若日晷聳立荒原，任由時間拽拉細瘦身影

孤獨是根燃燒未盡的煙，點點灰燼標示著通往回憶的路徑

靈魂螻蟻般踽踽獨行在生命的二元空間

時間的縱軸黑洞般無限延展，透明卻渾濁

鮮紅告示牌矗立肉體的橫軸上，褪色標語說著禁止通行

若有天使許你長生不死，記得請求祂使你不再老去

欲哭無淚又欲笑不能的黑色幽默

陳黎

這是一首思索生命價值的詩作。從詩題（翻「三十而立」為「三十倒立」），可知作者有意顛覆傳統，嘲弄意味十分明顯。這首詩寫出了現代年輕族群對生存意義的困惑，對現實的不滿與無力感，對現狀無能掌控的焦慮，以及對未來的茫然與惶恐。作者擅用令人欲哭無淚又欲笑不能的黑色幽默，暗諷當今社會現象和錯亂的價值觀，譬如把補習班內排列整齊的擁擠座位有如「靈骨塔」；升遷機會渺茫，就像古早雜貨店抽糖果老是抽到「銘謝惠顧」；把訂單比做情婦，把員工比做元配；將存在的意義和存款簿裡的數字畫上等號……讀完此詩，回望自己的人生，相信許多讀者會覺得心有戚戚焉。

得獎感言

雖然一直都享受著閱讀文學的樂趣，卻是在踏入了學術研究的領域之後才像個學舌的孩子般敲著鍵盤開始創作。透過學術的鏡子，讓我看見了一個更加真實的世界，繼而串連起生命中某些微小卻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囿於寫作技巧與經驗的貧乏，只能用有限的文字企圖堆疊腦中紊亂的想法。作品中還有許多不甚理想之處，卻也因著它們的存在，讓我能夠在琢磨的過程中反覆思考當時創作的初衷。感謝高雄市政府提供沒沒無聞的創作者一個能夠在邊緣站立的舞台，也期許自己繼續俯拾散落的文字，以拼湊出更多讓自己在閱讀時會微笑的作品。

簡介

一九八七年生於屏東，畢業於中興大學歷史系，目前就讀中山大學外文所。曾獲南山人壽文學獎，西子灣文學獎，作品入選高雄青年文學選集等。



董文琳

〔優選獎〕
騎津記

廖建華

破船因風雨攔淺
而成旗後庄
我們傻傻的看著地平線
把黃昏下如穿戴著魚鱗發亮的
海的抹布，收了回去

誰知，我們投幣的飲料
是兩罐識得歲月
未曾開封卻不斷蒸發的門神
時常憶起媽祖廟在建立
並於此庇祐之前

烏魚在海的那端
自以為是最龐大的抹香鯨
向我們自刎示愛
歲月也流了金

當我們舉起輪船
自旗津跨向高雄港
海鷗在眼框裡
游不出去
我們嘶吼、跳躍
讓海風持續的對著我們拍照
向世界宣傳
從無到有
有人狂妄的以為
也是一種開墾

離別以後

我們走回剛剛

買回來的小吃：

那些馴養了許多帶有五官的

風車、砲台和燈塔

他們的存在僅止於味道

過鹹且辣，而無味

註 旗後庄，旗津的舊稱。

不俗的比喻及觀看方式

陳黎

此詩和本屆文學獎新詩組許多入圍決選作品一樣，明顯有字句不夠精準（甚或不通）之病，但詩中不俗的比喻及觀看方式，讓人讀來仍覺為一篇值得鼓勵之作。〈騎津記〉是一趟感傷、低調的跨港之旅，感慨今日旗津不復往昔人文風貌。詩中不時閃現可喜的想像力，譬如把天黑的景象描寫成地平線在黃昏時收回了「穿戴（戴？）魚鱗發亮的海的抹布」；自動販賣機取出的是兩罐媽祖廟的「門神」；買回的小吃是「馴養了許多帶有五官的」觀光景點。不過，從詩作的鋪陳看來，作者的文字功力尚不足以優游駕馭其企圖傳達的主題，雖然偶爾也（誤打誤撞）迸出譬如「讓海風對著我們拍照」、「從無到有……也是一種開墾」等有趣的小火花。



廖建華

得獎感言

現在的日子重心都在準備明年的研究所考試，早上進入系圖時候還可以見到天空灰濛一點的光亮，但到了下午四五點天就黑了，但這一天卻還有好幾個小時要走。接到電話時，和朋友正等著蘇打綠要來我們學校開唱，那個晚上幾乎是從九點唱到了十點出頭，也唱到了我心中的那一首歌。這首詩最初是寫給一起去高雄畢旅的同學，那時候也因為一些因素常去高雄，但這份喜悅和榮耀現在將和一起念書的夥伴們分享，願我們都能考上心目中的那個學校。

簡介

嘉義人，目前就讀清大化工系四年級。

生活的日常，詩藝的不平常

——新詩類決賽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委員：陳黎、曾貴海、曾進豐、楊澤、鄭炯明（依姓氏筆劃序），委員們互推曾貴海為主席。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劉怜珍、田運良、林瑩華

紀錄整理：郭漢辰

初選結果：新詩類共有四七一件參賽，初審後進入複審二九〇件，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二十五篇作品進入第一輪決賽，作品票數如表列。（曾貴海為曾，曾進豐為豐）

2票	<p>〈等待，野蠻人——柯慈《等待野蠻人》讀後〉（曾、豐）、〈電車回高雄〉（楊、鄭）、〈號誌的日常——兼鳳邑的眷村〉（豐、陳）、〈告別之後〉（楊、曾）、〈眷村裡迷路〉（鄭、曾）</p> <p>〈她是青銅我是琉璃〉（楊）、〈光之穹頂〉（鄭）、〈三十倒立〉（陳）、〈抹香鯨遠行〉（楊）、〈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多納林道一三·五k〉（鄭）、〈海浪的聲音——遊訪中洲國小〉（楊）、〈南國的水牛〉（曾）、〈我們還能交易什麼？〉（豐）、〈病房私語〉（豐）、〈打狗旗後醫館二〇一〇〉（楊）、〈城中城〉（曾）、〈傳說·高雄〉（豐）、〈無所事事的日子〉（陳）、〈郵寄記憶〉（曾）、〈以織為名〉（鄭）、〈素描一條腐爛的魚〉（陳）、〈尋找記憶〉（豐）、〈當我巧遇十九世的必麒麟〉（鄭）、〈騎津記〉（陳）、〈La gana〉（陳）</p>
1票	<p>〈城中城〉（曾）、〈傳說·高雄〉（豐）、〈無所事事的日子〉（陳）、〈郵寄記憶〉（曾）、〈以織為名〉（鄭）、〈素描一條腐爛的魚〉（陳）、〈尋找記憶〉（豐）、〈當我巧遇十九世的必麒麟〉（鄭）、〈騎津記〉（陳）、〈La gana〉（陳）</p>

評審各自說明選評標準

曾貴海（以下簡稱「曾」）：有關這次競賽的書寫，在上屆打狗文學獎評審就有共識，參賽詩作可打破在地主題，內容不一定要與高雄有關，而這次作品書寫非高雄地區的文本的確認不少。

普遍來看，此次新詩的書寫者，生活體驗比較缺乏，無法有更高層次的文學性看法來創作。我覺得大部份詩作，對於文字技巧的運用同質性較高，對於詩句的韻律無法充份掌握。我也覺得不少詩作如同在密室書寫，見不得天日。如果沒有好的作品出線，第一名是否從缺，等會兒大家討論。

曾進豐（以下簡稱「豐」）：這次作品非常多，個人選出七篇。從參賽作品歸納出有高雄書寫、人文環保等很多面向。總體來說，我覺得這次作品很不錯。有些作品為比賽而寫，從主題到形式，都為了迎合評審口味。我比較喜歡具有創意，展現強烈詩質詩意的作品。不過，部份作品出現情感氾濫，還有勉強湊足行數等問題，都亟待改進。

鄭炯明（以下簡稱「鄭」）：看完所有作品，並沒有令我很驚艷的作品。大部份有個小小的缺點，語言文字有問題。許多作品說明性很強，詩的質素卻強烈不足。我原本就猜評審們會對參賽作品意見分歧，果然看到最受評審青睞的也只有兩票。

陳黎（以下簡稱「陳」）：詩最需要用最精準動人的語言，很多人會了追逐文學獎大位，會有文字堆砌、主題大而不當等毛病。尤其同時看兩百多篇參賽作品，多少會有疏漏。整體而論，這次參賽作品的主题都很寬闊，我認為選出第一名並不太困難。我奉勸有意參加比賽的選手，盡量避開大主题，以清新的文字展現強烈詩質，這是我的評審標準。

楊澤（以下簡稱「楊」）：這次作品相當多，佳作也不少，卻多失之晦澀、失之雕琢。我因此很認同陳黎有關「清新」的說法。但我的清新也許並不完全同於陳黎的清新。現代詩老早過了「成熟」，而走入某種「爛熟」階段，回歸真情、真心的本源也許是必要的，字字可解並不是淺白，不見得不是好詩，「恰到好處」才是最重要的。

綜合討論：由於初選票結果過於分散，主席決議原則上每位評審推薦一篇自己圈選的作品。

〈她是青銅器我是琉璃〉

楊：我原來投這首詩一票。它的優點是，意象強烈，節奏掌握得不錯，但部分文意還是失之晦澀，我放棄。

陳：部份句子詩質很濃。

豐：我不了解這首詩要講些什麼。

曾：跳躍性太大，焦點模糊，沒辦法抓住主題。

鄭：對於詩裡所描寫的人物及事件不熟，無法對他的詩作有所感動。

〈光之穹頂〉

鄭：作者用旅客心情結合旅行感想，並且用很巧妙的手法連接高雄各個景點，更適時放入個人

生命歷程，展現其詩意。

豐：我認為這首詩文字說明性太強，文字太白話，詩意顯得薄弱。

曾：我認為此詩使用文字不斷重複詮釋，無法動人心弦。作者的想法，和南台灣的現實不太一樣，出現極大落差，詩裡出現過度的文學性，無法切入主題。

陳：文字空洞，失去吸引讀者的魅力。

楊：我認同大家的說法，詩意太弱。

〈等待，野蠻人——柯慈《等待野蠻人》讀後〉

曾：這首詩展現詩歷史長度，正文本和次文本進行對話，寫出台灣被殖民的狀況，文字表現恰如其分。詩裡還書寫柴山歷史，寫出台灣的殖民之痛，更可以做為了解台灣歷史的整體出發。

豐：這首詩是作者讀完柯慈所寫《等待野蠻人》有感而書寫。整首詩分成兩個部份，書寫出台灣人良心覺醒的過程。我覺得詩裡不但控訴帝國主義的殖民，文字遣詞用句更有濃濃詩意，意象語言相當精準。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鄭：我本來有選這首詩，但主題太大，這樣的作品，通常詩裡要有具體的意象，很尖銳地展現。但此詩的文字大多在繞圈子，表現得不是很恰當，某些部份讓我無法了解。如果文

字再直接一點，意象再鮮明一些會更好。

陳：我也覺得此詩主題大而空洞，詩裡很多文字沒有必要。第二段效果較好，像第三節到底是讚美祖靈還是諷刺祖靈，讀起來並不是讓人很清楚。此外，詩裡只有黑白二分法，過於空洞。詩的誠懇性很難說服讀者；詩裡的地名，可以用不同的名字替換。最後，詩裡的觀點不夠明確，無法在詩的上下文呈現有機架構。

楊：這裡無法細說，但作者似乎未能完整掌握柯慈《等待野蠻人》的原意與衍生的中心／邊緣的批判精神，有那麼一點只是望文生義而已。

〈三十倒立〉

陳：我覺得此詩很精準地描寫現代人的情感，年輕世代要建立自己的生命觀。精準又相當有幽默感，語言文字展現詩的效果，比起其他大而空洞的詩好太多。顯而易見，這詩清新可感，但最後結尾卻沒那麼好。整體而論，全詩用幽默的方式呈現人生夢想的幻滅，很有創意，並且用文字的創意連接詩的生命，極具特色。

鄭：這首詩是用生命提煉的作品，詩經過剪裁，意象相當精準。

曾：詩的語言具有流動性，既平實又可以感受到，結構非常完整，文字所產生的韻律很優美。詩很真實，展現生命的困窘，不過，整首詩看來呈現過度悲觀。

豐：我覺得語言文字詩意不夠濃厚，部份句子過於陳舊。

楊：我也覺得此詩運用反諷技巧一新耳目，頗「青春」。

〈抹香鯨遠行〉

楊：是不可多得的情詩，寫夢境寫思念，也以無遠無屆的夢想及思念，寫詩人與情人的一片癡心，展現超現實之美，全詩十分輕盈從容。

豐：文字很好，但沒有特別的感情。

曾：詩裡把抹香鯨與銀河進行連接，我很難以消化這樣的詩。

鄭：詩裡描寫抹香鯨與銀河，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意象，不知要如何連接。

陳：我覺得詩裡很多句子很難自圓其說，詩句重複。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多納林道一三·五k〉

鄭：詩裡寫作者在八八之後，去災區的感受，在語言文字上可以感受。

〈電車回高雄〉

楊：全詩文字呈現特殊的口語韻律節奏，掌握極為準確，寫高雄也寫民族與國族命運，母親從

不出站，是一項重要暗示。

鄭：此詩透過比較不一樣的觀點，以及一些想像來展現。文字語言很清新，又安排一些高雄人物，讓整首詩讀起來與眾不同。詩裡甚至有豐富的隱喻，如果有可能，我希望這首詩能進入前三名。

陳：文字語言不太自然，文字雖然口語，但仍有句子仍很感人。最可惜的是詩可以變得更好，可以用更寬闊的視野展現詩裡的情境。

曾：南部對政治比較敏感，詩裡對現代社會的反省並不存在。詩裡出現的人物，是不是能夠代表高雄，也多所疑問。全詩意象比較直接呈現，深度不夠，彷若把整個高雄市的事物當成百貨公司櫥窗，讓外界瀏覽。

豐：政治意味過於明顯，不止口語化甚至台語化，有感人句子，卻不夠震撼。

〈病房私語〉

豐：這首詩寫親情，自然流露，沒有做作的情感，回想父女的情感，充滿了暗示。我認為這首詩最大特色在於語言文字，像校對、校稿這樣的比喻，相當精確。

楊：此詩是我第一輪忽視的佳作，寫容易寫壞的親情，意象獨具，句句感人。

曾：這首詩所描寫的病情，是我的醫師專業。文字情感真摯，但部份句子與生活現實有落差。

鄭：這首詩寫親情，讓人感動，與其鼓勵別種詩，不如鼓勵這樣讓人有真心感觸的詩作。

陳：詩裡的意象與生活有距離，尤其部份結構與另一詩人的作品類似，評審們應多加考量。

〈城中城〉

曾：全詩文字很輕鬆不造作，比較大的缺點是一行的詩竟然分成好幾句。不過，與其他詩作比較，這首詩敢於碰觸城市弱勢，也屬難得。

豐：這首詩題目是城中城，寫的卻是邊緣人。

鄭：這首詩表現平平，沒有讓人家很驚訝的地方。

陳：詩是自然流露戰鬥力。但這首詩裡卻出現很多視若當然的句子，詩效果沒有出來，詩的內容沒有讓人驚艷。

楊：這首詩滿有力道的，我也很欣賞他寫邊緣人的特殊角度。

〈號誌的日常——兼致鳳邑的眷村〉

豐：作者用一般的交通號誌，表現對眷村的深刻情感。巧於聯想，行文之際表現日常情感，慢慢堆積，累積成豐沛的情感。

陳：詩裡的第三、第四段很動人深刻，可惜前半段寫得不夠好。詩是從生命以及生活裡提煉出

來，我很高興讀到這樣的詩作，觸動人心。

鄭：這首詩有它的時代性，透過想像，把那些號誌連接到現實生活層面，算是極佳的作品。

曾：我覺得最好的是它的題目，全詩用詞用字都很準確不囉唆，而整個時代的變遷，都盡數寫入詩中。眷村的未來，對第二代是個很窘困的主題。

楊：我同意陳黎說的，此詩後段頗有看頭，但整體而言，似乎還是有種用力過度，因此走入某種晦澀的陷阱。

〈無所事事的日子〉

陳：素材平常，其語言文字清新動人，展現一般無所事事時的情感狀況。

鄭：結構四平八穩，對生活有小小感觸。

曾：詩語言很順暢，但很像繞口令。

〈郵寄記憶〉

曾：詩寫得很真摯，前面有段導言，如果放在最後一段會比較好一點。詩給寫父親是個敗筆。

豐：不少作品寫風災水災，這首詩說明性過於強烈，看了不會有感覺。但第二段很感人，非常成功的地方。但最後一段又出現敗筆了，十分可惜。

鄭：全詩呈現散文式的思考，語言文字沒有經過提煉。

陳：這首詩寫得較為濫情，以文學性而論，文字過於散文化。

〈以織為名〉

鄭：這首詩是原住民題材，優點極有感情，缺點在重複引用。

陳：詩重疊的部份沒有效果。

〈眷村裡迷路〉

曾：結構很完整，文字表達很清新，充分表現高雄的歷史。詩裡內容和我了解的很相近。詩的韻律風格很簡潔，不造作。

鄭：詩很詳實記錄眷村歷史，卻沒有讓人眼睛一亮的文字。

陳：文字過於堆疊，出現很大的問題。

豐：文字缺乏驚艷，僅止於紀錄。

楊：文字、感情都相當清新，只是似乎太散文化。

〈素描一條腐爛的魚〉

陳：這首詩要表彰一下，全詩只有十一行，展現好詩獨有的流動性，透過適當的語言，精準表達意念。

鄭：這首詩看來很精鍊，充分掌控意象，但其中「牆是河道，鐘是魚」等意象，比較讓人無法想像，

曾：精簡清新，全詩寫的是思念阿嬤的情感。詩句的換喻，有時說得過去，有時失之勉強。

豐：這首詩是超現實，時鐘是魚的造型。

楊：很像意象主義的小品，可惜詩意轉折處有些不能其自圓其說。

〈La gana〉

陳：這首詩書寫生命美好的部份，意象不精準，但仍可以喚起對詩的想像。

鄭：這首詩是抒情詩，但我讀來沒有特別感覺。

曾：使用成語太多，不予支持。

〈當我巧遇十九世紀的必麒麟〉

鄭：我覺得全詩寫得很生動，語言掌握上，沒有太大毛病。

曾：必麒麟是個台灣歷史裡的謎樣人物，連迄今都還沒有可以呈現此人的史料，詩能夠呈現多少，見人見智，我覺得此詩多少對必麒麟有所交代。

豐：整體來說，對於詩裡所敘述的方式，我並不贊同，詩的味道沒那麼濃厚。

陳：主題很好，但沒有句子可以吸引人，詩句空泛。

〈騎津記〉

陳：這首詩很有詩意，讀起來很感人。對於大海的描寫極佳。詩裡更同時展現地景與時間的聯想。後面用個很低調很反高潮的方式呈現。

鄭：詩裡的切入點，展現對高雄的了解。但部份句子比較突兀。

曾：對旗津的了解不是很深入。詩裡內容與現實生活有很大落差。結果很通俗。

豐：前面兩段非常喜歡，可惜最後一段，太通俗了一點。

投票決賽：經過評審充份討論，共有十四篇作品進入最後一輪決賽。評審各自從中選出前五名，第一名五分，第五名一分，總計分數最高者為首獎，依此類推。票選統計如表列。

複審入選作品		評審委員					得分	獎項
光之穹頂		楊澤	鄭炯明	曾貴海	曾進豐	陳黎	0	
等待，野蠻人——柯慈 《等待野蠻人》讀後				5	5		10	評審獎
三十倒立			4			3	7	優選獎
抹香鯨遠行	5						5	
電車回高雄	3		2			1	6	
病房私語	4				3		10	評審獎
城中城	2			1			3	
號誌的日常——兼致鳳 邑的眷村	1	5			4	4	14	首獎
無所事事的日子							0	
郵寄記憶					2		2	
眷村裡迷路				2			2	
素描一條腐爛的魚		3		4		2	9	優選獎

當我巧遇十九世紀的必麒麟		1					
騎津記				1	5	6	1
優選獎							

根據票選結果，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類名次如下。

首獎：〈號誌的日常——兼致鳳邑的眷村〉

評審獎兩名：〈等待，野蠻人——柯慈《等待野蠻人》讀後〉、〈病房私語〉

優選獎三名：〈三十倒立〉、〈素描一條腐爛的魚〉、〈騎津記〉

曝光

◎ 散文類



〔散文類 總評〕

肯定與惋惜

吳晟

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很高興有這機會和名散文家陳列、林文義，詩人散文家焦桐、詩人學者蔡振念，一起擔任散文類評審。這是高雄縣、市合併後的首屆文學獎，身為高雄市女婿的我，特別親切，備感榮幸。

本屆散文類應徵非常踴躍，作品數量非常多，看到眼睛發酸，實在說不無辛苦；但也不時深受感動，很多精彩的、動人的生命故事，令我不由自主發出讚嘆！

可惜得獎名額有限，只能選取六篇。評審方式依幾個步驟進行。

首先，每位評審委員各自圈選六篇心目中較滿意的作品，經統計總共有二十篇入圍。因篇數太多，其中九篇只有一票的作品，圈選的評審委員自行放棄，最後得出十一篇進入決審。每一篇各抒己見、充分討論後，再就這十一篇依序排列名次，經統計分數，得出結果。

這份得獎名單不盡然每位評審委員都滿意。只因各有所長、很難取捨，能夠脫穎而出，毫無疑義是優秀作品，值得肯定；但未獲獎者，卻也有不少遺珠之憾。

就我個人而言，〈我那悲情的家鄉呀〉、〈夜班的安寧病房〉、〈認識一位貴族〉、〈洋蔥的滋味〉、〈碎石傾頹的流域〉……多篇，濃厚的鄉土情懷、真摯的風格，生命的關照，深切打動我，坦白說，未能獲獎者，我就深為憾惜。

不過，文學獎的設置，固然有發掘寫作人才的目的，同時也是為了鼓舞更多人培養書寫能力，完成美好作品，將生命感動記錄下來，就是珍貴的獎賞。



曝光 〔首獎〕

蔡宗佑

愛情太短，而遺忘太長。——聶魯達〈今夜我可以寫〉。

翻看著一張張出遊的拍立得照片，最先回想起來的是氣味，清晨薄霧浸潤的草木，洗淨且上漿過的床單，沿海公路略雜著澀的水鹹，還有你乾燥的皮膚，在陽光下逸散出來，棉花一樣軟的味道。

這種照片的畫素不高，視角也不大，一不小心，昂貴的底片換來一堆曝光的空白，但即拍即得，失去了可以揀選相片的功能，無意間攝入的小瑕疵或剝那間片段的光景，反更耐人尋味，更耐嚼，更適合在腦海中以各種方式大量沖洗。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們照過一卷又一卷，好的壞的都留著，照片下方的留白你總是非得留下日期和文字，那時候我說：有照片就足夠了。而現在，細讀後才發現，文字給的回憶，遠比畫素逼真。

你還在的時候，我們未曾檢視過這些照片，寧可相信彼此口述的回憶，在對方刻意或無心的偏頗時，拌嘴似的反駁修正成最接近真實的情節，照片僅僅是當下片段的留念，無須用以佐證那些我們確實經歷過的風景，只是幸福往往令人鬆懈，以致之後對於所有的變化才會那麼措手不及。

他們說時間會沖淡一切，我也曾經天真的以為，只要把記憶擱置，任憑時間風化蠶食，發生過的一切，就會像是壓在回收箱底的舊報紙，墨字緩緩暈散，細節支離破碎，漸漸文意難以分辨，到最後，連大致的輪廓都模糊，髒黑一片，往事自此無法打撈。

然而我卻始終記得那些下雨的日子，我們肩倚肩，在陽台上同抽一支菸，菸單抽的味道略澀，帶點焦苦，但有雨的時候，把一些水氣也吸入，菸味便帶著清淺的沉味，足以讓人聯想某些鬱鬱的美好。從你手上接過菸，濾嘴上殘留著彼此唇經過的濕潤，我總是感到一種扎實的緊密。你說抽菸有時候要的只是那種姿態，我時常出神於你擎菸時的側臉，線條神祕，彷彿你已跋涉到了一個遙遠的國度，那裡有四月黃昏的氣味，當時我並不曉得，你那長久如雕像，甚至菸燃盡都要燒燙手指也沒感覺的靜止與沉默，原來是病症的一種。

你離開之後，我依然待在我們共同賃居的老公寓裡，白天生活行禮如儀，回家後則任由自己潮霉，許多個安靜的夜晚，我試圖從我們的最初開始，沿著時間的經緯，反覆溫習到最後，然而相愛相處的過程有太多的枝節，當湧上的片段太多，我卻無法確定其中的先後順序，焦慮會把夜晚拓的很長，我深怕只要我遺漏了一丁點，時間便有機可乘，那些珍貴的記憶將逐

漸淡去，從細節開始，直到我一無所有。

身邊的朋友總建議我搬離現居的地方，甚至拿著某篇九一一事件的延伸報導要我效法，大意是說某位罹難者的太太，難以接受丈夫過世的事實，始終無法將先生停於世貿大樓附近的座車開回家，只要坐進車內，便淚流不止，顫抖得發不動車子，四年之後，才終於成功的將先生的車開回家。對我而言，那是一篇哀傷的不能止息的新聞，當時我勉強擠出微笑，告訴朋友會好好考慮，心裡卻浮現種種複雜的情緒，理解與難過之餘還帶著一些些竊喜：那婦人四年才熬過去，我沒那麼久，還有藉口執拗的質居下去。

憑藉著即將消逝的天光，我在客廳整理那一大落拍立得，每疊相同日期照片的前兩張，是我們認為的當日佳作，當時的我們總為了到底是哪兩張入選而爭執，各持己見，毫不妥協，固執的像在捍衛信仰，卻又幼稚的如同搶奪玩具，但有那麼幾次我們意見一致，選中的照片或許不清晰完美，甚至還因為晃動而略為模糊，可是捕捉到的，你的，我的，我們的姿態或光景，卻讓我們同時感覺到了一種細緻的溫柔，那些照片現在看起來依舊韻緻美好，一入眼，過往歷歷如昨。

我最愛的一張，是我們坐上小支線往平溪，那時候，火車速度緩慢，乘客稀少，你將一隻腿盤上座位，頭倚著窗瞌睡著，午後的陽光漂了你一頭淺棕色的髮，在你半邊的臉上打上一層薄薄的光，我看著大我六歲的你，在這個時間過得十分遲緩的春日裡，閃耀著岩井俊二式的

青春美好。

當初你在相片留白寫下的日期和字句，有一些已經淺淺的褪去，唯獨一張，清晰的彷彿才剛剛寫上去，照片裡，我們兩個背著海也背著光，幾乎看不出表情，在藍得發疼的天空和海洋前面，像一雙影子，那是我們第一次出遊的照片，上頭寫著日期和你我的名字，底下細細的加註了一個英文單字：Endless。我愣了愣，那其實像一個失準的預言，我們曾經很幸福，只是它並未無止無盡。

有時候我難免會想，如果當時我沉住氣，在你失蹤三天未歸，警察終於通知我找到你的時候，平靜的帶你回家，而非對你完全想不起來三天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感到巨大的恐慌，和警察一搭一唱的逼著你到醫院檢查到底是什麼情形，或許，或許我就還能擁有你更久一些，只是原先我預期最壞的結果，不過也就是你遭受攻擊而造成短暫失憶，當醫生說懷疑你有解離症，需要再進一步確認時，我鬆了口氣，以為微不足道。

後來你惡化得很快，對著鏡子卻認不出自己，時常陷入茫然，與你閒聊，即便你對答如流，卻很快便忘記內容。你像是傾倒的水瓶，流逝的既急又快，陪你覆診時，醫生向我解釋，他說解離症盛行率極低，症狀種類繁多，每個病人的起因個個不同，通常與心理創傷有關，最棘手的部分在於必須從病人的過往回溯，像在沙灘上淘金似的，從無數細節中找出誘發病症的事件，臨床上通常會搭配催眠的方式，讓病人仔細回想過去的所有片段，並反覆沖洗那些片段

中，被病人有意掩蓋或美化的部分，逐步還原事實真相，接著一步一步，緩慢且不使病人感到受威脅的治療，需要長久的時間與親屬的體諒。

你從未與我分享過任何關於你的創傷，於是我也順理成章的以為你不過如同大多數人，偶有顛簸但仍平安健康的成長過來，看著渙散的你，我試圖找出你曾經歷過的，憂傷且不可探求的神祕過往，到頭來卻發現徒勞一場。看著你低畫素，照起來幾乎無瑕疵的拍立得照片，或許我還能細數出你臉上毛細孔的位置及數量，但對於你刻意隱藏的，那些幽微隱密的種種，我只能在自己的猜測裡來回擺盪，你清醒的時候，即使我向你探問，你的故事卻彷彿歷經了無數場星系浩劫，顯得失魂落魄且遙遠。

越是往下翻到舊的照片，越是能體會其實沒有什麼能夠永遠保存，某些照片化學藥水滲出，下方的照片連帶遭殃，即使拿出酒精擦拭，仍無法擦去淡淡暈染的痕跡，拍立得，雖然即拍即得，但失去一般相機底片或數位相機記憶卡的留存，照片一旦毀損，便不再有重新沖印、複製的可能，如同人生，帶著不同的記憶一起蒼老。

基礎的心理治療讓你的病情時好時壞，我逐漸明白某些美好無以為繼，當醫生希望我能簽催眠治療的協議書，我怔忡的說我並沒有那個權利，即使我們相愛、共同生活，法律之前，仍然是陌生人，我通知了你的親人，法律上能夠替你簽署各種文件，卻在得知你的性向之後對你不理不睬，斷絕往來的親人，當你母親在醫院看到我的時候，投射過來的責怪眼神，幾乎要

將我劃成兩半，她告訴醫生你並不需要治療，只要讓你回家休養，問題就能解決。

然而問題沒有解決，你回家後的兩個星期，就自殺了。

得知消息的當下，我全身麻木，無法言語，但腦中卻異常清楚的回想起你回家之前，最後一次在公寓收拾的場景，那時的暮色是整片暈染開來的，悽惶的橙紫，你母親的車停在樓下，我們就著那樣微薄的光線，靜靜的整理你的物品。

「我大部分還是知道自己是誰，也記得你是誰。」你突然打破沉默。

「那你要趕快好起來。」我緊緊咬住嘴唇，試著止住聲音裡的顫抖「你的拍立得相機要帶回去嗎？」

你將相機從我手中接過去，在天色深沉的遲暮裡盯著我，目光燒灼，似乎就要將我燙傷，那是個魔幻時刻，或者說我寧可相信那是個魔幻時刻，你突然說：「他希望你留著相機，但他想帶走一張照片。」即使知道這可能僅是解離症使你突然間喪失自我感，或是多重人格違常，一瞬間我仍毛骨悚然，我佯裝平靜的點點頭，你選走了一張我們的合照，時間在照片的左上方留下了可疑的黃斑和色塊，照片裡陽光刺眼，站在右手邊的你失焦過曝，看起來像是將在陽光裡漸漸隱去，我小心翼翼的問：「真的要這張嗎？」你點點頭，將照片收進你的衣袋，當時天光已完全褪去，我看著你像看著一張影子，聽見你母親不耐煩的按了幾聲喇叭之後，你很快地下樓去了，一聲再見也沒說，看你上車之後，我一個人坐在陽台上哭的激烈卻無聲。

窗外的天色此時都沉了下來，我輕輕的將照片放進盒子，走到陽台上點起一根菸，看著客廳裡那些裝箱堆疊的行李，在黑暗中矗立，看似沉默卻又欲言又止，空氣中混合著樓下乾洗店的氣味和若有似無的花香，我感覺的到自己心跳的頻率，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緒，隨著香菸的煙霧一同升起，旋又飄散。

還記得你頭七那天，我在房門口灑了一層沙，期望隔天早晨能看見你回來的腳印子，出於某種異常肯定的心情，那個晚上我睡得特別安穩，翌日，當我興沖沖的拉開門時，隨之帶起的風卻將沙子輕揚成了一陣薄霧，當下錯愕與懊悔將我緊緊包圍，我不可置信的坐在門邊嚎啕大哭，感覺錯過最後一次見面，感覺永別。

我確曾像是某些迷信的狂熱者，聽信各種偏方，嘗試各種怪力亂神的方式，癡癡等著你的鬼魂，那段時間，活著就像漂浮，白天工作後接續了太多夜裡才能進行，耗時又耗體力的神祕儀式，明明極累卻又不敢闔眼，傳言人在體弱時容易目睹超自然現象，於是我也就由著自己那樣身心俱疲且神經衰弱的生活下去，深怕神蹟轉眼即逝。

然而不論哪一種方式，我都不曾再見過你，現實生活中沒有，即使我在夜裡總是仔細豎耳傾聽，希望能聽見一些細語，一聲嘆息或是你輕輕走過的聲音；你也不曾出現在我的夢裡，即使我睡得很淺，總是醒在一段又一段的碎裂夢境之間。你，連同幻像一起具體的消失了，我也只能猜測或許領著你走向死亡的並不是你，真正的那個你在你自己裡迷失，不曾復返。

手上的菸抽沒兩口，卻已焚盡。搬家公司的貨車從巷口駛來，我於是走下樓，將大門打開，告訴工人哪些箱子裝的是電器，哪些是衣物，哪些是易碎品，訓練有素的他們手腳俐落，很快的便將全部的家當分門別類的安放於貨車上，再次確認新家地址和待會兒會合的時間之後，他們便先行離去。

我慢慢走上樓，拿起放拍立得照片的盒子，那是最後一件行李，我環顧這間已經收拾的空蕩蕩的老公寓，聽房東說新的房客很快便會入住，我們一同生活的氣味應該也會隨著時間漸漸消散，不曉得老房子是否會記憶每個房客居住時的點點滴滴，又或是會隨著房客遷居而清空的一乾二淨。

我遵照房東的指示，將每一扇窗戶都打開，鎖上門，捧著盒子下樓，在開車離去之前，忍不住停下腳步，回頭凝視公寓，也許是路燈和其他樓層逸散出來的燈光，在公寓的陽台上交織，我看見一個隱隱約約的人影，倚著欄杆，輕緩的向我揮了揮手。

許多年後，我會一直記得這個曲折的城市，如此瑣碎，那麼溫柔。

註 解離症：指的是在記憶、自我意識或認知的功能上的崩解。起因通常是極大的壓力或極深的創傷。一般來說，解離症的發生率也較其他疾病來的低，國外的流行病學率約〇·〇一%。解離症的症狀包括：自我認同混亂（identity confusion）、自我認同改變（identity alteration）、失實症（derealization）、失自我感（depersonalization）、自己看自己就像在看一個「他人」一樣，即我不再是我、失憶（amnesia）等等。

哀傷而動人

陳列

從翻看我們一張張出遊的相片起筆，以捧著存放相片的盒子下樓離開我們一起生活過的公寓收束，結構精緻。這當中，敘述位置幾乎不曾移動，敘述者只藉著睹物（翻閱相片）而一再追憶和設想，思念反覆，或敘事或描繪或說明，其中的裁剪組合和轉接，悠悠然游移和流動，有氣味有聲音有色彩，有細節有圖像，一起不斷地自然變化著呼應那魂牽夢縈的起伏心緒，那曾經有過而難以遺忘的一段愛情的美好、短暫和永遠消逝。作者心思細緻，感受敏銳，行文語氣平靜，筆觸輕淺，情感內斂而溫柔，整個的迴盪著透露出濃烈而真摯的情懷，以及極為深沉的哀傷，讀來十分動人。



蔡宗佑

得獎感言

人生很長，世間的起落與風景都是流動的，並非所有人都有那麼多的幸運，能與相愛的人漸老，感謝無常，感謝我的情人和每個經過的人。

簡介

一九九〇年盛夏生，人畜無害，得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等。

遠離家園

〔評審獎〕

施曉筠

夜晚，我恨夜晚。

夜的黑暗是某種冷酷，它將一切事物遮蔽，遮蔽狀態、動作。而雨，滂沱的雨，則搗上所有的聲響。

那夜，窗外陷入混沌的黑暗，雨憤怒地下著，夾帶著巨風，摔打在我們的屋簷上。我們聽見它轟然吼著，在鐵皮屋頂打出強烈的共鳴，我們恐懼、我們瑟縮，我們聽著它想要摧毀一切的憤怒。水在焦慮中湧進來，所有的村人都在路上集結，大水在腳下濕冷流竄，雨直接拍擊我們的眼，我們睜著卻只看見長老憂慮的嘴唇掀動、和那無止盡的黑夜。

水灌進我們的身體，岩石刺痛我們的雙足。沿路，泥石和我們錯身而過，它們往我們的部落前進，急切而充滿力量，隨時願意將我們吞沒。我們回頭望，家鄉已經陷入黑暗與黃流，懷抱裡的嬰孩哭著，沒有人能阻攔雨水淹沒他的口鼻。

祖靈啊！請看守我們！看守我們的家鄉！眼前這是什麼樣的憤怒？

女人在雨中拭著淚，除了孩子，她什麼也沒帶出來。族長領著我們前往避難處，可是沒有人能知道，那裡是否還未被吞沒。山靈在洪流中被撕裂，我們看見它無數的枝幹與葉片，看見它的泥土與巨石。那鬱綠的叢林、潺潺的泉水、和我們熟悉且豐饒的小路，全都消失了。我們在黑暗裡，走在一個全然陌生的冷酷地方。家鄉！家鄉！家鄉！我們哭著拋棄了它，而它也永遠消失在黑夜裡。

那天晚上，我恨夜晚。

●

雨還是不容情地下著，我們焦慮等待直昇機的歸來。父親最後一通電話已是昨天的事情了，那時他說一切平安，大家都平安來到避難處。我聽著他們的聲音，明明知道該保持電力停止通話，可是那聲音們像是泉水，銀色的、帶著歡慰流進我心裡。我不能停止通話，那是我和家鄉最後的聯繫，透過聲音，我才能看見他們的皺紋、笑容、孩子的尖叫聲、以及那無數返鄉時的歡聚畫面。家鄉，我們哭著說話，儘管一切都毀了，可是有你們就有家鄉。

直昇機隆隆降落，卻打開它徒勞無功的艙門。姊姊擰緊我的手，可是我們都沒察覺到痛，又轉頭過去看下一輛歸來的方向。父親呢？我們不敢問這個問題，打不通的電話像是剪斷

了我們的存在，胸口中湧起焦慮與憤怒，它像惡魔一樣滾大、吞嚥我們。等待、等待、等待，我們被不安噎住，痛苦得乾嘔。

他們正在被洪流吞沒，雨從四面八方把他們包圍，他們孤伶伶地站在泥流中央，沒有食物、沒有安全。誰來救救他們？我們哭著，感受到心中的返鄉畫面，一片片碎裂，刺穿我們的心。請你救救他們！救救他們！我哭著抓住救難人員，他也在落淚，沒有力氣推開我的手。

我願意代替他們受困，我願意走進洪流與山崩中，我願意割裂我的身體、願意失去我的呼吸，請讓我代替他們，讓他們平安回來。那是我的家鄉、我的生命。請讓他們活下去，我願意付出一切。

雨還是下著，我們躲在斷崖的凹處，底下是滾滾翻騰的泥流，它們帶著鐵皮屋頂、巨樹、石頭前進。後面沒有退路。雨還是下著，打在我們身上，帶走我懷裡母親的溫度。我們兄弟互望一眼，卻誰也無法承受對方的眼神。

那一夜，土石衝進來，將房子與母親捲走，我從劇痛裡看見母親的手，淹沒在泥流中。母親！我挖開尖銳的土石，拉住你即將離去的雙手。母親！我們狂奔著，將你背負到陌生的崖

壁上。看著你辛苦地喘著氣，雙目因為疼痛而緊皺，我們握緊你的手，感受到恐懼混著雨水帶走我們的溫度。

時間不知道過去多久了，我們在雨擊落的時候傾聽、在波濤捲起時傾聽，沒有聲音，只有母親急促的呼吸聲。我們不敢望向遠方，望向那個我們逃出來的方向。怕會發現我們身在如此的悲劇裡，垂危的生命、崩毀的家鄉、和那永遠不會出現的救援。母親，請你等一等，再等一等，他們就會來救我們了。

直昇機的聲音靠近，我們脫掉衣服，盡全力揮舞。雨將一切遮蔽為灰色，我們只看到雨，看到鉛灰色的天空流進我的眼睛、我的背脊之中。可是母親，請你等一等。我們將用可以震撼天地的聲音，呼喚救援。

他們就會來了。

他們就會再來了。

掉頭離去的直昇機，就會再回頭來救我們了。

弟弟哭了，我咬到酸痛的牙唇也無法阻止自己的淚水。我們奮力阻止自己的哭聲，加入那滂沱的雨中。母親漸漸在失溫，她的呼吸越來越微弱。母親：，我們哽咽：，你有沒有看見那美麗的家鄉？看見我們昨晚打的野兔，正吊在屋簷風乾？看見遠處的森林，混合著變換出層層疊疊的色彩？看見風把雲彩變成金色、澄色、暖紅色？看見鳥群在山巒中旋飛？看見我們從

山路那頭歸來？看見鄉人們的招呼笑容？

母親，請你看一看。看看我們的家鄉，不要丟下我們，我們要回去，我們要活著回家鄉。

但我們不敢讓她看，看家鄉已經被土石夷平，看森林早就傾倒漂流，看房舍只剩殘塊破片。我們不敢讓她看著我們的眼睛，不敢讓她看見我們的絕望，看見我們已經一無所有，永遠地被家鄉放逐。

母親，請不要離開我！不要讓我一個人面對這種痛苦！

我們無聲的哭著，忘記雨打在我們身體上，忘記腳下踩痛著尖銳的石塊，忘記飢餓拉扯著我們空洞的靈魂。我們扛著母親，在急流邊緣往山下走，往家鄉走。因為母親說，她在臨去前最後地說：

「帶我回家，這裡不是我的家。」

●

我們踏上那正騰騰發動著的直昇機身，懷抱裡的孩子沒有吵鬧。獲救並沒有為我們帶來歡笑，我們還漂流在無止盡的黑夜中，和著祖靈一起四面八方離散。腦中漲滿著一種空洞的虛

浮感，那是在過度的淚水後，所獲得的暫時寧靜。家鄉，在機艙窗外緩緩掠過，我們看見平坦的黃土地，只偶爾有些綠林還點綴其中。那是家鄉嗎？那是家鄉吧？怎可能是家鄉呢？我看不見村落的屋頂，看不見曲曲折折的小徑和那高低起伏的山勢。眼前這蒼涼禿黃的泥地，怎麼會是家鄉呢？

那瑪夏、桃源、茂林、霧台……，家鄉是層層綿延的山嶺。我記得長老在林間奔跑，我們穿越稜線，在野獸前緊握圖騰的刀柄。我記得和她相約在小徑的轉角處，看到月光在她臉上灑下銀色的光芒，一雙柔軟的、羞澀的手掌。我記得孩子們挺著胸膛帶回滿手獵物，我在窗下洗淨，聽屋內傳來歡慶的打鬧聲。我記得那片山巒，記得每一棵樹木、每一個石塊，它們看著我出生、成長、戀愛、死亡。我們撫摸著不存在的它們，那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土地！你怎麼能夠叫我遺棄它們？

默默擦去湧出的淚水，我們握著彼此的手，看著家鄉支離破碎。機艙外每一個移動的景物，都在說著我們離鄉的起點。從這裡開始，一尺一尺，我們將離開家鄉，眼前漫長無光的未來，我們該往哪裡去？失去了親友，失去了屋宇，在黃昏時我們要向何處歸返？在狩獵後又有誰在等待我們？回頭再看一眼！我們緊握著彼此的手，看那陌生的黃土地，在它下面有我們的青春與我們的記憶，有我們心中踩踏著的，永遠的家鄉土地。

請不要問我將來怎麼辦。死去的、活著的，這一刻，我閉上眼，他們都在我靈魂中重

現，這一刻，我就是祖靈，那些母親、父親、與孩子的心靈。他們在我胸中嚎哭著，和我一同從家鄉被撕裂開來，從此漂流失所，無家可依。

請不要遞來重重疊疊的戶政資料，告訴我，我們應該及早撤離。家鄉是山群、是森林，是我們奔跑其中、俯仰呼吸的地方。我們與它同在，和它一起出生一起死亡。請不要告訴我們，我們應該理所當然的遺棄它。只為了成為，統計板上存活的數目字。請停止無謂的質問，我們記得那一夜土石滾落的巨響，卻看不見，未來的生活該何去何從。

打開機艙，我看見等待的親人，誰在尖叫歡呼著，誰瘋狂地擠向車門，那一片刻我握著你溫熱的手，激盪的情感卻哽住了我的喉嚨。「好……好……好……」我們該說什麼呢？什麼都沒有？誰死去了？誰還活著？睜大眼睛要看著彼此，卻只看到模糊的淚水，刷洗不掉的漫淹著。

爸爸、媽媽，你們就是我的家鄉。我握著你冰涼的手，在我焦急的等待中，終於看見你厚實的身影。請你們活著，和我們一起歡笑、一起悲傷。無論離鄉的路途有多遠，請你和我們一同活著。我們將一步一步，越過那崩落的山崖，越過那滾滾的惡水，回到我們的家鄉中，用我們的雙手，挖出那過世的鄉人。再把屋脊立起來，把家鄉建起來。把森林重新長成，把孩童遍佈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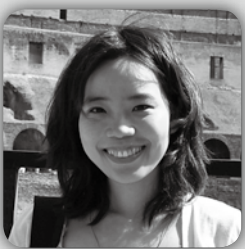
爸爸，媽媽，請你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回到家鄉。

不止是紀實

林文義

揣臆原住民對於風災之後離鄉的悲痛。作者用心刻劃且呈現適切的、不濫情的描摹，是值得致意與期勉。漢人從來不諳原住民遵循祖靈之心，所有的殖民者（前日後漢）皆然；那麼作者著力是一種理解或某種誤認？

家園。不分原漢民族，落地生根，猶如詩人向陽名詩「雙腳踩踏就是故鄉」認同就是歸屬。遠離家園，還是終得回去，無論山河已毀，以文學紀實就是禱念。作者以風災過昔留筆誠可感，亦是一種再生的希望以及，祝福。



施曉筠

得獎感言

這篇寫法實驗性較強，我驚喜它能夠為人理解且受肯定。

封閉在都市的我們並不明瞭，真正活在土地上的人，對家鄉懷有何種同生共死的情感。但那些日子裡，遇見六七十年不敢捐血的阿婆挽起袖子、遇見跑遍商家搶買救災物資來捐獻的老伯、看人力和物資源源不絕往災區送，我才第一次體會到在同一片土地上，我們流著共同的血液，共同的情感。當那美如詩畫的家鄉被撕裂，一起疼痛、一起落淚。

獻給那些被迫離鄉失根的人們，人在鄉在，我們記得彼此，並永不孤單。

簡介

一九八二年生，嗜流浪，愛歸鄉。就讀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曾獲西子灣文學獎、鳳凰樹文學獎、人間福報文學獎、高雄市青年文學獎等。

〔評審獎〕

百年好合

葛愛華

腳步還不穩，我就愛在碼頭邊西河堂的破布堆倉庫裡翻滾。
我特別記得幾件舊事。

還只是一個芽尖大的娃兒，誰逗都不理，就愛西河堂的三姐抱。

大人們也說四姊妹中長相最好的一個就她，但不知像誰。三姐的父母都沒她那張臉蛋。

西河堂那時在苓仔寮海邊路的碼頭埠口養了十幾二十來個女工，四姊妹輪月看工管帳，每輪到三姐收帳那個月份，幾個姊妹平常外出輪流騎駛的鈴木八十機車，總在石棉瓦棚下納涼，來往營生的店家總是自己趕早地就把錢送上門來，也好順便整個晌午和三姐東南西北瞎扯淡，喝涼茶。

三姐說話時飽頰上有道月眉似的梨窩閃跳，嬌翹小嘴總塗著辣紅膏蕊，三姐就愛擦口紅，別的不怎麼懂打扮。但那年代也沒幾個女人懂得打扮，三姐至少還訂了《婦女世界》和

《姊妹》畫報看看。

二十啣噹繃得緊緊筋皮線條的三姐啊，穿著當時流行的大朵花色、裙襠車縫有暗口袋的迷你短裙，斜插著後腳跟笨重麵包鞋，往西河堂門口牌匾靠著，連皮咬啃一顆黃香瓜，或嘸嘴唆喝一碗透心涼的冬瓜仙草絲米苔目，讓那些來往營商的店東家，乾巴巴的眼睛都不知道該怎麼眨，五內像絲弦在拉高音額沿猛盜汗，胸腔裡臟器片刻間都等著要自動繃碎。

西河堂老闆娘要給三姐找婆家了，我爸想起那個在鹽埕埔光復戲院附近東拐西摸的腸巷裡開著小籠湯包老麵店的同鄉，鐵叔叔。

我很後來才知道鐵叔叔其實不姓鐵，他是因為曾經住在自己強搭的違章鐵皮棚裡，讓我媽管他叫「那個住鐵皮屋的老鄉」順口叫成了老鐵，便習慣成自然。我爸曾說人家有名有姓的，妳怎好喊人家扯不出個毛邊的老鐵哩。可後來我爸不知打什麼時候開始，跟他的兄弟說話便是：「噯，我說，那個老鐵啊！」

鐵叔叔個頭忒粗大，臉孔上喜怒哀樂的表情經常顛倒，我媽說早些年轉好幾手聽到老家爹媽過去了，鐵叔叔一個人蹲在半夜的大溝頂十字路口潰哭燒紙錢，看起來卻像什麼事件剛剛報完仇雪了恥之後的獰笑。

不管鐵叔叔笑不笑，他不開口講話整個看起來就像隻沒毛獸，要是敞開腔調嗓門的時

候，就和我爸一個樣，分明家常閒聊，卻總抽直著腦血管、丹田運氣，喳呼那褲襠裡貨物如遇殺父仇家。我媽本來還管得挺火大的，後來認清本性難移的事實，乾脆自己裝耳背。

可是這回要見三姐了，什麼都好的鐵叔叔就是那點叫人擔心。母親特別叮嚀，就是說話嘛拚什麼老命哩，收點氣力，行吧？行。鐵叔叔保證。

幾十年前的那一天啊，娃兒我的記憶卻分外清明。

大人們儘管扭捏作態、你敬我讓地，我只管自己執一只斑剝印著紅蝦的白磁碟子，在油膩的茶紅色木頭方桌上使勁地加醋、加醬、加香油、加蒜末和辣椒粒。那天我不胡鬧就只管吃湯包。

我媽直誇鐵叔叔看起來人不老心地好，只是內掌廚外管店怕不簡單……；我拿筷子勤攪和幾色調味，待冒煙的籠蓋一掀，迷濛氤氳的魔幻裡，幾層竹編蒸籠墊著米黃洗薄的麵袋布巾擱都沒擱穩，我便爭恐舉箸挾他一滿個薄盈盈的剔透，我爸總愛這樣說湯包「薄盈盈的剔透」。

一直都跟三姐藏眉躲眼著視線的鐵叔叔這才開口，沒平常吆喝，病貓似地衝我喘氣：嘿，小心燙破嘴皮兒，先吹口涼氣兒再吞唄妳！三姐乖乖在他面前左吹吹、右呼呼地折騰那隻薄盈盈的剔透，這才敢把噴香的小籠湯包，尺寸恰當地塞進她鮮紅滴滴的嘴縫裡。我看見鐵叔叔浸在黃湯裡銅鈴似的眼珠，如雀鳥玲瓏的心臟撲通撲通凸搗，整副心腸像讓刀背拍爛了的蒜瓣。

三姐的媽媽看來很滿意，滿口湯包還要撥空讚鐵叔叔這手藝道地，媒婆角色的我媽也忙起鬨說，這店裡生意怎樣熱鬧緊張，鐵叔叔找個良伴也好幫忙收錢管帳。三姐花蕊的臉龐無聲地羞笑開來，鐵叔叔傻楞到一時之間都不知道他該不該姓鐵，我爸狠杵他一下：出個聲答應呀，你這老鐵！

鐵叔叔渾身剿匪抗日殺朱拔毛刺青的蝌蚪字瞎蹦騖跳，忽然雷劈旱地搖大蔥那麼噴吼：我操他個祖奶奶不得了哇，你瞧咱哥這小小閨女兒，能吃辣滴哩我操他媽那個屎呀！

整桌人瞠目結舌，我也唬了唬，抓緊醬碟怕被那股哈哈殺氣給掀翻，然後，那捏著精美摺痕如美人梨窩的湯包，繼續被我塗裹上一身重裝紅醬，朝網袋般空洞的肚子連番押送，肉餡裡凝凍的雞湯蒸化成滾沸汁液，硬把舌頭燙成了活該的呆木胎，我領死地吐出一口氣：噴！真好吃耶。

豔如杏桃的三姐還真嫁給了大老粗鐵叔叔。

鐵叔叔只有和老婆說話，才會使鐵杵腔調磨成繡花針兒輕細。

入門不久就害喜的三姐，便便大腹隆冬天裡捧了個水盆跨開門檻想要把髒水潑出去，那鐵叔叔的兒子就落了地。

包辦麻油雞、豬腰花杜仲替三姐坐月子的我媽，講了一個月都不嫌累，還是逢人就會重複一遍：哎喲，就是那母雞下蛋吧，妳也該要先咯咯咯叫幾聲的呀！

我穿著漿挺的太子龍浮水印刷服上小學，我爸驕傲日光好像看見我上省高女，含淚揮手咧嘴笑：瞧我這閨女。學會了課本裡教的注音符號，拿回來跟他們獻寶，我爸和鐵叔叔這才曉得他倆說的並不是標準國語。但這齊魯腔調也不難辨聽分明；作對似地把國語裡的三聲讀作一聲、四聲的偏拗成三聲、二聲的來個大牙咬黃瓜喀擦脆響的四聲，那樣就是了。於是每年十月在家門口插旗桿、握拳舉手吼叫的：「腫化命過晚隨」，終於真相大白了，唉，原來那明明想表達關愛，卻總像宣示什麼深仇大恨那般哀嚎地——他們喊的是，中華民國萬歲。

數學裡頭學到倍數、除數和被除數時，我天天考試就挨老師的藤條打，掌心虎口瘀血腫脹讓鐵叔叔瞧了直心疼，便把作業簿子撈過去：給叔叔幫你。三姐忙說你不行。鐵叔叔說，咋不行啦，做生意人家這小學算數難得了誰啊。真沒幾分鐘，好幾頁的題目都給填上答案。可是……，你沒有列出除法的陣子呀！我手指著「√」那個符號，鐵叔叔摘下老花鏡片：那個屎養的東西我剛才就看見啦，妳理他做啥，叔叔橫豎把答案都給妳寫完了還不行嘛，明兒耀武揚威去罷。

隔天作業卷子發下來得零蛋，老師反而不打我了，放學立刻來做家庭訪問，和我爸沒有停的說了半天話，我縮在門外頭，全身皮繃得緊緊地，看見鐵叔叔揮汗提著小吃店裡外送麵食的木箱子趕過來，掀開蓋子連筋帶肉的四大碗香噴噴紅燒牛肉麵，那個色香味俱全的，老師吃到了碗底朝天才走人。

鐵叔叔馬後砲跟我說，閨女，妳老師吃了我的牛肉麵假使還打妳，他便不是人！不打了，不打了，我媽嚷嚷，老師特地來說以後再也不打你們家閨女了。我聽了大喜。我爸爸說，那青年老師一聽講話就知是明理人，學生不用功不努力應該打，但笨豬一頭你就是往死裡打，你也打不成人腦！

沒人管功課了，念到中年級一次暑假裡接連颶過了幾個颱風，等風過雨停天空還陰著，我便拎著個鐵絲穿洞的奶粉罐往鐵道草叢裡頭鑽。

秋天開學就要去念小學的鐵家弟弟，不知怎的老愛跟在我屁股後頭蒼蠅繞。妳幹嘛呢？抓蝸牛。抓蝸牛幹嘛呢？吃！

弟弟可吃驚了，一路跟我到水塘邊，卻像陀螺拋出線似地忽然朝前撲了個狗吃屎，拖鞋奔進了水塘，他一嘴泥拿眼巴望我。沒門，上次抓泥鰍，才踩了滿腳泥，就給我媽打到差點像蛇一樣趴在地上走，再要我下池塘去，沒門！弟弟找了竹竿打撈，越打鞋子盪得越老遠。掉了鞋你媽打你不？我問。弟弟搖搖頭。我搔了他一把：那你見什麼鬼要去撿鞋！

弟弟穿著一只拖鞋，一腳高一腳低跟我到鐵道邊草叢裡找蝸牛，沒兩下子就豐收兩滿罐子，都是比小孩拳頭還大的非洲棕殼肥蝸。弟弟問我，什麼聲？我聽見遠處火車鳴笛。弟弟說，不是火車，好像我媽哭叫。我說我媽哭叫時也像火車鳴笛。我們繼續蹲在鐵道旁把蝸牛堆上鐵軌，詭笑著等看火車軋蝸牛，但半天沒有火車經過，然後我清楚聽見水塘那邊人聲鼎沸，肯定有熱鬧好事發生了。

剛剛還沒有半個人影的水塘，現在擠了三幾圈男女老少，好像整個附近應該睡午覺的人，都同時甦醒過來挨到水塘邊上了。

我和弟弟各拎著有點吃重的裝滿蝸牛的奶粉鐵罐，好不容易穿過大人腿腳縫，來到水塘邊，看見我爸和擰笑著的鐵叔叔兩個人半大截身子全浸在水塘裡。

鐵叔叔手裡緊抓著弟弟剛才掉的拖鞋，三姐昏坐塘邊我媽正狠命掐她人中穴位。弟弟的聲音忽然從我耳朵旁邊像石子拋進水塘似地滾出去：爸，你幫我把鞋子撿到了啊？三姐在我媽懷裡頓時瞪張開眼，我爸和擰笑的鐵叔叔踩在爛泥水塘裡，一下子聞聲救苦卻找不到我和弟弟人影，面面相覷。

三姐人中一團紅甲血印活將過來，我媽火車鳴笛似叫喊鐵叔叔找著人了，鼎沸的人潮在「找著人了」的回音傳遞裡逐漸散退。我瞧見鐵叔叔抓著水塘的那只拖鞋，艱苦跋涉要上岸：兔崽子害你媽哭得，今天不打個你賊死我叫你老爺！我爸一把揪住鐵叔叔：老鐵，命根子剛撿

回來，趕緊地拴好揣褲袋裡邊兒莫動靜，是哪隻蹄子帶頭領路，我這去逮出來還你一個公道！我爸伸手奪了鐵叔叔手心裡抓著的拖鞋，像挺了一口不卡彈步槍要讓我就地正法似地朝我兩腳掛泥踉蹌過來。還想想這是幹嘛了，我撇了蝸牛罐子立馬先拔腿逃竄，就在我爸真要逮著我後領沿，鐵叔叔一個熊抱由後頭扣鎖住我爸咽喉：哥！咱就這麼個黃瓜閨女，你跟老天借膽在嫂子面前動手？我爸不知道是被這記剿匪練的鎖喉功，還是所謂的「黃瓜閨女」，給弄得滿頭楞號，總之差點是他不能呼吸。

我媽這時晃著蝸牛罐子像提刀般殺到陣前來，先手舞足蹈乾罵我一陣章魚噴墨滿臉黑，然後明明是幫我討饒，卻理直氣壯獅吼我爸他們：兩小孩有孝心去給老子們抓下酒菜，你們還豬狗不如要打誰哪？

啪地一塊紅磚劈將下來，石板上的蝸牛家破人亡！應該是驚心動魄的畫面，但我媽處理的不臊不煽，我專注地蹲著幫忙，把臭腥味特重黏液碎殼蘸黏的蝸牛清理到錫盆裡。我媽到了些附近小芭樂園子的樹葉加了鹽巴，刮了鐵叔叔廚房大灶三口鐵鍋下的爐鏗煙灰，雙手在錫盆裡狠命搓洗好幾遍，嘴巴裡間歇叨唸費工弄著一臉盆螺肉炒起來還沒兩口過癮可吃，並疊聲呢喃往生咒超渡經。

我爸拿出五加皮說，這好物我到台灣才見過。鐵叔叔取小玻璃酒盅回道，丈母娘給我做過一次，好鮮味兒的，但我哪好意思埋頭吃他個撐。弟弟挨近過來，問我再去抓蝸牛不？三姐

接手清理乾淨的滿盆螺肉，輕喊著：不要，你們不要再去抓蝸牛，這東西不能常吃，裡頭生著專門喝人血要人命的山東還是廣東來的寄生蟲哩！三姐怕寄生蟲，蔥薑蒜、辣椒九層塔密密麻麻，黑醋醬油酒大火油狂下猛落，翻炒盡熟撲鼻香氣滿室人鼻涕眼淚直淌地端上桌。我和我爸、鐵叔叔急躁舉筷，有辣我怎肯靠邊站，鐵弟弟只管冷眼旁看。我爸說，什麼山東廣東吸血蟲子，老鐵，咱還怕它不成！鐵叔叔吃了一口酒肉，腸子便拉直胡亂喳呼：那肯定是廣東蟲子唄，咱山東只出好漢不出寄生蟲！

大學聯考放榜。那年我又名落孫山。

我們家聽完收音機裡的錄取叫名廣播之後，就買了鞭炮去鐵叔叔店門口連放了好幾串。鐵叔叔本在捍麵，三姐和弟弟剛買了報紙回門要查看，就聽見我爸豐聲喝要人請客吃燒鵝。

鐵叔叔大樂，扔了捍麵棍說今天放全假，連晚上的份也不開張，就上別人的館子慶祝去！他倆把臂，我爸言說：老鐵，那天我特別老遠跑到大溝圳去放木材，才撒手木材登時溜走，我就想有好兆頭！鐵叔叔啞了一響：「噯，你還信咱家鄉的這個！」我真信，我爸叫著：你娘的消息我不讓說，也跑到這大溝圳放木材，那天水流忒湍急的，你怕是插著腳釘也站不穩當的，結果那木材橫在水流面上一動也不肯動，我看著這凶兆的，就先哭了起來。

我媽從背後槌我爸一記：你今天什麼日子，給人老鐵說這個！

鐵叔叔拎來竹片編的躺椅，我爸也有一張，但好幾年前折疊彈簧早給我搞壞了，只剩仰躺的一個角度，鐵叔叔也把自己的躺椅調成相對角度，就和我爸併排躺在廚房後頭防火巷違搭出去堆滿雜物的邊角上。

我躡足跟上去，聽他們低聲說話。

我說剛剛在店裡，怎的看見你把那「百年好合」的字畫給掛出來哩！（我爸先開頭）鐵叔叔揚眉說興大起：這不是，胖鳥當年給我和三姐寫了這字，多少人讚好，不容易啊我終於頂了租店、添了新碗座椅，也特別裝潢粉刷的，我再找胖鳥給我寫個「高明滿座」，你猜怎著？胖鳥病了。

我爸本聽見那高明滿座正要發作不耐，又聽見誰病了表情頓時一驚：病啦，沒聽見說呢，啥病？鐵叔叔撐著眼皮搭子想了半天，只好用動作表示：不是中風，那病名兒稀奇古怪的，總之兩隻手耗子似顫不停，甬說要拿筆了，就連拿筷子吃口飯都成問題。噯，我瞧了心裡直難過，想胖鳥幹了幾十年士官長才下來就成這副德行，我想著便把他寫給我和三姐結婚賀禮的字，給端上廳堂去了。

我爸點點頭，然後又搖搖頭：可這「百年好合」掛在咱賣湯包、啥肉麵店裡頭的——，鐵叔叔問：咋啦？今天什麼日子我爸不會不清楚，他立刻見風轉舵：嘖！你那小子真成材，給考

了個雄中，咱里的第一吶，我聽了廣播跟你嫂子拍腿喊叫要得，你說沒有個三兩三誰上得了那梁山啊？好個老鐵，你那小子真他媽屎養的！（我爸這是誇誰什麼東西養的？）

鐵叔叔搓了搓後腦殼皮：哥說這話倒是實情，我真識不了幾個大字兒，可這小子沒口誇的，牙栽了他也不肯花我的錢去補習，那就算啦，下了課我操你家個祖奶奶的還得先幫我洗完兩大澡盆的湯碗才敢上閣樓去唸書，三姐才喊聲要打烩嘍，他椅凳一翻便奔下來趕緊地幫忙拼裝店門板。吶，放榜了我連那鳳中也沒敢指望，可不給我這湯水粗活耽誤他的，這一下子哥的鞭炮響啦個直他娘的賊，不真給我爹媽光宗耀祖了唄！（鐵叔叔有點哽咽卻不含糊）

兩人忽然壓低聲響；真操他老娘的尿，我家閨女唸書咋就不行，到現在十八九啦，你瞧看玩耍起來還皮精一隻！（我爸皺眉）女孩兒書要唸得好，肯定就命苦，精點兒好，殺他個忘八羔子的，咱就不怕閨女將來吃悶虧！（鐵叔叔笑）……這大熱天的，咱倆吃完燒鵝汗流浹背還在這兒天殺的抽煙喝五加皮，我操你家姑奶奶的讓三姐看見了要不要命哪我說老鐵嘿！（我爸這是聊天著）……可不，我操他婆娘祖宗十八代的這兒是多久沒掏溝啦，咱家這後巷弄裡還挺臭烘，五加皮全是溝味兒嘛這是！（鐵叔叔這也是聊天著）

然後他們瞌睡，各自側彎著肥厚的腰背，在折疊躺椅上睡得猶如殼篋裡的一對兒花生仁那樣。他們用那種模樣打瞌睡，看起來極像了與成熟大人還保持著一段遙遠的距離，只是兩個頭髮稀疏、皮囊一般疙疙瘩瘩醜的孩童，瞌睡著。

好幾十年過去，三姐娘家苓仔寮碼頭那邊兒完全換了模樣；鹽埕埔光復戲院這邊也盡拆大半，房子沒動的大新百貨那五樓頂上一圈小搖籃似的摩天輪便能把港都全瞧遍的情景，也已經是上輩子前世人的故事了。

那些個地方，旁邊再沒有什麼彎曲的腸巷弄道，開著什麼茶紅色四方桌凳、桌籃子裡擺有著斑剝紅蝦印白磁醬油碟的齊魯小館，再沒嗓門弄堂裡一敞吆喝那南腔北調招呼川流的客人吃麵呢、吃餛飩咧，那些個地方，現在夜裡嘩啦啦地全是銀燈香榭通到底的漂亮大馬路了。

鐵叔叔兩手早不能揉捏湯包漂亮的摺子花邊，只愛像老貓拳縮忘情地在院門口曬冬陽。而我爸只剩牙齦一床，一口氣還經常喘不過來，卻偶而不忘喳呼，那個誰啊老鐵的當真什麼都好，這年頭當真跟咱從前不一樣了，你說是不啊老鐵。

身手漂亮的敘述

焦桐

〈百年好合〉敘述流暢，飽含著行動（action），如「入門不久就喜喜的三姐，便便大腹隆冬天裡捧了個水盆跨開門檻想要把髒水潑出去，那鐵叔叔的兒子就落了地。」三句就發展出情節，而且興味盎然。修辭相當傑出，文字精省、準確，又如「三姐說話時飽頰上有道月眉似的梨窩閃跳，嬌翹小嘴總塗著辣紅膏蕊」，簡單兩句，俐落描繪出人物形象。

長短句運用恰當，個性化的活語言，自然、生動、活潑，演出如繪的生活場景，諸如寫父親和鐵叔兩個大老粗摯友，「分明家常閒聊，卻總抽直著腦血管、丹田運氣，嗆呼那褲襠裡貨物如遇殺父仇家」；寫姊弟兩人抓蝸牛的那些段落尤其漂亮，展現獨特的風格。

行文有效利用幽默話語，深刻了親情和友誼；通過這些情誼，書寫離散，凝聚集體記憶，具史詩企圖。是我心目中的首選。

得獎感言

寫這篇文章是與時光賽跑。

記憶多麼不可靠，遠去的時光多麼令人追悔。但那些日常畫面的片段，時不時總會出現在眼前，而眼前的事物一直都在變動，什麼就快要來不及的焦慮是此刻心情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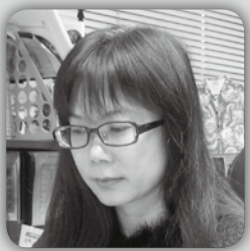
或許寫作正是對抗現實的一種方式。

母親出生的高雄縣，我出生的高雄市，縣市合併之後能以這篇文章獲得此獎，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感謝評審的青睞。也要把這個獎送給我飄洋過海、一生流離的父親。

簡介

現任《科技生活》雜誌總編輯。

文學創作作品有散文、小說等，曾集結出書，亦獲有：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榮三文學獎、大墩文學獎、竹塹文學獎、海洋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福報文學獎等文學獎項。



葛愛華

〔優選獎〕

遲太陽

郭昱沂

它們黏在小圓盒的兩旁，乾涸僵硬，呈微黃顏色，像是衣物存放過久生出黴斑。滿滿地注入多效清洗液，含去蛋白配方，於是它們漂浮起來，借屍還魂般，醒了過來，逐漸變得透明在水中悠悠漾漾。

注視著這一副隱形眼鏡，不記得何時被遺留在這，二度赴巴黎之後我從未再整理過行李……。應是已趕不及現在的近視度數，或者存放過久眼科醫師將判定為必須拋棄品，然而我的眼瞳曾經在它們覆蓋之下看這個世界。曾經，意味著被現在否決，是過往、不再、記憶、渺遠、淡出；然而那些曾經歡喜與憂傷的種種，讓我決定拾回來，為了感知你，以我的感知。

洗淨雙手，用手指將眼皮撐開，試了幾次都卡在睫毛間，某一瞬間，幾乎是滑進去的，它們就順利貼在黑色眼球上。我的眼睛不適應極了，異物感使眼淚不斷泌出，近視度數、角膜曲率半徑、眼球弧度都不對，我且還有能將一切事物暈開的散光，稀有的嚴重，超過五百度。

使用守則：初日，祇能戴一小時

整個世界變成難以認清的模糊概念，我想著你，過去的我。借用過去的視覺來溫習「失去」的過程，這一小時的「重逢」讓我得以跟蹤著記憶去完整所有的你。窗外，太陽遲遲，光線柔弱而緩慢地爬梳著所有事物，你——顯得難以完整，我感覺到悲哀。

急湧的淚水減輕了不適感，我的視界連成一扇雨窗似的，朦朧了日照，外面，佇著你，五官峻立，鬍根滿植在兩頰，冷厲定然的眼神，我審美意識從未留心過的一種長相，我的預感亦未曾。

你屬於另一體質，另一語種，另一國度，本該外於我的視界，與我不相關。當初，尚不能明白愛之前，先感覺到痛。

身體先於意識明白了，憂悵而虛弱，病症從視覺展開來蔓延全身，我開始跟這個世界隔著一種隱微的痛，耳所聞目所視身所觸舌所滋味的再不能如其原本所是，官覺離開了習慣的座標，我跳不出那個痛的向度，整個人潰不成軍，荒荒落落。

起心動念祇需要瞬間，那時，神在，撒旦也在。瞬間之後，知覺你等於我去知覺整個世界，瞬間連綴成無限重複的小節，永遠未完成的賦格，指引著光明的靈被囚禁於幽黯中。聖哲羅姆（St-Jerome）將撒旦Lucifer翻譯為「路希弗」，福音書指為天堂落下的一顆火花，叛亂大

軍與晨星之子皆是路希弗。

無數個日日夜夜，光明與幽黯交遞間，我問，等在如此冷厲定然的一張臉前面，究竟我等什麼？

大多時間無有表情，笑容希罕，你總嚴肅說話，鎖緊眉頭，敏感地包裹起自己的敏感，所以表情遲疑了它該被賦予笑容的那些當下。初見，我已想，很想輕輕吻開眉宇中間深陷的摺痕。你的憂鬱成為了我的憂鬱。

必然有所啟悟，必然有所責罰，與一張臉的相遇。

距離能夠回憶你的一小時，祇剩六分鐘，窗外即將沉陷下去的太陽，將所謂派黎思 (Parisish) 的蔚藍色天空過渡成銀灰色，幽秘，霧鏡一般。看不清自己的我，沒有能力如一位瀕死者將回憶歷歷數來，將你的故事倒敘清楚，卻不相關的想到——你已絕版的人類學田野筆記裡寫著蔚藍色為「煮到七分焦的羊奶」，銀灰色為「剛踩過沼澤的雨鞋」——兩個顏色讓我翻查三個單字：蔚藍、沼澤、雨鞋。你可以根據一個顏色對照出一種氣味，那並非聯想與感受，而是一對一同時相應發生，無法分割的不同單位的轉換，屬於本能，理性無法參與，與望梅止渴、膝反射一樣。

醫學名詞稱之為「聯覺」。

面對鏡子，鏡子裡不是我，在蔚藍與銀灰之間的眼前，同時相應發生的甚至不是名為我的影子，是另一個人，你，意謂著愛——Toi, mon amour.

翌日，兩小時

已經失去第一天的驚奇感，我出走了去，沿途會動的是人，不會動的是物，他們自印象畫派齊來到街上。輪廓線條填上光影的肌理，水般存在，似無而有，實處還虛，注定要在這座城市裡暈眩，載沉載浮我的視界。

相差七個時區，飛了不祇十三個鐘頭，更多疲憊也阻擋不了想要發生故事的決心，海明威一定說過：這裡是巴黎啊！

影展負責人姓傅柯，哲學家 Foucault 那個字，個矮，微侷，痞啞，沒有抽菸但彷彿字句吐出來繞著煙圈，似晚年的苔哈絲 (Duras)。一旦摘掉黑框眼鏡，傅柯變成嗜毒好賭的沙岡 (Sagan)，慶幸她沒有活到傅柯的年紀，依然帶著少女的日安憂鬱味。

巴黎是個病城市，典故過度被使用，單純已不可能。

我錯覺聞到傅柯的菸味是因為這是一間不存在的人類博物館，陰暗空洞，文物全被搬到新的布翁利碼頭博物館 (Musée du quai Branly)。我獨自一人在試片廳選片，一部部規格端正的民族誌紀錄片看下來，你，從我眼睛裡跳出來，因為你把自己放了進去。

到拉丁區藝術影院挑了一部電影：《5×2》，因為片名很簡單，便以為內容也不會懊惱只修過兩年法文課的我。不怎麼好看，倒過來講述一對伴侶從離婚到初識的五段經過。走出影院，傅柯簡訊傳來你的住址：他請妳去一趟，祝好運！

需要崇拜才快樂？不是的，我以為一切因為你而「此花之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來到你家，四壁佇立著原始民族的面具、盾牌、一大捆長及半人高的竹箭，向我包圍過來未經修飾的遠古的骯髒的卻又詩意的氣息，它們齊齊印證了紀錄片之真實，以是我迷戀於你曾經前往我從未履及的遠方，極遠方，那是冒險者的疆土。我幻覺著你的勇氣，你的獨身孤絕，你一天徒步十幾個小時以樹薯、野芋、香蕉為食，你懂得世界上統共祇有一千多人使用的語言。

你發音「Ak-ha」，這字同時是「你好、謝謝與他媽的！」你說明髒話能為一種語言注入活力莫此為甚了。便從這字，你開始跟一個小男孩學習土著語言，沒有字典、沒有文法教材，你生活在他們當中，從某個事件、動作、表情、語氣所隱約構成的上下文，去推測某個發音所代表的意義，每天都得記錄下新學會的「字」，亦即將他們的發音翻譯成一個法文同義詞。當字彙集滿到一百個，終於你可以說明並且雇用他們蓋一間小木屋，這使得他們第一次見識到

「紗窗」，他們用土語說是「裝風的米袋」。

那族總說著靈，他們的語言便涵著靈，靈無所不寄託，無所不藏匿，亡者會透過女巫展示他的靈，你太想學會一個充滿靈的美麗語言。那教你說「Ak-ha」的小男孩你收為養子，帶著他搭乘輕型小飛機飛往城市補給日用品，他怕極了緊緊抓著你的手臂，以為俯瞰所見的叢林全是野豬正奔跑著。成年儀式之後，你為他籌錢「買」未婚妻，必須以珍貴而希罕的貝殼換取未婚妻整個人，若不，可能祇是她的下巴，或者她的心臟。

你的聲音細膩描寫著老人捲菸草，搗成粉的菸草鋪在葉片上，你的拇指與食指擦揉著將葉片捲起，不從兩端而從葉身中間匝洞，他們吸起菸來彷彿正吹著短笛，笛煙杳杳，你說你追尋那種詩意的細節。零時差地，我看見貝殼身上迴旋的圖紋，珍貴而希罕，換取了整個你的人——如使弄咒語的女巫收束了病者魂靈——我從彼處前來，祇聽見看見聞見詩意細節所來自的你。

我們說著旅行、電影、文學、彼此社會差異，說著你的我的過去，同時我們感受著一種男人與女人獨處在一個空間裡總難免的遐思紛紛。尤其我，繞著私人話題的周邊打轉，缺乏勇氣擅闖，出於禮貌與不便過份顯露，出於起心動念而難以自然的刻意要不經意。

一幢古典樓房，斜墜下去的頂間屋簷，客廳祇一扇朝向天空的窗戶，那日，與我決定要回憶你的這第二天一樣，太陽遲遲。

我戴著這副眼光與你一同注視那女子，以過去的視覺重建初會場景，她準時，按下電鈴竟說：「是我！」她有些慌亂，辭令生硬，混淆了若干名詞在法文中的陰陽性，她用蹦出來的笑聲，邀請你的影片參加台灣影展也熱烈邀請你的人，她主動提議離開怕會打擾你太久，一切在於她亟欲藏好自己應對這世界想要從容的生疏。

這是我以為你的看見，我也以為你看見她的內在流動。以為複製印象畫派是容易的？莫內的睡蓮複製在每一家美術館的圖書商品部，卻忘了光與影宛如恩典時刻般，瞬間即真理，因神無法複製神，水亦非前水，光影是當下的真理與當下的惘然。而我以文字去追逐那般恩典的撒旦時刻，是否有如詭辯學者咬著自己的尾巴追逐，愚蠢又徒然？

離開，我又折回去過，因隨身日誌遺忘在你家，有一頁嵌著幾次你的姓和名，頁頁中文裡，一串拉丁字母會非常顯眼，那是看完你的紀錄片之後不自覺寫下的。我很鎮定地重複做與前一樣的動作，按鈴、登樓、我們第二次說再見，唯一多的就是解釋我掉了東西。

「掉」這個字帶來了悲傷的預感：這第二次，意味著不再見？

回程才曉得原來我一直挨著餓，而絲毫不餓，我的腹內罹患了視覺暫留，除了你的形貌聲語，我嚥不下食物，飽撐著前行，搭地鐵、到旅館、開房門、到公共浴室淋洗、難以成眠：不停襲來未經修飾的遠古的骯髒的卻又詩意的氣息。

第三日，八小時，日後如是

不適感已經驅離，我習慣了痛，習慣了不適感，我習慣戴著過去的視覺感受甜美的疼痛。

甜是專用來矇騙人，生命其實難，其實苦，一絲絲甜足以欺騙如我一介凡人，以為活下去可以再度嘗甜卻反而經歷更多苦。情感記憶一旦被創造，即與幻覺併入同義詞，從一個中心點自行圓滿成內心天堂，黃金、乳香、沒藥，鎖住了牧羊人的官覺，被情感記憶鎖住的官覺動輒得咎，一旦想脫身卻被鎖得更緊，因更緊而更疼痛並甜蜜著。

自離你家那日起，凡我行經你可能行經的巴黎任一個路徑時，每一步伐都踩著自己的心跳，彷彿至為甜蜜的絞刑，即接近即狂喜即疼痛。故此，即或見了面我也不可能看清楚，你，我每回見都是初見，無所安心適意。即或不見面，你也從不是模糊的，即如此刻，溫習你，我看不清楚的其實是自己。

整個四月，以是，從我生命中刪除，過度曝光的影像一般，不能用。原本是，我計畫著要發生一切，如同過往的一月二月三月，昂然於道途之上，事情一樁一樁歷過去，起承與轉合著生命，四月、五月都將繼續發生著意義。如何能想像你會阻擋在所有意義前面，讓時間在原地打轉，繞著你成為軸心。

如果沒有這四月，便以為生命都是我的，我計畫著，我預設著，我經歷著，我感想著。停下來，原來這麼回事，徹底發空，空到甚至不見霉斑，純粹，卻又滿溢，沈沈的你，恐怕我無法承受。

四月祇剩五分之一，我回到台北，行囊裡包括你的著作、紀錄片、攝影集、碩士與博士論文影本。

預感不再見，我祇好用書寫來否定預感，當我身處遠方便寄一封遠方的信給你，雙掛號，公文用紅色十格信紙，倒放橫寫，信末慎重以中文簽名。你回信說欣賞我的法文比喻新穎而細膩，這信狂喜了我，我再回信解釋書寫中文與法文的不同：

中文一落下，於我，它們的氣味、顏色、氛圍、神態立時呈現，那並非聯想與感受，而是同時相應發生，無法分割的不同單位的轉換，比如音樂家梅湘（Olivier Messiaen）同時「看」見音符與「聽」見顏色——《悲哀風景的狂喜之歌》演奏起來該是一幅瘋狂水彩畫啊！然而在法文面前，我謙卑而膽怯，用我所能用的字，卻永遠不確定放在上下文之間是否最切合心中所要表達的意念，情況往往是在一個有限範圍內找一個差不多的字表達大致的概念。

三頁紙，花費兩星期，我翻遍法法、漢法以及上海譯文最新出版的法漢上下巨冊辭典。

你的笑藏在我寄信的動機後面，我想用文字去還原你罕見的笑。

那天在你家，按心算一共你笑了三次，你的笑容像一個小男孩，乾淨，稚氣。我的身體微微悸動著，你是產自我身體髮膚的小男孩，是我洩漏了你的天真。你距離你的笑容年齡，那是可以用四十年計算的時光，我無法剝除掉心底庸俗的悲傷，在我遇到小男孩之前那是一段很長、很長，長到我連想像都無所依恃的時光。當我運算著簡單加法，你是哲學少年苦惱於存在；當你以湄公河流域女巫附身儀式完成博士論文，我正進入解除髮禁的高中。

且還有慾望，被我的身體節制成貞樸美好，你絕不然，你的文化鼓勵人們去奔放、實踐慾望。

展開你的情感系譜，我像顆小石子，投入得再深不過自己一場心靈黑洞，你業已波瀾無驚。我們的過往所造就我們的現在，不足，對不上，你早了或者我晚了，總之不過平常人發生的平常事，這之間或者遺憾但無有錯過。祇我終究惦念著距離，語言的距離，時間的距離，宿命種種的距離，彼此無法企及的距離，讓我失去母愛的勇氣。

第四日，與第三日相同

對你，我有種負重之感，怕此別即是我們的一生了，無可悔改，但另一選擇亦無處可安

放，我就是這麼為難。

五月走到二分之一，我折返，闖到你家，還來不及仔細環顧，見你便問：你家窗戶看不見風景？你祇以身體作為答覆，不如此，你無法懂得我的信件與折返。

自第四日之後數不清的某一日

將時間延後，許多許多年之後，當記憶無法辨識日期，因此，沒有死亡這回事。這是我在卡多人（KADO）的神話裡的一段話得到的啟示。

我來去奔走，在時光的縫隙裡行走我的文字，行走我愛的你，決意不要再見的你。我也曾經行走我的文字讓它去向你，深邃地將你的憂鬱表達成詩意，具有溫度以及淡淡淚光的詩意，我的文字遠比我的心思成熟，可惜你讀不懂我的文字，你生屬於另一脈語種，所以你要用身體來引導我邁向你所習慣的男女世故，這使得我心裡的文字啞口無言，病了很是一場。

當初行走文字的我以為我的身體也是走向你的，但無法用文字來回應你的那個再重逢的當下，我的身體只願意迎向那個以文字構築的你，那是載滿了靈魂的身體。我不知道純粹身體是怎麼回事，沒有純粹這回事，連身體也應該沒有才對。

畫面裡你以食指扣下那扇披著竹簾的紗窗，我感到太陽遲遲，一切即刻要不復返的無奈，更奇怪不多此一舉嗎？除了天空，外無一人啊，根本。然後是嘔吐，將十數小時航程所吃的四餐，悉數吐出來，你不止詫異，幾乎是嫌惡——怎麼人的身體能夠以穢物來回應慾望！

你的嫌惡使我發覺你的人類學家理想形象只適合放在那個世界上統共只有一千多人懂得其語言的國度。

蒸發了知覺，我祇靜靜坐在你對面想著窗外的風景，看不見的風景，剛剛那一會兒，太陽怎麼讓天空從派黎思蔚藍走到將夜的銀灰？

有時懷疑，那個畫面裡，你不在，我獨自是是非非？

我們或者又說了些話，我們或者彼此枕著彼此又親吻又嫌惡，我們或者難堪地不知道該由誰來圓場，我們也可以或者就俗氣又正式地溫存起來……

後來，需要交代的並不是情節，我渴望的只是痊癒，如自巫魅中脫逃，自由得以復返。我想完成的是，離開，這回事。一切會太醜，俗氣了，如果我不終止在此，痛就白痛了一場。能痛，不可以不純粹。

如果我往覆的裁決你又饒恕你，那將是我的脆弱，除了脆弱以外，別無他物，甚至與愛無涉，愛是來不及裁決的，又永遠在推翻饒恕。

趕在所有都消失前，為你最後寫一段文字，你不會聽見也不會讀到。我真心希望不再見

你。該停在我還能溫柔知覺你的這一刻，寫愛這一回事。我對愛這個字用得極為小心，如果不是因為痛苦，我用不到愛。痛苦比愛更加微妙，從視覺展開來蔓延全身，耳所聞目所視身所觸舌所滋味的再不能如其原本所是。

那扇朝向天空開口的窗子，永遠停留在太陽遲遲的天空，隨著你走到距離以外，我的記憶就棲息在一處不被現實打攪的官覺天堂，專心地，視覺你，聽覺你，嗅覺你，觸覺你以及自腹裡翻攪過地味覺你。

一切難道是自戀的倒影在求索可戀的實象？因你而與世界隔著一種痛，痛成一層紋理剔透的膜，便藉口那是我遺落在這的視覺，已趕不及現在的度數，或者使用過久被判定為必須拋棄品。

會不會其實是我，另一個我，活在過去時空的我，迷戀自我倒影的我，在演繹著我愛你，與你何干，而與我要愛的你有關。此刻，我的官覺紛紛表明它們是真心的，本能的，理性無法參與，神在，撒旦也在。

我又恍惚了我的明白。

舉重若輕

林文義

隱形眼鏡看到的光影明暗，猶如人生。

深邃的思索與美學蘊涵形成作者以巴黎為題的書寫形式，想見曾經居遊異鄉勤讀、熟諳學院理論、典籍起源的修為；筆觸理性挾其感性，字到心隨，好寫手耽思維，切莫沉溺於漸成自我風格而反被陷困，這是評審的建議。

文學抒發生命，亦同透過隱形眼鏡看到的光影明暗，那是真實或虛矯，生活現實或許庸凡，書寫的本質就在於從庸凡中尋之非凡；作者早是秀異寫手，相信一定得以舉重若輕。



郭昱沂

得獎感言

我想要寫一種「不知何以起，一往而深」的情感，那所謂的深，或許祇是投在自己心湖上的一抹鏡影，也真，也虛。

簡介

台北人，台大中文系學士，法國高等社科院視覺人類學博士。
目前從事文字、影像創作與教職。

〔優選獎〕

肩的虛構與紀實

黃信恩

肩是人體最像小說的部位，有著興盛或衰壞的敘事，虛構與紀實都在這裡發生。

●

小時候，因為父親工作關係，我們舉家搬遷左營。麵館、餃子館、茶樓、機車上……，在左營，偶爾就見軍服穿著、肩章閃亮的軍官，特別是用餐時間，幾位軍官圍一桌，格外醒目。一槓、二槓、三槓、梅花、星，階級在街道與巷口流動著，也在牆垣與衣架上晾曬著。就連附近的海軍總醫院或稍遠的榮總，初診單上也有個位階欄，要人記下肩上的繁華盛世。

那是一雙雙肩膀，歷經踏步與答數，和時月磨合的榮光。

「長官好！」小吃店老闆，見了肩章，自然一聲好。

走過洗衣店，店員忙著熨燙軍服，理出摺線，然後一件件懸掛騎樓上方——白的、黑的、

藍的、土黃的，直挺挺，沒有贅肉只有骨架，空氣都威風起來。

左營，一個多麼有「肩膀」的地方啊！生活裡都是肩上的文明，一種隱形的制度，往我的童年擴散，把左營做了分層。當孩子還不知道肩上的意義，我已學會辨識兵、士、尉、校、將，想像肩章後井然的君臣秩序。

觀察肩章成了我的童趣，也是阿崇的童趣。

阿崇是眷村小孩，國語講得非常標準，常代表班上參加朗讀比賽。我認識他是在某年夏季，我媽送我到廊後街參加國語日報社辦的兒童寫作班。那時對他的印象就是搭肩。他習慣以搭肩和人招呼；不然就是握拳，重重捶你肩膀一下。肩，在阿崇的字典裡，有那麼一點「聯繫」的意味，藉著肩與人靠近，並肩合作，劃分盟國，定義立場。

肩是外貌陽剛、內裡善感的部位。肩的背後其實有個「依靠」的面目。在以肩打交道的動作裡，透露了一個訊息：關於一個支點的釋放，讓人握扶、獲力、療癒，在社群裡尋找庇蔭，理直氣壯。

阿崇對肩的啟蒙比我更早，他爸是職業軍人，從小就看著爸肩上汰換不止的徽章。記得有一次，他爸載我和他進營區，他很得意地向我預告：將有很多人向他敬禮。果真一路上，軍人見他爸肩上的梅花總會敬禮，尊榮無比。

阿崇曾帶我到他家，那是一間庭院平房，種石斛蘭與羊齒蕨，養一隻不具攻擊性的拉布

拉多。他家的晾衣方式很特別，喜歡將衣物攤曬在矮牆上，就連內衣褲也放膽垂放，好像要告訴路人：我不花稍，由外而內都正襟危坐，衣襟裡是純綿與純白，偶爾是出格的性感三角。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廳櫥窗內一整排徽章與獎牌。

後來一次作文課裡，老師要我們寫「我的志願」，阿崇說：「長大後希望肩上有五顆星。」

多麼無懼的口氣！

在作文班待了兩個月，我就離開了。因為越區到城裡就讀，我很少再碰到阿崇。每日上下班尖峰時刻，我總在走走停停的通勤公車上，觀望左營大路機車騎士攢動的肩。偶爾，就是兩枚肩章，混在車陣中，淹沒於瘴氣與廢煙裡，逐漸離去。

●

高中時我認識一位教官，他常在傍晚體育課換上短褲慢跑或打球。累了，就和我們坐在籃球場上，聊兵役，也聊他的軍校故事。

教官曾說，以前在軍校，某天為了隔日的上級視察，全班漏夜粉刷新牆、改造花園。翌日，大家列隊迎接長官，赫然發現不只自己連上換裝，整片營區都換裝，印象最深的是營區路

上竟多了幾棵行道樹。上級走後，那幾棵樹瞬間蒸發，宛如海市蜃樓。

「一切都是假的，只有作假是真的。以後你們當兵就知道，在軍中沒人管你唸什麼高中，只管你肩上有什麼。」他笑笑回想著。

漸漸地，我知道肩上有主權、有氣焰、有支配，藉著其上符號，使人頤指氣使、趾高氣揚，也讓人躬身哈腰、揮汗勞動。

然而出走營區，或退役老去，這些肩上的光榮似乎也隨即淡了。肩上存在著兩座世界。

我曾在公車上，遇見重聽的榮民伯伯攔車問路。或許是鄉音濁重，司機聽煩了，也厭倦解釋，車門怦然關上，揚長而去。我從車窗望著他，立在街頭，眼神迷茫不發一語。我不清楚他參與的戰役、歷經的榮辱、肩上有過的徽章，而就算清楚了，那些都已成過去。

肩，有時帶著那麼一點與世切割的自得其樂，和荒涼。一場隨時結束的遊戲。

「我簽下去了，會去考軍官。」阿崇說。

那是好幾年過後，一個冬日傍晚，我在麥當勞巧遇阿崇和他女友。這才知道，阿崇高中畢業後，在一所私立大學唸機械。不久服役，受了士官訓，然後打算轉成志願役。

那時他理著平頭，肩膀寬闊，眼神森亮，更像個男人了。

我和他小聊，他說了不少帶兵的瑣事。我發現阿崇其實很在意新兵是否對他敬禮，只要稍微忽略了禮節，就會被他盯上。

然而肩章生活似乎沒讓他過得真實開心，更多高階、刺眼的肩章環伺著他、抑制著他。他說到一些軍中的官僚文化，很多禮節出於制度，服從出於利益，生活裡充滿著應付、奉承與暗鬥。阿崇雖看似老練，裡頭仍有一些稜稜角角的堅持，他厭惡服從操守骯髒的長官，於是在密閉的體制下，孤單地對立、力薄地抗爭著。

後來，我輾轉從朋友口中得知，阿崇父親早在多年前退伍。之後經營一間小吃店，供顧客歡唱卡拉OK、小酌、小賭。但也因此，勿交損友，染上簽賭，開始欠債。

●

不久，我服役了。

因為考過預官又抽到海巡籤，我的肩章很特別，四顆星、一橫線，行話稱「一線四」，代表士官長或少尉的位階。

當肩章撥下時，我愣著雙肩八顆星，有種一級上將的幻覺。這八顆星是立體的，漆以金黃，炯炯發光。我把制服燙得平整，摺線分明，皮鞋油亮，感覺有風。

有次出外勤，行過計程車前，無意間聽見司機們的交談：「這少年四顆星！」我暗爽著。

可是任官不久，我就對這肩上游戲感到無趣。

某次，一梯新兵下部隊。某上士帶著那麼一點惡整的意味，命令新兵集合，限時將黃埔包內的行李悉數倒出，再裝入，再倒出，再裝入……。就在第三個週期時，一位新兵放棄底線，爆發了，開始槌打自己，口裡唸著：「我沒用！我沒用！」後來動員七名弟兄才將他制伏。

「交給你，你是軍官要處理。」

這是四顆星的代價。

這名新兵被打了鎮靜劑，熟睡。醒來時，除了談吐生嫩溫吞，一切正常。我和他晤談一會。他叫河豚，剛滿十九歲，職校肄業，單親家庭。

隔天，我在路上遇見河豚，他舉起雙手，在頭部比出兔耳朵的動作，緊接著頭側一邊，微笑，定格，帶著日系少女的那種撒嬌。

天啊，這是營區，怎麼會有這種兵？我心想。

很快地，河豚就被排副修理，要他戒掉那些俏皮的動作。

每天晚上放風時間，總有幾位弟兄來醫務所和我哈啦打屁。有次，河豚也來了，大家聊得盡興，沒人搭理他，於是他就地模仿貓，那叫聲、那慵懶、那搔癢，彷彿前世是貓。然後，他竟模仿貓伸爪，刮了我的背。

他的行為讓我費解。之後，為了販賣機的吃錢、士官長的一句惡言，河豚在營區上演幾次情緒失控。奉上級指示，我帶他去軍醫院。

精神科醫師要我談河豚的軍中狀況，說著說著，我不經意說出「裝可愛」。醫師說他心智不成熟，適應障礙。

「你為什麼說我裝可愛？」回營途中，河豚醒來似的，認真對我說。

我愣住了。似乎，他那看似幼稚的舉動，都是裝出來的，是他討好、化解陽剛的方式。我開始覺得他不單純，似乎能意識到什麼，或帶著什麼目的。

失控，失控，不如己意就失控。上級擔心他自殺，指示我送他住院。接下來幾個月，河豚都在醫院當兵。

「老是住院，要住到什麼時候？住到退伍嗎？當兵是來休息的嗎？」弟兄抗議著。當河豚出院回營，弟兄們於是挾怨報復，然後河豚又失控，無結局地循環著。

漸漸地，我對河豚感到疲倦，他太不真實了。就在此時，一位和河豚同梯的小軒也出了異樣。

那陣子電視流行一段肯德基廣告：男子因吃到的炸雞不是肯德基的，要任性坐在地上，哭嚷著：「這不是肯德基，這不是肯德基。」小軒的動作就如此。有次集合，被班長指責了，當眾坐臥地上跺腳，手揮撥著，如三歲小孩。

「再假死，你試試看！」有人看不下去，不斷在他耳邊煽風點火，於是他又爆發。是發作嗎？還是偽裝？許多弟兄認定是演戲。但如此不計形象的演出，是需要膽量的，把捍守的最後尺度全然鬆懈。

「他被附身了。不是裝的。」在一次晤談中，小軒從事神壇工作的父親說。他自稱能與靈界溝通，當來營了解狀況後，斷言小軒前世得罪此區神明，希望申請調撥單位。不成，又透過議員，施壓總局介入。

總不能以怪力亂神為由，發文上級請求調撥單位吧！我看著那四顆星，感到無計可施。

●

終於，我退伍了。卸下肩上這些星，墜入真實人間，突然感到輕盈。肩是人生如此虛幻，為期十一個月，如霧，如露，轉眼散發。即使如此，穿行左營街道，對於軍服穿著者，我還是習慣瞄一眼。每一槓、每一勾，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天，我經過阿崇家，門外晾著軍服，驚見衣肩出現一槓。我知道，他升為少尉了！此後，每當路過他家，我會特別留意軍服的晾曬。

幾個月後，某次路過他家，赫然發現已是兩槓，中尉軍官。我彷彿從他的衣肩找到時

序，看見春秋更替，展開一種人生速度。

直到一段時間過後，我在飲料店再次遇見阿崇。這些年來，他的皮膚變粗糙、額紋增加、髮線退後了。老化速度比我預期的多。

阿崇的話卻變少了。

那天他簡單和我提到他父親最近二度中風，左側徹底癱了，手舉不來，腳抬不起。等會得去醫院探視父親，傍晚前再趕回營區。我一時不知如何安慰他，因為他向來都是剛強、挺出肩讓人靠的模樣。

我突然想起他父親曾經閃著梅花的肩，如今卻塌了。

「謝謝關心。」阿崇說完，拎著一件剛熨好的軍服，跨上機車，便陷入車陣中。

盯著軍服上靜靜的那兩槓，漸小漸模糊。我不清楚那些空白的日子裡，阿崇是怎樣地過日？他是否仍像小時候，嚮往掛上肩章的意氣風發？或是重複著初任士官時，以肩章擷取權勢，管轄菜兵的小小優越感？又或者，他其實不想從軍，但為了生活，必須以肩撐出什麼，或扛起家裡的什麼。在虛無的肩章下，面對最真實的人生。

我祝福他。或許歲月會粉飾一切，他那雙架在虛實之上的肩，有天，便更能承載人生的重量了。

肩膀的符碼

焦桐

〈肩的虛構與紀實〉藉描寫肩膀，思索肩膀的相關意義，包括軍人肩章的階級意識、打招呼的部位、以及成為聯繫和依靠的符碼；一開始說：「肩是人體最像小說的部位，有著興盛或衰壞的敘事」，有效點明主旨，同時觀照形象與抽象的意義。

本文主要敘述阿崇，中間穿插較多河豚的故事，結構上略顯不夠結實。

「左營是一個多麼有『肩膀』的地方」，是饒有趣味的隱喻，不僅烘托這個海軍軍營所在地的風貌，更暗示軍人的貢獻，「那是一雙雙肩膀，歷經踏步與答數，和時月磨合的榮光」。有故事，有哲思，對退伍老榮民有深沈的同情。

感情含蓄，批判軍中的官僚文化也顯得溫柔敦厚，效刷淡了可能的憤懣、咆哮情緒，兼具知性與感性之美。

黃信恩



得獎感言

很開心這篇作品能獲獎，對我來說，這是縣市合併後給自己的一則紀錄。能和大家一起以文字編織高雄的文學地圖，值得紀念，也值得珍藏。謝謝文化局的用心。今年也向文化局提出書寫高雄寫作計畫，希望未來能多為高雄寫點什麼，畢竟這是陪我成長、度過寫作時歲的城啊！

簡介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現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總醫師。散文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並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天下散文選。著有散文集《游牧醫師》。

〔優選獎〕

夏至看海

倪惠娟

在我所居住的這座南方大城，大海近在咫尺。雖然平日看不到海岸線，但是，我知道，大海就在我身邊。因為，海風的吹拂讓整個城市瀰漫著南國特有的氣息。在河水與海水交錯形成的鹹淡腥味中，夾雜些許悠閑和幾分寧靜。這是長久居住於南方才會體驗出的地域感受。感受到海洋的存在和自己存在於這座海風下的大城中。無論身處在這座城市裡的任何角落，這股海洋的氣息充滿無聲無盡的召喚，召喚著人們奔向遼闊與深藍，奔向寂靜。

夏天來臨時，蔚藍的天空和朵朵的白雲，總是呼喚著我，去看大海。來自內心深處的吶喊，催促著我，離開陸地，回到海洋。是的，夏天應該是看海的最佳季節。穿越南方海域的微風會掀起潔白的長浪，帶來更接近赤道的生活氛圍。那是一種專屬於南國的獨特味道，慵懶混雜著渴望和一種說不上是快樂或是悲傷的寂寞。飄浮在赤道上空的炙熱氣味，夾雜南洋群島的各種香料辛辣味，隨著被西南季風掀起的層層波浪，一起橫跨大藍海洋旅行千里之後，再揉和

洄游魚群的體味及黑藍淺綠海水的鹹味，襲向橫渡沙灘的植物群落，與花香草薰醞釀成令人酣醉入睡的夏日香氣，飄散四溢。鹹中帶甜的海味從黑水溝邊緣登岸後，即開始朝著山巔海淵游移釋放，再向這座大城的內陸各地暈染浸漬，傳遞遠方廣漠水域的藍色信息。在南國的天空下，你永遠無法抵抗那種從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湧入、穿透肌膚、沁入心扉的藍色召喚。那種召喚一路跨越深海的陡峭海床，朝向岸邊層層奔騰推進，再隨著細碎的海浪湧向大陸棚及淺海，而後與翻滾的浪花一起共舞，化成似有若無的喃喃細語，向你娓娓訴說波浪旅行迢迢千里的點點滴滴。亙古不息的波濤沿著這座大城綿長的海岸線拍擊，神祕的律動，時而撩撥澎湃如海的心絃，時而令人如入禪定涅槃之境。寂靜空遠的海潮音，如梵唄頌讚般縈繞迴盪。那是天地之間最魂牽夢繫的聲音，呼喚著你回歸那片無邊無盡的藍色疆土。

在南方靜靜幽居的我，總是喜歡在海風的吟唱中，聆聽那來自天涯海角，既狂野又孤獨的召喚。在波光瀲灩的南國夏日，背起行囊，奔向大海，像一個浪跡天涯的吟遊詩人般，寂寞卻又自在地咀嚼海浪的語言，是我安住在南方最平靜安逸又游離狂想的悠活之道。當白浪開始隨風翻飛時，我又像一個行腳雲山麗水的苦行僧，泰然自若地遊走在珊瑚礁石灰岩岸與砂礫岸的灌木叢間，捕捉隨著綠光晃盪的鳥蹤蝶影。在潮起潮落間品嚐山海交錯的南國氣息，享受海濤捲起千堆雪的悠遠寂靜，應該是我棲居在這娑婆世界中最純淨幸福的滋味。

斗指乙時，夏將至。所有屬於南方最酷熱的歡愉喧鬧，正如澎湃的海潮般湧入陸地。每

一顆紛亂的心都準備著，等待瘋狂的召喚，逃離都會的煩悶與混濁。吹海風、賞落日、聽海濤、吃海鮮、買魚貨，共同形塑出這座大城最獨特的海洋生活風格。徜徉在海天一色的南國情調中，享受浪漫悠閒的夏日時光，是城市人普遍擁有的海洋體驗。那些平時隱匿在大城生活中的海岸邊境地帶，成為渴望暫離城市喧囂的人們遊走的異想空間。於是，絡繹不絕的遊客讓純樸寧靜的漁港，頓時熱鬧非凡。海濱木棧道承受著一具具出走都市的軀體，過境海岸時的厚壓重量。渡輪來回不停地穿梭在二岸，載滿想把自己放逐到海島上的都市人。遊覽車接踵而至，吐納一團又一團渴望親近海洋的觀光客。擁擠的遊客在眼花撩亂的海鮮、烤小卷、燒酒螺的味蕾誘惑下，及短暫的離島觀光中，各自滿足對海洋的想像與嚮往，閱讀屬於自己視線內的海洋。

在南方，看海彷彿是一種時髦的逃逸，一種呼朋引伴的吶喊，無所事事地，消費異境喚起的孤寂感，再填補自己心海的空虛。浪濤的偈誦音與人潮的喧鬧聲互相交織沸騰，成為南國盛夏最虛幻的海洋變調雙重奏。當海潮與人潮都隨著天光的隱沒漸漸散落退去時，沒有人記得沙灘上壯麗縱橫的馬鞍藤花海，也沒有人聽過草叢間珠頸斑鳩的短歌微吟，更不會有人憶起每一朵閃爍著燦爛流光的浪花。夏至的極盡喧嘩淹沒所有最細微的聽覺與視覺。浮光掠影的看海，讓人記不住大海的模樣。只要遠離島嶼和海洋召喚出的異境，海洋空間承載的意象和呈現的內涵，立刻像孤島一樣，再度被遺忘於都市的邊境上。在這座浪濤拍打的南方大城，你必須

用心地傾聽海洋的呼喚，才能真正觀看大海的顏色，擁抱南方的粗獷原始，回歸那片屬於自性的空寂與遼闊。

我的海洋之書，記錄南方海岸踏查的樂活歲月，摺疊一頁頁島嶼居住經驗和漁村生活回憶的生命風景。人文歷史的發展軌跡和海岸生態的環境變遷，如經緯般縱橫交錯，構成一張張可以讓我航行其中的海洋地圖。我的大海，沒有東岸遠古海洋的波瀾壯闊與浩瀚無涯。西岸的海，狹窄且淺。紅橙的落日沉入大海之處，即是地平線。海的另一端，是另一個大千世界。從此岸到彼岸，並非長路漫漫。西岸的海峽，不似東岸的汪洋那般地人跡杳渺。小至膠筏、舢舨，大至近海漁船，乃至遠洋漁船和國際貨櫃輪，讓這片無數大海子民賴以維生的海域，永遠充滿蓬勃的生機和濃郁的鄉情。漁舟的身影在湛藍如鏡的大海上搖晃，彷彿訴說著這塵世間的滄與桑。大船入港時的壯觀宏偉，卻又可以讓我高聲讚歎歡呼，快樂的心幾乎隨著汽笛聲飄盪至天空。我的大海，沒有隨波逐浪的鯨豚和翻車魚，也沒有在浪尖盤旋出沒的鷗鳥。傳說中的白海豚未曾離開濁水溪出海口的界線，游向國境之南。海豚灣是攀附著漁人傳聞而存在的美麗名字。烏魚拜媽祖卻是追逐烏魚的先民們，流傳在這片海域上最虔敬海洋的神話。季節性洄游魚群呼喚著討海人乘風破浪，那或許是鯛、或野生石斑，或白帶魚發出的樂音。水仙王聖誕過後，是出海追逐鐵甲芳蹤的時節。皮刀和狗母的身影雖不起眼，卻可讓漁船裝滿輕盈的海釣快樂。悠游成群的豆仔魚，靜靜飄盪的海月水母，甚至於一尾花身仔的突然出現，即可豐饒我的

靈魂。大杓鷗和黑面琵鷺不會在我熟悉的海灘沙地上駐足停留，但是，白鷺鷥的低空飛掠，卻足以讓我的心像一隻飛魚般跳躍不已。斑鳩在海岸灌木林中此起彼落的低吟詠唱，可以為我召喚出一整片澄靜悠遠的藍天碧海。而我曾經這樣聽說：在那遙遠的時光中，成群的鳥魚從島嶼的最南端出發折返，循著黑潮支流洄游北上，然後，在銀波萬頃的月夜，化作人身，悄悄上岸。我未曾在冬日的魚路上和一隻返航的信魚相遇，但是，我願像那傳說中的人魚一樣，在流月無聲，波光盪漾的靜夜裡，坐在斜灣的礁岩上，哼唱著屬於我的大海之歌。那是一首如漩渦星雲般憂鬱的熱帶之歌，充滿思念遠古和回歸原鄉的音調。

夏日將至，我和所有在這座城市內肆意嘶喊的人們一樣，想去看海。一如過往的每一個充滿南方燥熱的夏日，我像一隻渾然忘我的蟬，極力地想將所有來自外境的噪音，隔絕於耳際，躲進屬於我自己的海角，盡情地嘶鳴。遠海正在呼喚。憂鬱的熱帶隱藏著南方生活的寧靜與狂喜。日光下的海岸，閃耀著金光。木麻黃和林投盤據的海岸林在風中呢喃囁語。雌構樹的火紅漿果像一朵朵絢麗的煙花，彷彿仍在等待消失的鹿群再次到來。千絲萬縷的無根藤是南國濱海大地上，最令人驚嘆的魔髮魅影。隨著風兒落地生根的仙人掌，在沙灘一隅炫耀著燦爛奪目的黃花。大白花鬼針的龐大群落，總是如影隨形地出現在腳邊。馬鞍藤和濱刀豆在沙灘上匍匐前進。菟絲和蔓荊永遠糾纏不清。草海桐沿著海岸一路蜿蜒旖旎。夏日的海濱是一首魔幻又美麗的荒野之詩！站在陸地與海洋交會的邊境上時，藍天白浪會將遠方召喚至耳邊，訴說著那

些曾經發生在遙遠時光中的大小事。在海洋的環抱中，自己彷彿一座島嶼般，和俗世的塵囂隔絕。此時，世界顯得那麼遠，又這麼近。當海水直接打在腳背上化成泡沫時，心也就跟著大海一起去旅行了。

看海，是一種鄉愁，一種充滿前世記憶的鄉愁。每次與大海相遇的旅程，都是我的歸鄉之旅。這條漫長的歸鄉路，既陌生又熟悉。西岸的海，總是充滿莫名的惆悵。祖先飄洋渡海的艱辛和討海人的汗淚，猶似在我的血脈中奔流不歇。在南方，似乎沒有一種風景比湛藍深邃的大海，更容易引發思念悠悠與惆悵慕戀的情境，沒有任何一種風景比變幻莫測的大海，更容易興起逝水年華與浮生若夢的喟嘆。在港灣外，有一片廣闊浩渺的藍色水域，彷彿充滿往昔累世的因緣，總是令我牽掛不已。這片海，是我的靈魂棲居依止的聖境。歸鄉，是回歸生命的原點，是解愁，也是朝聖。

今天，我回去故鄉，看大海。因為，想看大海，所以回去故鄉。因為，想念故鄉，所以順便去看大海。很久，很久以來，故鄉和大海經常只出現在我的夢裡。暗夜濤聲中的故鄉彷彿一個遙不可及的國度。故鄉其實不遠。搭著渡輪，幾分鐘的航程就到了。那是掛在港口西南邊一座狹長的叢爾沙島。船離開哈瑪星後，海洋的味道就愈來愈濃厚了。我在一片嘩啦啦的海水拍打聲、渡輪引擎聲和輪船汽笛聲中，抵達小島。船將靠岸的那一刻，被無根藤瘋狂地被覆蓋整個山頭的「薩拉森」海岬，立即出現在我的眼前。此時，我明確地知道，故鄉真的就在我身

邊。而我，也和故鄉一樣，即將置身在大海之中。

沿著通山路深入，步行至盡頭，翠綠的山壁昭現眼前。珊瑚藤和無根藤爭著搶地盤，飄竄的胭脂紅花朵像提著燈的精靈般，點亮整座山。登上山頭，俯瞰整座島嶼時，故鄉不再是在夢裡，而是在我的懷抱中。今天，我站在爬滿苔蘚的砲台城垛上，看到故鄉躺在大海上的模樣，記憶如浪潮般瞬間湧至，彷彿自己正回到童年時的海防年代，站在山腳下，仰望這座山。我的雙眼迫不及待，緊盯著遠方湛藍無垠的海平面，巡視海洋的動靜和島嶼的樣貌，深恐眼底下的一切會稍縱即逝。在對岸摩天高樓的映照中，這座由珊瑚礁石灰岩與河川沖積砂土構成的島嶼，像一艘獨木舟靜靜地停泊在北緯22度37分以南，東經120度15分以東的海面上。矗立北端的海岸山脈，彷彿一隻座頭鯨，日夜守護著這顆海上明珠。往右看，外海波濤洶湧。往左看，內海盡是忙碌地進出的船隻。惟獨這座島嶼，遺世而獨立，充滿寂靜與寧謐。遠眺位在南端的古厝群落，時光彷彿在剎那間停滯下來。那裡是我童年時成長和四處流浪的地方。儘管島嶼的地貌在悠悠歲月中被迫不斷地改變，但是，古老的漁村聚落依然保存舊時的淳樸風貌。我深知，在那些野牽牛默默攀爬的瓦礫堆與廢墟中，埋藏著我童年時所有的歡樂與悲傷。

曾幾何時，一水之隔的故鄉從一個繁華落盡的漁村之島，搖身一變，成為都市人拋開煩憂的海角祕境。回到南方定居後，近在咫尺的故鄉竟也成為我淨化心靈的朝聖之地。當深陷於都會生活中而逃離不開時，站在進入這座城市的古老渡口上，靈魂彷彿可以找到一個暫時的出

口。在同一座南風依戀的城市裡，彼岸與此岸各自用不同的符號訴說著欲望與記憶。彼端，構築於壯麗的群山與遼闊的海洋之間的南方大城，充滿雄偉與繁華。而曾經擁有昔日榮耀的這座島嶼，卻在另一端承載著斑駁殘存的形貌。在不同的空間量度中，彼岸與此岸交換著不同的欲望，卻又重疊著彼此相同的記憶。一道海，是連結二端的路線，卻也成為一條界線，區隔了現實與虛幻。故鄉在界線之外恍若一座桃花源，飄蕩在南方的大海上。所有外界的紛擾，彷彿都可以在這裡獲得平息。進入這座島嶼時，對岸的城市彷彿不存在。因為，我和其他旅人一樣，渴望一座島。

和其他多數疲憊的城市旅人一樣，我渴望一座安靜的島。一座不為其他任何人，而只純粹因為其本身而存在的島。少了假日觀光客戲水逐浪的喧囂嬉鬧，今天的大海顯得特別地壯闊與安靜。長長的風浪，通過海面，由遠而近，湧向沙灘。碎浪撞擊著海岸，發出清脆的聲響。微風輕柔地梳理著每一朵浪花。波光粼粼中的故鄉，恢復了原始與樸實的面貌。寂靜中帶著幾分過盡千帆的無奈與滄海桑田的淒涼。潮來潮往。在流逝的歲月裡，只有大海忠實地陪伴這座小島。我好喜歡在如此安靜的日子裡，看著故鄉靜靜地躺在大海上的模樣。那就像天使哭了一整夜後，遺落在人間的一滴淚珠，而後幻化成一座沙汕之島。日以繼夜，擁抱著湛藍的海水一起甦醒與入睡。

不論經歷過多少的風華與落寞，我的故鄉始終逆來順受，默默地承襲海風與鹽霧，靜靜

地躺在大海的懷抱中。那舟楫穿梭，商賈雲集的鼎盛年代，都已經隨著海潮而逝。童年時的漁歌唱晚，早已成為絕響。「萬里風檣認影來」的打狗澳美景，也已停格在詩人墨客吟詠的優美詩賦中。星移斗轉。歷經數百年的時空變遷，故鄉依舊佇立在水一方，回應島民和彼岸城市集體欲望的呼喚，接納所有變化帶來的衝擊。文明的腳步訴說著這座島，每一個已被遺忘和即將被遺忘的過去。沙島的命運就像討海人，總是波濤起伏，充滿冒險和挑戰。每一次的轉變，都如浴火的鳳凰，充滿堅毅的生命力。就這般安靜地，夏至的午后，我在風聲與浪濤聲中，仔細地端詳這座島嶼的每個角落，站在故鄉的土地上，細數過往的每段歲月。沿著山壁下山的途中，我看見幾株山素英、大白花咸豐草和馬纓丹，從珊瑚礁岩壁洞穴中鑽出美麗的花朵。故鄉總是以這種逆境中求生存的驚喜，回報我的心靈之旅。

我不知道，離開故鄉後，這座島嶼和我在流逝的時光中，究竟失去了什麼？又得到了什麼？這座上世紀淪為石化業電石渣廢棄物蹂躪糟蹋海岸數十年，且長期被大眾棄如敝屣的邊陲島嶼，已蛻變成為都市人擁抱海洋，重塑城市幸福記憶的空間。現代與原始交錯複雜的符號元素，賦予這座島更撲朔迷離的形貌。成為異鄉人的我，在每一次的海岸踏查中，必須不斷地挖掘已鐫刻在心靈深處的記憶，尋找每一段已消失或難以辨認的海岸，再憑藉殘留的遺跡或者老的口述，重新勾勒海岸的形貌，重組海洋記憶。旗后、烏松、大汕頭、赤竹仔、中洲、七柱、崩隙，一連串已不復存在和仍倖存的舊聚落名字，像顆顆珍珠般，串起烙印心底的漁村回憶。

身為討海人的女兒，我對這片童年時與我相伴，如今卻不斷流失的細緻沙灘和天然海岸線有著萬般的不捨。瞬息萬變的海洋環境賦予每一次的海岸踏查，新的內涵和記憶，同時喚起新的海洋省思。

從連接高屏大溪出海口陸地的砂嘴半島，變成隨波逐流的隔離之島，這座不被地理學歸類於離島的島嶼，在我的海洋之書中，寫下一頁又一頁瑰麗迷人的海洋傳奇。今天，不論是世居的島民，或是棄島而去的遊子，終於可以大聲呼喊故鄉「旗津」的名字。縱使沙島的討海文化逐漸隱沒消失，但是，海洋子民堅毅又包容的性格，仍然會在這片大海上，揮灑出美麗的一片天。在不斷解構與重新構築的島嶼形貌中，故鄉依舊會安靜地躺在大海上，哼唱著亙古不變的寂靜之歌，撫慰著我和旅人們的心。

船，緩慢地駛離小島後，海洋的味道並沒有遞減，反而更加濃厚得化不開。因為，今天，我牢牢地記住故鄉躺在大海上的模樣。那是日落之處，最美麗的容顏。

生活在這座靠海，卻又不容易看到海平面的南方大城，我經常想像自己是一隻迷失在陸地的人魚，穿梭在水泥叢林中，嗅聞大海的氣息。然後，悠游在記憶之海裡。生活困頓時，故鄉躺在深藍的大海中閃閃發亮的模樣，也會讓我的靈魂閃耀著燦爛的光芒。夏日，南方海島的意象可以很簡單的，一點一滴地填滿旅人的心靈空間。當你來南方時，請記得，像我一樣，聆聽最原始的呼喚，去看大海。穿越三億六千萬年的演化時空，回到海之濱，瞭望孕育萬物生命

的浩瀚汪洋。在艷陽中，進入南風幽幽地守護的漂浮之島，構築不同的海洋記憶與欲望。然後，站在鯨魚背脊般的山頂上，凝視這座島嶼安詳地沉睡在南方大海中的模樣。

表現情感冷凝而不煽情

蔡振念

一篇好的散文，除了文學技巧外，還要能掌握書寫的主題，借主題表達情感，借主題展現作者的知識。因為文學的主題萬變不離其宗，不外寫人生的種種，人與世界、環境、萬物的關係，因此如何借題材展現創作技巧，豐富讀者的想像與知識，進而開拓讀者的閱讀經驗和視野，就成為好作品的諸多要素。

〈夏至看海〉基本上具有了上述的要素。例如，在情感的表现上，作者借著看海展開了鄉愁之旅，看海的同時又呈現了故鄉百年來的滄桑變化。對故鄉極盡描寫之能事，文末才帶出旗津之地名，使表現情感冷凝而不煽情。

又這篇文章的知識性也有可稱道之處。作者以如此長篇的散文來寫看海這件事，充分表現對海洋的知識，讓人眼睛為之一亮，文中寫到漁民捕捉的魚類如狗母、花身仔、豆仔魚，海岸植被如大白花鬼針、濱刀豆、構樹等等，知識性十足。

倪惠娟



簡介

台灣高雄市人。一九六五年生於旗津。

畢業於文化大學德文系及西洋文學研究所德文組。

曾任高科技研發協會德語翻譯師、翻譯公司多語翻譯專案經理。

熱衷文史與藝術。目前致力於以文字及圖像記錄南方大地。

得獎感言

獲知作品〈夏至看海〉得獎，內心頓時澎湃如海，但旋即回歸平靜，船過水無痕。我書寫，故我在。書寫是為了感知自己的存在，在文字疆域中尋找一片讓心靈棲居歇息的大地。通向語言的道路有無數小徑。我以文字呈現圖像，在詩與思之間探索屬於自己的創作之路。

遠離家園的曝光心情 ——散文類決賽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委員：林文義、吳晟、陳列、焦桐、蔡振念（依姓氏筆劃序），由委員公推吳晟為會議主席。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劉伶珍、田運良、林瑩華

紀錄整理：郭漢辰

初選結果：散文類共有二八三件參賽，初審後進入複審一四九件，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二十篇作品進入決賽，作品票數如表列。

4票	〈碎石傾頹的流域〉
2票	〈遲太陽〉、〈百年好合〉、〈肩的虛構與紀實〉、〈洋蔥的滋味〉、〈曝光〉、〈遠離家園〉、〈pieces〉
1票	〈霍夫曼〉、〈觀音山上的日子〉、〈我那悲家的家鄉呀！〉、〈夜班的安寧病房〉、〈尋夢之書〉、〈認識一位貴族〉、〈阿猴林定風波〉、〈生命的藍圖〉、〈阿嬤的地下故事〉、〈英雄不哭〉、〈夏至看海〉、〈死氣〉

評審說明各自選評標準

吳晟（以下簡稱「吳」）：此次參賽作品特別多，我覺得閱讀過程雖然比較沉重辛苦，但更有一份喜悅和感動。我認為從頭到尾看完所有作品，才能對參賽作品有整體了解。

我第一個先用讀者的心情看這些作品，不會有什麼期待，要發掘什麼大師或寫手。我認為文學獎的舉辦，不但要發現很傑出的寫手，更要鼓勵很多人把生命動人的故事寫出來。第二個部份，才開始進入各篇作品品質的深入探討，哪那些作品符合文學標準，逐一比較分析。

焦桐（以下簡稱「焦」）：閱讀散文，我會想台灣散文發展是怎麼回事。散文是非虛構文類，

但之前一陣子流行有故事的散文，我一直在想散文有那麼必要，一定得依賴故事進行嗎？散文應該言之有物，有主題內容以及敘述手段，包括行文節奏感等等，把文章的思想情感，好好表現出來，才算是一篇好的散文。

陳列（以下簡稱「陳」）：我評審的原則，看作品描寫什麼東西，如何去寫，它的題材是否與高雄有關。高雄的題材納入考慮。至於作品怎麼寫，包含語法以及文字結構，如果這部份都表現不好，再偉大的題材都不是我想要的。

蔡振念（以下簡稱「蔡」）：散文不是要有故事性。作者很多把故事和散文寫在一起，有些作品介於文類之間的灰色地帶。但我認為文類還是有很清楚的區隔。我評審的重點，散文審美的標準，是否懂得運用散文書寫的手法，呈現作者想表現的主題。作者還要能展現文字風格，一個作家不止要會操控文字，更要有豐富的知識，散文要呈現知識性的內容，作者的深度也是我評審的標準之一。

林文義（以下簡稱「林」）：這次評審標準，我個人的看法，應盡量避開上屆打狗文學獎得獎作品。尤其目前有大量寫家族性的題材，如何突破是書寫的重點。如果要年輕人作品就具備大師的文字風格，是很困難的標準。很多參選者要寫高雄，只要在網路上搜尋，很快就可找到許多內容。我認為如果得過打狗文學獎首獎，就不用再參加比賽了。文學獎是給自己肯定，以及進入文學界的入場卷，作者必須珍惜創作的機會。

一票討論：由於獲得一票的作品有十二篇，主席決議每位評審推薦一篇自己圈選的作品。

〈觀音山上日子〉

林：有很實在的在地文學，有鄉土農村的種植經驗，特別向大家推薦這篇作品。

吳：我附議。

〈夜班的安寧病房〉

吳：有把夜班的很多故事，串連在一起，讀來令人感動。

林：這篇與上屆首獎作品題材內容類似，我把它排除。

〈我那悲情的家鄉呀！〉

吳：我目前對整個台灣西海岸的污染了解比較深，這篇文章的題材很切題，表現得很完整。事實上那種悲情，那些地方的人生活的悲苦，這篇作品都描寫得很清楚。

林：我會從類似題材挑選一篇，這篇與〈碎石傾頹的流域〉很類似，我選〈碎石〉。

蔡：題材並不是唯一選擇，但這篇文字我沒辦法接受，文字過於陳腐。

〈尋夢之書〉

蔡：作品裡提到的這些人，有很豐富的知識性。

〈夏至看海〉

蔡：很少看到作者，針對單一作品，有如此多樣性的表現。

吳、林：我們附議。

第一輪討論結果：共有〈夏至看海〉、〈我那悲情的家鄉呀〉、〈在觀音山上的日子〉進入

第二輪決賽，其餘九篇作品遭淘汰。

第二輪討論初選兩票以上的作品。

〈遲太陽〉

焦：我特別喜歡這篇文章文字的節制，使得內在情感因而展現得格外飽滿。這篇作品的文字有詩的質感，文字讓人閱讀起來，知性感性交融。

蔡：他寫的是隱形眼鏡，作品裡有很豐富的文學知識，使用小標題凸顯文章架構非常完整。

陳：整個文字相當精彩，藉著隱形眼鏡，談異國的戀情。我不認為這些文學上的知識是個優

點。我只是看著文字，想像穿著相當時尚的女子，談文學等事。但我認為部份文字不需要，顯得有些炫學。此外，這篇作品與本屆文學獎的宗旨沒有密切關係。

林：文字非常精美，部份文字造成緩慢效果，營造特殊氛圍。

吳：此文提及太多作家的名字，我大部份都不知道。文章使用太多知識，讓人不甚了解，還有許多語詞也不確定。

〈百年好合〉

林：這篇作品，出現很多很奇怪的語法，可以讓評審們好好討論。

焦：這篇作品是我覺得最好的作品之一。文字非常生活化，很流暢。情感非常節制很飽滿。我稱之為海明威式的流暢。作品裡的粗話寫得格外精采，這些話語都將作品裡人物的情感緊密聯結。把文字經營得如此生活化，是很高難度的技巧。

短短的作品，有史詩的氣勢，作品裡的髒話，並不一定要用台語講。這些粗口如同後殖民主義的離散氛圍，如同大時代的集體記憶。作品裡有屬於高雄的記憶。

陳：文字的流暢跳躍，有很多事情在那跳躍之間，就不用多講了。這樣的文字，書寫落籍在高雄的外省人，相當動人。但情節虛構的成份是不是很多，也值得商榷。

蔡：在台灣找不到這樣的作者，但在大陸有很多這樣的作者。後來沒選它的原因，是看起來不

像是台灣作者所書寫的文學作品，反而像是大陸作家的文章。

吳：不是說作品寫得不好，作品裡的髒話，如果用台語來說的話，就會覺得更加粗鄙，並且也不需要如此重複。

〈肩的虛構與紀實〉

吳：左營有很多軍人，作品裡的肩有兩個含義，第一是男人的肩膀，第二個意義，軍人的肩膀上有官階，代表虛榮與權勢。肩上人生如此虛幻，緊扣肩膀與官階意含，是上乘之作。

焦：知感性交融得很好，轉場很快，甚至批評也帶點喜感溫柔。看到作品第一段，就被它說服了，文字相當精鍊。

陳：作品到了第三頁，我覺得很精采。但是第三頁至第五頁所寫的內容，與主題肩膀毫無關係。作品後半段比較鬆散，與主題沒有切合。

林：一看到作品，寫得很完整，但是後半段寫到預官，就覺得太冗長了。

蔡：作品裡有很成功的地方，也有很失敗的地方。

〈洋蔥的滋味〉

陳：作品看起來很平常，但文字不造作自然，描寫主角回到故鄉種洋蔥的過程，材料非常豐

富，中間容納了父親的生命史，包括和高雄如何奮鬥過來。這些材料的裁剪調度，整個結構相當完整。但也有其敗筆。

吳：作品裡出現的環保聯盟，我認為不必要出現，也過度強調。作品裡敘述過程，心平氣和，後面整體感覺，非常動人。環扣整個南台灣耕作史。我認為使用的語言文字，要看題材本身而使用，才能恰如其分。

蔡：它是報導不是文學，裡面沒有文學技巧。

焦：作品缺乏文采，彷彿剛剛練習寫作的作品，不是好的敘述手法。

林：我也覺得這篇文章像報導文學。

〈pieces〉

林：第二次看結構鬆散，我放棄選擇它。這類作品時常出現在文學獎場合。作品裡出現的對話，比較像是小說不像散文。目前在台灣的文學獎市場，家族散文實在出現太多了。

陳：一開始也覺得不好，後來慢慢看覺得很不錯。作者用了很多片段，與母親互動過程，組合了母親的形象，展現對母親的深情。

蔡：沒選它原因，作品裡的文字經常重複，也出現對話，。

〈曝光〉

焦：我被這篇作品真心的情感所感動。全文透過一張照片，弔念同志情人。這裡面的情感很平實，文字剪裁相當得體。比較弱的寫手寫到這種情感之事，通常就哭天搶地。但這篇文章文字清淡卻相當有情感。引用聶魯達的文字，不受到牽制，更甚於白先勇的作品。

陳：作品像是作者對著讀者說話，筆觸相當細膩，呈現反覆思念，感情是有細節有感情有圖案有味道，感情秩序一層接著一層被剝開來，十分有味道。不過，文章裡引用聶魯達的文字，反而受到牽制。

蔡：用了很多成語。

林：我也覺得作品一開始就引用聶魯達的話，反而被牽制了

〈遠離家園〉

焦：我喜歡作品都帶些隱喻，這篇作品與〈碎石傾頹的流域〉是同樣的題材，剛開始讀時有些不耐煩，這可能是我少數喜歡的修辭不好的作品，細節處理得很好，隱含敘述上的技巧。在生死交關時，人會用什麼修辭都已無所謂，我被文字強烈情緒所感染。

陳：作品不是我喜歡的風格，太直接了，但這篇文章卻讓我愈看愈喜歡，被作品的飽滿情緒帶著走，全文很有臨場感，帶我進入文字所描寫的世界。

蔡：作品裡呼喊式的語言，太煽情太直接了，沒有文學的技巧。

林：作品很可能是原住民寫作，我支持這篇。

吳：在討論的過程中，彼此相互通交流。在那種情境，使用那種語言，反而撼動人心。

〈碎石傾頹的流域〉

蔡：再看一次，我會投它一票。

焦：作品雖然回到災難現場，技巧不傑出。

陳：作品是非虛構的現實，文字慢慢將人帶進作品的世界。文章花了兩頁，都在談夜鷹，這是最大的問題。

林：災難的題材，他的文字卻是平平而已。

吳：每種題材都有其特色，寫到這種鄉土的就歸類於題材。這種題材和其他題材都是一樣的。我們選某類作品，應該是說它寫得好，而不是說題材寫得正確。

第三輪決賽投票：經過評審會議討論後，共有十一篇作品進入第三輪決賽，主席決議評審們各自為十一篇作品的名次排序，第一名為一分，第十一名為十一分，總計分數最低者為首獎。評審焦桐建議，總分第一名的作品，須有評審列為第一名，始能列為首獎。票數統計如表列。

夏至看海	肩的虛構與紀實	遲太陽	百年好合	遠離家園	曝光	複審入選作品				得分	獎項
						吳晟	林文義	焦桐	陳列		
5	4	9	11	2	7						
5	8	4	2	3	1						
10	2	5	1	4	3						
8		7	5	2	1						
2	1	1	3	7	5						
30	6	26	22	18	17						
優選獎	優選獎	優選獎	評審獎	評審獎	首獎						

由於〈夏至看海〉與〈碎石傾頹的流域〉名次相同，評審蔡振念支持〈夏至看海〉以各個面向寫海，文學性比較高。最後五位評審舉手投票，四票支持〈夏至看海〉列為優選。

根據第三輪票選結果，主席宣布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名次如下。

首獎：〈曝光〉

評審獎兩名：〈遠離家園〉、〈百年好合〉

優選獎三名：〈遲太陽〉、〈肩的虛構與紀實〉、〈夏至看海〉



曝光

◎ 台語文學新詩類

〔台語文學新詩類 總評〕

表達技巧成熟，台語使用及句法結構還可講究

李魁賢

收件總數七十件，經過評選委員廖瑞銘、陳昌明、張德本、李漢偉、李魁賢共五位審閱，每位先選六件，通訊投票，入圍二十一件，統計四票一件、三票兩件、兩票兩件、一票十六件。會審時，就入圍作品一件一件討論後，評選委員再一次投票，共款每位選六件，複選升格得五票兩件、四票一件、三票兩件、兩票兩件、一票四件。詳細討論後，評選委員全體同意以得票過半數的三票以上五件進入最後決審，以排名投票方式決定獎項，結果：

首獎：〈佇外垵海岸走揣痕跡〉

評審獎：〈憂婆夷〉、〈雙溪的目屎〉

優選獎：〈愛河·白鴿鷺〉、〈唸一杯記持——坐佇打狗英國領事館〉

針對參選作品，評審委員的共同見解是，尊重作者各人無共款的台文書寫方式，評審是以詩質俗表達技巧為考量重點。評審委員也發見大部分作品有增加減減是由華語思考，直接借用華語漢字，無經過消化，就安爾準做台語使用，是比較美中不足的所在。

反轉來講，由這次參選作品，也發見台語詩在表達技巧上有成熟的運用，將抽象思考用具體物象進行象徵的處理，但是台語使用方法論的簡潔、精煉，以及句法結構上的處理，也還有講究的餘地。



〔首獎〕

佇外垵海岸走揣痕跡

李秀

1. 狂奔的海域

有人知影我的祕密佇佗位，祕密就會消失佇空氣
 風佇外垵島嶼琴子頂，一直挨吹拍著澎湃的樂章
 我的宮殿刻佇石壁縫，雖然受著海風忘情吞食
 我知影，伊會受著保護，因為佇故鄉的土地

不過，媽媽，我的宮殿忽然無影無跡
 誓言已經風化矣，我的祕密堅凍佇海湧
 汝暝日守護這塊澎湖島嶼，敢通共我講

因為風？因為浪？因為時間？因為空間？

2. 坡頂三仙塔

宿命恰信仰互相滾絞佇外垵漁港
 當年為著留予過往漁船平安的通知
 溫府王爺降旨起造坡頂這三座仙塔

假使每一個流浪佇海外的澎湖囝孫號作海賊
 海賊轉來伊的領地，少年海賊已經對伊生份
 伊已經失去領地，領地單那存佇伊的記池內

老人亭四色叫牌當中，揣著一絲絲仔母親的風景
 但是假包（paus）的幻影，猶閣須要三仙塔的指引
 無者，走揣先祖的血跡，會閣絞入去海湧中漂流

3. 車葉仔（螺旋槳）的氣勢

車葉仔捲起倂濟的倒流佻水湧
 海賊捲起的波浪，佇外坡的日頭跋
 車葉仔無奈倒咧，欲講以早的水流
 但是，纜繩已經冗去！

轉來的海賊失去伊的領地佻風景

一切的搶奪留落來單那時光的皺紋
 搶奪物品？搶奪時間？搶奪空間？
 是啊，纜繩已經冗去！

捲倒轉來的波浪堅凍佇海墘日頭跋
 以早的勇猛挺進，今日的漚鐵踞腳
 恬恬靜靜車葉仔，時光的牽牽拖拖
 纜繩已經冗去！纜繩已經冗去矣！

4. 螺仔殼的虛空

倒手摸著清朝康熙，正跛踏著外坡村
 複雜幼路的雕刻呈現溫王爺的柔情威武
 思念的字姓刻佇廟寺石柱的寄付名單之間
 阿爸，我親像佇遮會當掠著汝一寡仔風采

當年韋恩風颳當咧凌遲佻您血肉相連的島嶼
 汝奄奄一息的身軀，那會堪得彼場狂風暴雨
 落尾汝停止莊嚴的氣絲，留落滿遍散掖的海嶼
 浪絞船漂佻位會當避險？星沉歧路啥人來點明？

汝捌佇溫王府廟前海墘，撿獅螺仔殼予我
 汝恬恬走矣，叫我欲按怎觸摸螺仔殼的虛空
 外坡的水猶原青藍，廟寺燈火猶原飄舞無斷
 但是阿爸，真實的汝，我欲去佻位走揣咧？

5. 上尾的一線天光

佶濟時間的螺仔殼消失佇水花的侵襲
佶濟空間的軌道消失佇手內中的票根

佶濟童年的奇夢消失佇成熟穩定之中
佶濟日時的光影消失佇厚霧密雲之中

佶濟海洋的領域消失佇土沙粉的沖跡
佶濟思念的線絲穿梭佇前世俗這世

佶濟生命的滾掙佇釣餌勾牢的瞬間
上尾的一線天光點著你我喘氣之間

意象與詩質生動富層次感

陳昌明

高雄是外來移民人數眾多的港都，其中有一群人是從澎湖移居至此，這首詩正是在高雄追憶澎湖的作品。此詩台語語言與詩質的經營兩相得彰，例如「有人知影我的祕密佇佢位，祕密就會消失佇空氣／風佇外垵島嶼琴子頂，一直挨吹拍著澎湃的樂章／我的宮殿刻佇石壁縫，雖然受著海風忘情的吞食／我知影，伊會受到保護」，意象與詩質都非常生動。本詩雖分五節，彼此不相連屬，卻以「海湧」的水意象貫串全詩。海浪代表時間的侵蝕：「誓言已經風化矣，我的祕密堅凍佇海湧」；也代表曾負載祖先渡海的過往：「走揣先祖的血跡，會閣絞入去海湧中漂流」；歷史在其中若隱若現：「車葉仔捲起佬濟的倒流踏水湧／海賊捲起的波浪，佇外垵的日頭跤」，而先民面對自然災害無助的感受：「海絞船漂佢位會當避險？星沉歧路啥人來點明？」表現的正是無依的苦難。其中不論童年的回憶、先民的歷史，都在時間中漸漸消逝：「佬濟時間的螺仔殼消失佇水花的侵襲」。此詩在意象的運用，內涵的抒寫，都頗富層次感，是此次參賽者中最傑出的作品。



李秀

簡介

外垵，父母血跡（出生）的所在，我日夜思念的宮殿。海風狂奔的水湧，刻佇石壁縫的記號；漲潮時海湧的澎湃，退潮時銀白綿長的沙灘；紅樑飛簷的溫王廟前，有我熟似虔誠的面容……各式各樣的形影，無暝無日隨著萬物 *and* 我作伙游離穿梭。

思念是一種悲戚的聲音，造巢佇漫長的歲月當中。如果割肉的痛會當予詩神疼惜，好親像暗暝對失去光明的日時，佇伊的耳空邊輕輕仔講，「親愛的孩兒，免淡志，我會付予汝新的生命。」

得獎感言

祖籍澎湖，出生佇台灣高雄市。得獎的台灣小說、散文、童詩、新詩、歌詞的作者。思念親情、反省愛情、關心社會。二〇〇二年以作家身份移民加拿大，為著欲予愈濟的族群了解故鄉台灣，英譯出版自己的小說《井月澎湖》。至二〇一一年出版十一本書。目前是英文、台文的創作。

〔評審獎〕

雙溪的目屎——懷念文學先生鍾鐵民

陳利成

一條溪水一世人會當載「濟憂愁？」

無人知影，伊的心事，恬恬藏佇溪底

是安怎的湍流佢躊躇……

黃色的蝴蝶，展著美麗的梦想

飛來飛去，飛來飛去，飛作

一領薄薄的新娘衫，穿佇雙溪的樹林

所有的情愛，用文學作伴娶，攏總

嫁予笠仔山腳的你

雖然有驚惶有歡喜，你嘛勇敢

用肩胛頭共伊擔起來，擔起來飼大人

漂洋渡海 翻山過嶺的願望

佻心意，雖然有時陣親像一座

島嶼「Isal」呢重……

一條溪水一世人會當唱「濟歌？」

啥人知影，雙溪的水位啥物時陣

開始咧流，流「Isal」滿山滿嶺的

歌聲佻春風，毋過，我看著你的筆愈磨

腰愈彎，筆愈磨，頭毛愈白

是安怎一個故事，予人無怨無恨

用規世人的青春去追求 奉獻

是土地的芳，是海水的鹹

抑是目屎流過嘴配的毋甘

佻 溫暖

一條溪水一世會當有 Jūā 濟情愛？
 上天知影，千千萬萬的蝴蝶的翅膀
 若親像焦葉全款，隨風飄落，彼時
 正是愛情死亡之時，妖魔鬼怪的手
 掛著正義公理的白手套，gāi 著
 鍍金的彎刀，準備收割你的家鄉 的未來……
 無土地，哪有文學咧？
 彼時，你無顧一切拖著老命
 以庄頭伯公的名，倚佇橋頂大聲呼叫
 呼叫千千萬萬美麗的魂魄，閣一擺倒轉來
 轉來笠仔山腳，守護田園，守護山林，守護溪河
 守護——祖先一粒稀微硬頸的火籽……
 彼時，春風若像母親的雙手，搖著一個
 希望的竹籃，搖呀搖，搖呀搖，搖 kān
 冷心的雙溪，目屎流 目屎滴

啊！一條溪水一世會當有 Jūā 濟目屎？
 你敢知影，若看著你堅心的形影
 貼印佇水面時陣，我就知影
 島嶼文學的水泉，永遠未焦，親像
 有千千萬萬翅膀疼惜過的雙溪
 全款，一直流，一直流……

註 1 鍾鐵民，高雄美濃人，裔家後壁是笠仔山，山腳有雙溪流過，溪岸以早是「黃蝶翠谷」的所在；伊是台灣農民文學的重要作家，老爸是有名的文學家鍾理和；關愛鄉土的伊，帶領鄉親推 sak「反美濃水庫」運動，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因為心臟病過往，享壽七十一歲。

註 2 先生：客語「老師」。

註 3 Jūā 濟：「多少」。

註 4 gāi 著：「扛著」。

註 5 伯公：客語「土地公」。

一首真、善、美兮詩

李漢偉

Tsit 首詩有豐富兮內容，有人道關懷上兮善，有鄉土事實上兮真，亦有文學想像上兮美。

主題是 tsɿ 數念鍾鐵民先生今年中兮過往，通過笠仔山腳前兮雙溪水流，tshiau-she̍ 伊一生美兮腳跡。原本佇雙溪有千千萬萬 tsɿ 黃色蝴蝶來展著美麗兮夢想，無打算故鄉兮溪流水 tsɿ、土地味變。tsɿ 首詩是有救贖 tsɿ，詩人特別高舉鐵民先生守護文學、守護祖先留落兮田園，無顧一向衰 lam 兮身軀拖著老命來打拚，終其尾感動故鄉下一代，台灣文學兮水泉及雙溪兮水流，相信 tsɿ 成 tsɿ 一條長長兮江河。



陳利成

得獎感言

我是一位失去母語的福佬客，曾客居美濃一年。經常，悄悄地在笠山下徘徊，緬懷文學前輩的足跡。濃濃的懷念，無法言語，只能化作一首詩，與雙溪的河水，慢慢流，靜靜流……追想，鐵民先生。

簡介

筆名陳胤，彰化縣永靖鄉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國中教師。柳河文化工作室負責人。著有詩集《流螢》、《島嶼凝視》、《戀歌》。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

〔評審獎〕

憂婆夷——證光高執德（1896-1955）

施俊州

林秋梧 an-ne 解說 [si-ê 詞：「Upasika，舊稱憂婆夷、憂婆斯；新稱烏婆斯迦、憂婆賜迦、憂婆私柯、烏波斯迦。譯作清信女、近善女、近事女，是近事三寶、受過五戒女子的總稱。憂婆是受五戒、私柯是婦女的意思。」（《佛說堅固女經講話》〔開元寺，1934〕，9）「lan isi 章，是堅固女的特稱。

你是堅固女，伊是證峯林秋梧

Ah 我--leh? 管待：新稱 an 舊稱..

憂婆斯、烏波斯迦、憂婆賜迦憂婆夷

憂婆私柯，ㄇ你漢字名 he 話 e 夢內底

漢字 ngai-gioh ngai-gioh e 聲頭韻尾

鼻 e tiòh guán 族 a lián-huê 1 甲子 e 苦難

Kap siàng e 母語 [sia" 千冬前 e 聲 tshui，

ká-ná 我 ki-á-pian lián-lián-tián e 口音

無輸我死 ㄇ願瞞 e 目睷。我是永靖人，

判決書頂面得 beh 圓 e 1 粒月娘——

1955 年 8 月 31 koh 1 月日過 1 工 ió 中秋

堅固女，憂婆夷：是 siàng ka 我害--死 e?

Ká" e hit 粒銃籽 lêng-lêng têng-têng e 韻母

Sui"-sui" nui-nui e 聲母 ㄚ我 kha-tsiáh-phia"

血 sai-sai 寫 tau 韻合板 koh 叶 pán e 詩歌

Hit 粒銃籽 kap 胸坎 a leh 跳 e 心臟

Hng 近是 hiah-ni 長，be 輸 lan e 疑 ngái..

Siàng ka 我害--死 e? 憂婆夷、憂婆私柯

Kám e 紙面 hit 幾 e 罪名：明其知是佛

佛 ㄇ都娑羅國舍婆提城祇樹給孤獨園

Hia-ê 用文音讀：起來咬舌咬舌 ê 罪 kua
 —— 連續藏匿叛徒不報，明其知是佛
 判 12 年：我 ê 心 ká-ná 有 ng ê hit 粒星
 是月娘！月初一 tau-tau-á 滿足 ê 牙眉月
 寫𠵼保安司令部判決書 ê 烏字白紙
 送入去總統府，hit-ê 人筆 to tsui-落去：
 「罪孽深重應發還復審。」Tó-an-ne 死刑
 烏婆斯迦，憂婆夷！Siang kā 我害-死-ê-?
 Ká-ein-ê 人、in-ê 魔？明其知是佛
 非得非不得 kā 苦難寄𠵼 8-ê 人 ê 喜樂
 Guan 8-ê 人 ê 喜樂 tau-tiam 苦難台灣
 Hit 粒銃籽 kap 心臟距離 tsiah-nī 近
 Bin-á-tsai 中元月圓離我 hiah-nī hng

月圓、月 khin 中間 hiah-nī 長。憂婆夷
 憂婆斯、tau-té siàng 害我無明 á 日--ê-?

我 ê 59 歲、in-ê 千千歲怎樣 tsiah-nī 短
 無始過往 ti-ê 伊 ng-tng 反笑 ê 面容
 末來 𠵼 你淡薄、á 無有恐怖 ê 目光流轉
 我看見千歲千歲以早以後 ê hit 1 幕
 Tt tsit-bak-nih... Ká" ê gún ka-ti 人告密--ê
 看你正 kha tuā-pū-ong 輕輕 tam tsit-ê-á 地
 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大震動唯一不動 ê
 —— 憂婆夷，hit 粒銃籽 to 是 hit 粒月娘
 憂婆斯柯、ká" ê 我 ka-ti 害死 ka-ti--ê-?
 秤頭 3-2 兩 á 增差是 kho-á-lai 內鬥 ê 起致
 辦公伙 á ê 恩怨 𠵼 自由民主 ê 後日 á
 Pí-siá" 前白色恐怖時代生死交關 ê 出賣
 Hit 粒銃籽已經 ni 是 hit 粒月娘
 銃籽離我 hiah-nī hng 月娘 tsiah-nī 近
 胸坎一片月色 𠵼 人 ê 時代 ah 是 lan ê 時代

辯證思維增加詩兮深度恰密度

李漢偉

Tsit 首詩無好讀，詩人有伊 kuan-si 兮風格，往往當中 ue 善用文學技巧恰理論。特別是 tsu 回顧台南開元寺一段白色恐怖兮慘史，咱必須 ㄟ 有林秋梧、高執德恰淡薄仔佛理兮了解，佇欣賞上 tsia 有深入兮幫助。詩人有強烈兮辯證思維，有「佛／苦難」兮衝突、「人／害死」兮疑問、「銃子／月娘」兮遠近、「月圓／月 khì」兮變化、「人兮／lân 兮」兮時代、「59 歲／千千歲」兮對比、「台南／永靖」兮口音，以上等等兮質疑，來增加詩兮深度恰密度。

得獎感言

我 leh 想像，sò-pai kan-na 證光高執德 e 死，是真--ê。T 詩 e 外 ping，證光擔任戰後開元寺頭一任住持是真--ê；白色恐怖時代去 hô 國民黨判死刑，mā 是真--ê。我 ni-tsiāh e 選永靖人高執德去 hông 彈掉 e hit 1 刻，做 lân tsit 首詩 e 典型 (typical/critical) 時間，開始想像：1955 年 8 月 31・e-tsai-á 8 點 30 分。我 leh 想：月娘、心臟 koh hit 粒銃籽，tāi-té 是 siá-mih 關係？暗喻？借喻 (metonymy)，或--者換喻 (synecdoche) e 關係？高執德 e 無好尾，kap lân 台灣人 e 命運中間，koh 有

siá-mih 想像 e (figurative) 關係？在我看，tsiah-e 問題 iáu m 是 sióng 急--ê。「Ng-tng」，「Lián-huê」，「sí-so-mi」，「伊 ê 心半 lām-hâ」，「lò-ke」，「khou-sé」，「斂手」tsit 7 ê 詞，你 nā 有影看無 ah-sī 讀無，ân-ne khah 要緊--ê 是，你 ai 趕狂買 3-2 本 á 字典，koh tām-sám tsit-ê-á 台語文學 e 創作現狀。Ah 「你」，是 siāng-? 你 ka-ti 想。

簡介

1969 年出世，彰化陳婦產科，花壇人；現 tsu 時 khia-ti 台南鹽埕。東華大學創作 kap 英語文學研究所藝術碩士；成大台文系文學博士。擔任過《海翁台語文教育季刊》輪值主編、《首都詩報》創刊主筆；現任金安版台語文學年度選小說組編輯委員。作品得過鳳凰樹文學獎、府城文學獎、磺溪文學獎詩、散文、研究論述、台語散文等獎類；第 12 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2000 年優秀青年詩人獎；李江却台語文學研究獎勵金；台灣文學館博士論文獎助；鄭福田文教基金會博士論文獎助；2011 國藝會新詩集創作案獎助；2011 台南文學獎台語詩優等、台語小說首獎。著作：華語詩集《寫在台南的書信體》(1999)、華語長篇《愛情部品》(2003, MFA 作品)、《語言、體制、象徵暴力：戰後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2010, 博士論文)。



施俊州

〔優選獎〕

愛河·白鴿鷺

王希成

逐工，綴愛河彎彎蹺蹺
鑽入去直溜溜的生活
長篙的嘴喙抵好伸入
水中去找嘴食物阿

囡仔攏大漢飛飛出去囉！
北方，一個卡鬧熱的所在
伊講遐是卡曠闊的江湖
卡濟魚仔，卡容易討食
毋閣許濟人佇遐行無路

嘛不時佇落雨，空氣中
有澹糊糊的寂寞
時鐘走真緊

我偕序大人留佇
日頭赤艷艷的南方
走真慢，愛河偕阮
寬寬是乾乾鬆鬆的生活

一北一南，有緊有慢
為著三頓拚勢，只好離別
重逢當做日頭月娘，佇
四季的天空頂換佈景

偕人同款，愛河
受盡風霜，許濟歷史匿佇

後壁面，倚在面前

這條溪仔完全改頭換面

清氣，有活跳跳的魚蝦

宛然一條美麗青色的皮帶

金光閃閃蛤仔高雄的褲頭

工廠、家庭廢水，已經

講好分手，愛河斷絕

烏囉嚟臭蒼蒼，無人

想欲接近的過去，常在

嬉噹噹鬧熱滾滾

足濟人將鏡頭相準碼頭

彼隻展覽的白色私人遊艇

欣羨的目色假若閃光燈

對船頭頂彼幾個查埔查某

閃爍袂停

攏空思妄想：

設使遊艇是我的

空闊的大海假若我客廳

大港的海風做我的電風

我就佇膨椅同款的海湧裏面

睏中晝

我無想許濟，起碼遊艇

彼隻大魚那佇江洋大海

面頂泗，我嘛也得展翅

踮愛河天空頂自由飛

清新古錐的動物詩

廖瑞銘

這是一首真古錐的動物詩，將白鴿鸞擬人化，用白鴿鸞的角度及高度觀看愛河，瞬間接描寫高雄及高雄人的生活。每一段詩句呈現一個清新的畫面、一種感動人的故事。雖然台語毋是遐爾老到，毋過，有好詩句，親像：「為著三頓拚勢，只好離別／重逢當做日頭月娘，佇／四季的天空頂換佈景」。

得獎感言

寫台語詩是這一兩年的事，尤其陪父親走到最後這段時間，當貼身看護，真切進入老與病領域，觸及城市、社區、巷子口的人文，思考生與死的問題。想看看進入母語書寫後的自己是怎樣的面貌，便自設了百首台語詩的目標。經歷時間淬煉，推敲斟酌用字的困難，不同語言轉換的尷尬，百首之後，稍有了份自如，自己想要的口氣與畫面。似乎可以回到祖母、父母親的年代，他們說話的樣子，秉持的生活哲學、人生態度，看見自己的根源與本來。因為這樣特殊的背景與情境，能夠獲獎獲得肯定，更增添一份書寫的動力，想要發點光散點熱，感染別人。

簡介

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經歷：港都文藝學會副理事長，草山文苑網路詩版版主，喜函文學網詩版顧問、駐站作家，掌門詩刊同仁。獲獎：中央日報勞工文學獎、清溪文藝獎、台灣省新聞處優良讀物獎、高雄市文藝獎。出版：《詩，45度仰角》、《安靜生疼》（詩集）、《面對》（散文集）、《我的詩劍江山》等十冊。



王希成

〔優選獎〕

啉一杯記持——坐佇打狗英國領事館

梁明輝

坐落來打狗山腰，這座
 洋樓的古蹟，阮咁一喙
 伊的紅磚仔色，予時間寫鳥的咖啡
 看桌下港岸，聽椅跔港喙
 規排的吊車，疊吊貨櫃
 船隊的螺聲，無閒喊喝
 無一時，港市無咧走馬變化
 啉這喙咖啡，啖一喙仔這條水道
 體會千船過了，一杯寂寞
 問自古，外來土種，落船上船
 閣有故事倂濟，牢遮靠岸

時間的記持，倚一面旗后山咧海蚌
 燈塔的懸，燈塔的光，嘛歹照明白
 石灰岩面化石生痕，遠遠的年代
 打狗社遷社的口傳，尾啊，覷對佗去
 較早，打狗顧祖地，歹甲啥人都驚伊
 荷蘭的巡邏船，予伊放火燒去
 海賊劉香衝甲攻熱蘭遮城，但是賊船
 莫青盲，上岸取水，拍甲逃對海上去
 彼站時間，打狗人勇敢對付強敵
 記持，咱按怎交落去
 毋通祖先，平埔仔會出草
 做囡孫仔的頭殼，顛倒予人指咧走

彼時佇遮，中國漁民欲暫歇掠魚
 荷蘭人護漁，靠這塊港口咧祛稅

咱想會曉，其中的甜頭
看會明，強弱的演變

毋但荷蘭退去，清國也病甲倚死

這塊肥軟的港海，欲顧也難

美國英國德國，佇遮相爭開洋行

鴉片米糖樟腦，跼遮出入

北京條約了後，英國派領事

出打狗護商船拍海賊，也出打狗

船砲拍台南，終尾一狀樟腦條約

討無幾年好空，閣插法國軍艦鎖台灣

那知有彼工，台灣予日本

台灣的風雨，歹按算

這間洋樓的設計，水土袂合

到尾，逐年修理，逐年漏水

規間大厝澹濕，地板敲哩

厝會歹，公司會倒，政府會換

連國家也袂靠，想看覓，啥上重要

一喙咖啡，看海色變化，怎樣料想

甬看別人手內的，莫共人分記持

咬一塊家己的卵糕

高雄的歷史，台灣的未來

落喉迴心，酸甜苦澀攏甘願

簡潔詩句經營出歷史滄桑感

廖瑞銘

坐佇打狗英國領事館，透過洋樓古蹟「伊的紅磚仔色，予時間ㄟ烏的咖啡」懷想高雄的歷史。雖然表達感情的方式真傳統，毋過，真合這款懷舊的情景，用簡潔的詩句經營出幾百年歷史的滄桑感，展現詩人有可取的技巧。

得獎感言

阮對高中就愛詩，尾仔閣興趣台灣歷史，毋但下苦心讀資料，嘛用跋行庄頭，了解口傳神話。阮常想欲共這兩項興趣牽來結親戚鬥做伙，予ㄟ擺閣加較有看頭，毋過台灣史學校普遍無教，何況講欲牽閣較幼的地區歷史入詩。這號代誌上難佇典故並無通人知，愛改寫法才會引起讀者感動。所以，我位足早就下志氣欲做這个歹做的工課，二〇〇八年是我第一遍的成功，這門得獎是第二擺對我的肯定，若像借著家鄉神話的力量，予我一直成長，一直創造。

簡介

二〇〇五年〈登頂窮遠看鳳山，碧落黃泉尋放索〉歷史論文，得著台灣史蹟源流會徵文第一，仝一年《獨攀之歌》詩集受「高縣作家作品集」錄取出版。二〇〇八年〈二尾魚的記持〉獲得教育部九十七年台語詩社會組第一。



梁明輝

佇外垵海岸走揣痕跡

——台語文學新詩類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委員：李漢偉、李魁賢、陳昌明、張德本、廖瑞銘（依姓氏筆劃序）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劉怜珍、田運良、林瑩華

紀錄整理：林文冠

初選結果：台語新詩類共有七十件參賽，全數進入複審，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二十一篇進行第一輪投票，作品票數如表列。（李魁賢為「李」，李漢偉為「漢」）

4票	〈雙溪的目屎——懷念文學先生鍾鐵民〉（張、李、陳、漢）
3票	〈佇外垵海岸走揣痕跡〉（廖、張、李）、〈憂婆夷——證光高執德（1896-1955）〉（廖、張、漢）
2票	〈唸一杯記持——坐佇打狗英國領事館〉（張、漢）、〈愛河，白翎鷺〉（廖、李） 〈寫戶阿姐兮批〉（陳）、〈斜張橋夜景〉（廖）、〈打狗海湧，日投影〉（漢）、〈流浪〉（陳）、〈半月山〉（李）、〈花蕊心有一个阿母〉（陳）、〈磚仔窯記事〉（陳）、〈俠客〉（廖）、〈看見援中港濕地〉（漢）、〈復育中的紅樹林：中都Lam筆記之一〉（陳）、〈揮別哀傷〉（李）、〈落 _二 旗津「戰爭Kap 和平紀念」〉（廖）、〈走揣往事三篇〉（李）、〈紅毛港崩——去的血跡〉（張）、〈我欲點目藥水〉（漢）、〈阿娘的措巾〉（張）
1票	

評審各自說明選評標準

李魁賢（以下簡稱「李」）：由於這幾年台語文字化的影響，投稿者都有自己的用法，所以在台語文的使用上我不會有過於嚴苛的要求。

廖瑞銘（以下簡稱「廖」）：我的評選標準有三：一是文字的使用，無論用漢文、羅馬字還是混土都沒關係，但中文詞的使用不宜過多；第二不能為了音樂性的要求而扭曲了詩的意

象或表達；如果一首詩能夠充分運用台語文，又有豐富感人的情感，我會比較偏愛。

張德本（以下簡稱「張」）：這次的參賽作品總共七十首，整體上文學素質不是太高，寫的東西都只停留在表面，甚至會使用意象的人也不多。所以我要讓主辦單位知道，我最多能夠接受頒到第三名。

陳昌明（以下簡稱「陳」）：這次作品比較大的問題是，有的人寫台語詩卻忘記自己是在寫詩，有一部份甚至像是在寫台語歌，尤其是詩語言中特別需要表現的奇巧卻無法表現，不過基本上還是有些作品很不錯，可以選出一些頒發獎項，這也算是一種鼓勵。

李漢偉（以下簡稱「漢」）：我的評選標準是，第一先刪除不是用台語寫作的，第二再來看詩質表現得好不好。至於語言部份，就看用詞是否可以融合。再來我會就作品是否跟打狗高雄比較有關進行評選。

第一輪討論：針對一票作品做取捨

〈寫戶阿姊兮批〉

陳：這首詩不是寫給他姊姊，是寫給他妹妹，在海邊的一種感覺，所以我在讀這首詩的時候，雖然發現它的台語不是寫得很好，但是因為這首詩深富感情，所以我有選這首詩。

〈協張橋夜景〉

廖：這首詩寫出了高雄的印象，另外對佛光山的描寫也不錯，有些許意象的轉換在裡頭。

〈打狗海湧，日投影〉

李：這一篇我放棄。

〈流浪〉

陳：這篇我放棄，不過這篇特別的地方有寫都市的生活和內心的描寫，這部份很有意思。

〈半月山〉

李：這首是表現古早時代和現在的對比，但是不夠深入，調查得不夠清楚，只有感受到歷史的變化，詩的傳達不是很好。

〈花蕊心有一个阿母〉

陳：這首有一部份可以讓人感動，不過它中間部分有一些是虛假的，我可以放棄。

〈磚仔窠記事〉

陳：這首寫得還不錯我覺得可以保留，尤其是對於童年共同經驗的書寫。

〈俠客〉

廖：這首詩的架式寫得不錯，台語詩寫得如此抽象，且又深富氣魄，算是一首不錯的作品。

〈看見援中港濕地〉

陳：這首是寫台十四線公路，是寫地府，對很多人來說尤其是南部，這題材相當有意思。

〈復育中的紅樹林：中都Lan筆記之一〉

漢：這首有它的深度，表面上是寫市區的紅樹林，其實裡面有很多我們高雄（碼頭狗）的歷史串聯在一起，到最後還帶有一種盼望在裡頭，所以我建議保留。

〈揮別哀傷〉

李：這首是我覺得描寫台南很有趣的一首詩，內容有重新奮鬥之後又再重建的鼓勵意味，不過仍有一些關於原住民戰爭的事情沒有抓得很準確。

〈落日旗津「戰爭Kap和平紀念」〉

廖：這首我可以放棄。語言有點淺白轉換得也不是很好。

〈走揣往事三篇〉

李：這首是在文學表達上算是很乾淨俐落的詩。

〈紅毛港崩——去的血跡〉

張：我覺得這首詩的意象使用得很成功，作者把紅毛港的青春和過去的歷史做了一個相當好的整合，在這些作品中，這首的完整性也較佳。

〈我欲點目藥水〉

漢：這首詩在我的解讀下，我是認為他是在寫台灣這個憨兒，所以最後詩說天公沒眼睛，因為天公沒眼睛所以根本就不需要點目藥水，他卻一直要找目藥水，所以這種衝突對稱的描述就很讓人感動。

廖：其實我也蠻喜歡這首詩的，是一首很好的散文詩，意象也用的不錯，不過以詩來說，在語言節奏方面我還是比較挑剔一點。

〈阿娘的措巾〉

張：因為要選六首，所以這首我放棄。

第一輪討論：淘汰〈打狗海湧，日投影〉、〈流浪〉、〈花蕊心有一个阿母〉、〈落三旗津
「戰爭」和平紀念〉、〈阿娘的措巾〉五篇。

第二輪綜合討論

〈佇外坡海岸走揣痕跡〉

廖：這首的台語用得很好且情景相融，對海洋文學的表達也算是不錯，台語詩寫成這樣，已經可說是另一種境界了。

張：這首詩蘊含了作者對於故鄉的特殊感情，意象也用得很漂亮，像螺旋槳等等，所營造出的情境很能說服人。文字上，作者沒有用任何的羅馬字，在閱讀上便佔了很大優勢。大體上作者寫出了海景且亦符合海洋的精神，另有感情的波動在裡頭，各方面都寫得極佳。

李：這首詩本質寫不錯，不單只有單純的描寫外在表象，而且從內在到外在的交互轉換，以及對時間空間的移動變化，從頭到尾雖然沒有很明顯寫出，但都有點到。作者對時間與空間的變化掌握很精準。算是寫得很不錯的一首詩。

陳：我當初認為這不是高雄的文學獎嗎？怎麼是寫澎湖？可是聽了前面二位評審的講評，就發現這的確是一首好詩。

漢：我放棄這首的原因是，中文用詞不少，像是「奄奄一息」這句，我就覺得用得不適當，再來「觸摸」這個詞也是，有很多不是台語用詞，是我無法接受它的原因。

張：我用華文寫作四十年，在寫作時也發現台語的用詞是不夠的，不夠的時候就會互相借用，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幾乎沒有一種語言可以說是純度很高的語言，端看寫作者如何運用得當。

廖：我覺得這首詩瑕不掩瑜，作者能夠用台語把時間、空間的轉換寫得這麼漂亮，是很不簡單的。雖然一時之間難免不易找到相對應的詞語來使用，但整體說這首詩還是有達到台語詩的水準。

李：剛才討論的問題重點，並不是台語文的使用問題，而是應用成語的問題，詩最忌諱使用成語，因為成語是別人的話，不是很常在說的話。

〈雙溪的目屎——懷念文學先生鍾鐵民〉

張：這首詩的完整度與抒情性都很充實，但是語言的寫法比較偏向老舊。例如寫鹽，雖然有寫到鹽的純白，但是鹽的本質沒有寫進去，鹽的本質是苦鹹的，經過轉化就可以把一些比

較有深度的東西寫進去。但這首詩大體上說四平八穩，以整體性來選，這首就容易出線，但在台語文的使用上，還是有錯誤的地方比較讓人挑剔。

李：這首詩在處理上雖然有瑕疵，但其特色就是能夠做到首尾一貫的要求。

陳：這首詩基本上既不會讓人覺得不妥，但也不會有驚喜。因為作者本身所欲書寫的對象鍾鐵民先生應有相當充分的了解，所以處理的算不錯。語言的使用上雖然不是很好，但整體說來還算不錯。

廖：這首詩四平八穩，主題性也非常明顯，他要讚美或是想念鍾鐵民的時候，用詞都是非常傳統的，甚至有些使用過度，如果每樣都過度使用時，讀起來就會顯得有些奇怪，而文學獎的評選標準，較注重詩的藝術性，所以相對之下這首詩就比較吃虧。

漢：我補充一下，這首詩是雙溪目屎的懷念，很扣合人性，尤其故鄉是犁牛，有可取之處。

〈憂婆夷——證光高執德（1896-1955）〉

漢：這篇是寫我們開元寺兩位前後的住持，一個是清悟，另一位是高執德，這首詩是以高執德做主體，用了許多辯證的手法，寫這首詩的人也算是高手，所以在情意的表達上用了很多文學的技巧在裡頭，這是優點，但缺點則是文學痕跡太多了。

張：這個題目很冷，但是也很特別，因為很多人不知道這首詩在寫什麼。這首詩談到的這個事

件，其實作者本人可能也只能就官方文獻或者民間資料去寫，所以要說很深入去談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是這首詩的最大癥結。寫到最後就只能在他的表面做打轉。

李：以詩論詩的話，這首詩有很多地方我都沒辦法解讀。對詩的處理如果能夠比較簡潔易讀一點，我想還是比較好的。

陳：其實這首詩嚴格看來，深度是比較欠缺的，但的確是有歷史背景，以專家的角度來看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部份。不過坦白說，對於不了解開元寺歷史背景的人，很難賞握詩的意涵，這是比較大的問題。如果一首詩要透過註解才能夠了解的話，這就不是在讀詩了。

廖：一般參加文學獎的作品有兩種：一種是寫得太明白，例如我們剛剛討論的〈雙溪的目屎〉，寫得太明白而沒有驚喜，所以不會得獎；另一種像這樣的也是很難得獎，因為太過特殊化，不適合在文學獎做討論。不過，這首詩也算是瑕不掩瑜，還是值得欣賞。

決審投票：經過充分討論後，評選委員再次投票，每位選六件，結果得五票兩件、四票一件、三票兩件、兩票兩件、一票四件；詳細討論後，全體同意以得票過半數的三票以上五件作品進入最後決審，以排名投票方式決定獎項，第一名一分，第五名五分，總計分數最低者為首獎，依此類推。票數統計如表列。

複審入選作品		評審委員							
編號	篇名	廖瑞銘	張德本	李魁賢	陳昌明	李漢偉	小計	獎項	
002	〈佇外坡海岸走搗痕跡〉	1	1	1	1	2	6	首獎	
017	〈雙溪的目屎——懷念文學先生鍾鐵民〉	2	4	3	2	1	12	評審獎	
022	〈憂婆夷——證光高執德 (1896-1955)〉	4	5	2	3	3	17	評審獎	
023	〈唸一杯記持——坐佇打狗英國領事館〉	5	2	5	5	4	21	優選獎	
052	〈愛河·白翎鸞〉	3	3	4	4	5	19	優選獎	

根據第三輪票選結果，主席宣布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台語文學新詩類名次如下。

首獎：〈佇外坡海岸走搗痕跡〉

評審獎兩名：〈雙溪的目屎——懷念文學先生鍾鐵民〉、〈憂婆夷——證光高執德 (1896-1955)〉

優選獎兩名（從缺一名）：〈愛河·白翎鸞〉、〈唸一杯記持——坐佇打狗英國領事館〉